

語體文選集  
第二冊

【

MG  
G 634.2  
43  
12

上海主教惠准

語體文選集  
第二冊

王昌社楊晉雄編輯

上海土山印書館發行

No 653-2

4000 12-40



3 1774 3780 7

**ELECTA LINGUÆ SINICÆ ORALIS, VOL. II.**  
**Auctoribus Professoribus Junioratus S. J.**  
**Zi-ka-wei, Shanghai.**

---

**Nihil obstat**  
*die 20<sup>a</sup> Sept. 1940*  
**F. B. WAONG S. J.**

**Imprimi potest**  
*die 21<sup>a</sup> Sept. 1940*  
**Y. HENRY, S. J.**  
Sup. reg.

**IMPRIMATUR**  
*Shanghai, die 21<sup>a</sup> Sept. 1940*  
**✠ AUG. HAOUISÉE, S. J.**  
Vic. Apost.

---

**Imprimerie de T'ou-sè-wè, Shanghai**

## 編輯大意

一 本集宗旨，在把辭句優美，思想純正，興趣濃厚的語體文，貢獻於一般讀者。所以本集既可作鑑賞的資料，也可爲寫作的模範；如有初級中學採作國文科略讀用書，或語體文教本，也頗適宜。

二 本集共分六冊，由淺入深，由簡及繁，每冊各五十篇，可供初中一學期之用。

三 本集選材，以有文藝風味的文字爲限；包括詩歌，劇本，小說，故事，傳記，遊記，雜記，日記，書信，演說，小品文等類。

四 本集每冊，選自公教作家的約三分之一，選自教外作家的約三分之二。又現代作家的作品約佔五之四，古代作家的作品約佔五之一。選擇標準，但看作品的價值。

五 本集爲便利讀者起見，對於入選的文字，稍有剛易變動之處，尙希原作者加以原諒。好在所選各文末尾多註明出處，讀者如果要知原文真相，不妨查閱原書。

六 本集註釋，甚爲簡畧，因註釋太多，易使讀者生厭；且原文中無關緊要的難字難句，本集已酌加改換，不需另行加註。

七 本集正文用四號字排印，取其字體較大，筆畫易於辨認。惟有換行太忙，或篇幅過長者，則用五號字排印。

八 凡通行的國文教科書中常見的文字，本集力避重複。

九 本集自某書選出作品，並非就把原書和原著者整個地向讀者介紹。因為有些作家的作品和思想，未必全無疵病。尙希讀者注意爲幸。

十 本集爲上海徐家匯耶穌會文學院所編輯。編者學識有限，且因種種關係，許多材料未能列入，當於再版時力求改善。如蒙大雅指正，不勝感激。

## 第二冊 目錄

一	我的信奉天主教小史	一
二	樂觀	八
三	晨	九
四	愛用功的少年	一一
五	弗蘭克林的軼事	一四
六	一個窮苦婆婆	一九
七	蕭雲仙	二三
八	劉王氏	二九
九	巴力門逸話	三二
一〇	活躍於歐戰中的教士	三六
一一	太陽禮讚	三九
一二	從冬天裏逃出來的春天	四一
一三	雨絲	四四
一四	苦雨	四七

一五	活地獄	五二
一六	一封談電影的信	五五
一七	盛唐五絕八首	五八
一八	盛唐七絕八首	六〇
一九	春假露營佘山記	六二
二〇	花匠	六七
二一	廬山日記	七二
二二	河伯娶婦	七五
二三	蘆筐裏的嬰孩	八一
二四	亞滿	八五
二五	小河	八八
二六	楊志賣刀	九三
二七	漁家	九八
二八	父子	一〇四

二九	暮春	一一一
三〇	新詩一首	一一二
三一	知事下鄉	一一三
三二	湖畔晚歸的一回事	一一七
三三	日時計的發明	一二〇
三四	憶杜亞泉先生	一二五
三五	拋紙團	一二八
三六	一張樹葉	一三四
三七	看海	一三七
三八	曹娥早渡	一四五
三九	悔	一四八
四〇	挂聖心像	一五六
四一	洪水	一六四
四二	雷雨前	一六八
四三	借米	一七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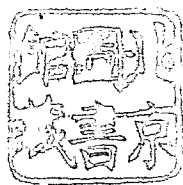
四四	虎口餘生記	一七六
四五	賣汽水的人	一八八
四六	小孩	一九二
四七	給我的孩子們	一九四
四八	雨	二〇〇
四九	機會	二〇七
五〇	怎樣過這兩個月	二一〇

# 語體文選集 第二冊

## 一 我的信奉天主教小史

我原是生長在一個世代信奉佛教的家庭中。自六七歲至二十二歲，其中斷續受過十年左右的學校教育。高小卒業之後，家嚴欲代擇配，並令我棄學而從事家務。但終經我再三奮鬥，於某年始進甯波女子中學。時年已十八歲了，漸懂世故，開始覺得處世的艱難，人生的虛幻。在女中讀年半後，因事輟學家居。自愧技能毫無，不能自立生存，故陰霾之雲遮蔽我心。翌年，爲不耐家居，曾於某小學任教員。自後以數年之經歷，更看透了人心的險惡，世道崎嶇，每自長嘆，處於憂鬱中。

在這畸形的社會狀態下，與我同病相憐的青年，不勝枚舉。人們本是柔





弱，尤其是我輩閱世未久的年輕人。當你剛踏入社會的階梯，它給與你二三個挫折的反應，你便會立刻敗興失望，伸長頭頸呻吟，盼望人們的同情與安慰；若不得援救，便往往小則大發牢騷，神經衰弱，大則閉門自殺。這種自暴自棄的舉動，不是明證，缺少宗教信仰的慰藉與鼓勵嗎？青年人哪！往憂苦的牛角尖裏送却生命，確實太不上算；不如聽我幾句經驗談吧。

煩惱這東西雖不由母胎帶來，却像隱藏在那裏，與智慧的發達同時增長。童心真是無價之寶，它蒙蔽了世間的虛偽，掩蓋了人心的險詐。待到這赤色的童心褪去，露出灰色的成年期時，我們聰敏的五官看懂了世界的真容；於是以前不成問題的事事物物，這時都猙獰醜相迫着你解答。譬如「爲什麼要活着？」「爲什麼要有世界？」「既有世界，爲什麼充滿着排斥、妬忌、殘殺？」親愛的朋友，你們現在是否困頓在這網羅之中？我就是在這困頓下的過來人。七八年來，爲了找不着人生的真意義，幾乎無時無刻不在發悶，不在

沉思。我也曾與朋友們討論，結果大家只攢幾下眉。我也問過明白人，但他只給你二下子鼻管哼笑。啊！我失望了，只得捧頭浩歎。我的臉削瘦了；我的精神頹唐了，還猜不出人生的啞謎。

直到去年春天，遇見一位女保守教友，從她那裏得到一冊要理問答。劈頭第一句，就是「你爲什麼生在世上？爲恭敬天主，救自己的靈魂。」在我當時，雖覺得這樣的句子未免模糊，但也彷彿具有解決人生問題的線索。因了這位女教友的慫恿，好天主的默感，我們決定於耶穌復活節往城中去過瞻禮，並趁此一聆司鐸的講道。

這城市，本是我幼年攻讀的所在，但是卒業後，整整有七年沒有到過了。我想趁此機會，再來暢遊一次。所以於瞻禮前二天，就到了城裏。瞻禮日早晨進堂，這是我生平第一次進堂。只見堂中陳設別緻，尤其是祭台的佈置，聖龕聖燭紙花之類的燦耀奪目，異乎佛殿上的烏煙瘴氣。而教友們的行動端莊，

祈禱虔誠，更使我欽佩不止。移時，司鐸身穿白衣，肩披繡花祭衣，升台獻祭。我雖莫明其妙，但見他鄭重的舉動，就知他是在舉行一種隆重的祭禮了。彌撒中有什麼領聖體等，人人跪拜恭領，更是顯出他們的嚴肅與恭敬。總之，當時的種種，我真是進到了五里霧中，只有希奇，只有納罕。

禮畢出堂，真是奇緣巧遇，驟然碰見了八年不見的舊同學某女士。歡叙之下，才知她與某先生結婚已數載，並得了丈夫的感化，也領洗入教。大家介紹相識之後，某先生即為我畧講天主教的内容，並神父修女等純正的動向，以及忠誠純潔的犧牲精神，使我明瞭他們人格的高尚。

因了某先生的介紹，我們在司鐸會客室內，會見了一位國籍司鐸，我們談了一刻之後，我就請求保守。於是我的名字就填在一張保守紙上，後又進堂祈禱，宣讀「保守公言」。從此這隻迷途的羔羊，聽得了善牧的呼喚，回歸真樸。出堂後，司鐸借給我好幾本道理書。其中最有趣的是靈心小史，因着

這位小聖女的誠摯的聖愛，偉大的犧牲，我便認識了天主的實有，並使我明白自己過去的一切錯謬。

我本不愛高大的洋樓，怪聲異氣的汽車。對於複雜的大家庭，更是生厭。遊泰山，玩鄒陽湖，或是學魯賓遜漂流絕島的雅事，時常叫我憧憬；只這是理想而不切事實。今見書中的修院幽靜生活，使我一醒眉目。於是我離俗修道的意思，更是堅定。等到司鐸下鄉之際，我就把我的志願向他申述。這位司鐸細細查考之後，允許代為設法。於是我就等候這位司鐸的回音。

暑期將完的時候，我過聖母升天瞻禮，又往城中望彌撒。出堂後，前日會晤談的這位神父就給我說：『某地××修院尚缺教員一位，你可前往試教，一面為預備進會修道。』我聞聽之下，當然很覺欣喜。可是父親倘然不許，將如之何？家嚴性情古僻，要轉移他的成見，很不容易。我就懇切祈求童貞聖母之後，回家稟知此事。天主真是仁慈無涯，出乎意料之外；父親竟一口答應了。

我的請求，并且還表示十分的滿意。

滿腔希望，速整行裝。五六天後，我執着某司鐸的介紹信，逕赴某地××修院。在那裏，每天除教授初學修女二三個鐘點的課程外，餘時足夠我看聖書，行祈禱等神工。修女們的生活紀律化，以及犧牲修養的精神，使我的志向更是堅確。這般外籍修女，不畏風濤寇患，遠涉重洋，惠臨我國，而且還在緊束的會規下，孜孜不倦的盡好她們的本分，克勤克遜，開導愚蒙，慰人憂苦，救濟貧窮，服事病人，履行了吾主愛人如己的聖訓。凡此種種，豈爲沽名釣譽，或尋求世福？她們無非爲效法吾主的表樣，積財於天吧了。回想我國的許多太太小姐們，一生陶醉在都市風光的物質享樂中，家庭的職務，社會的事業，一概置諸度外；見了這般外國修女，能不愧死。

在這熱烈的衝動下，穩固的信德催迫下，我領洗進教的心思，更是迫切。經過一再苦懇，蒙主教允准，遂於去年十月二十日領洗入教，並當日初領聖

體。當時我內心的喜悅，真是無可形容，我不禁同好聖母一般地唱了一曲讚美感謝天主的歌。我舉揚着手歡呼，讚美萬善萬美的天主。是他改造了我的生命。前者如夕照，後者如朝陽；前者如秋後之柳，後者如春前之花。我的靈魂能不歡欣踴躍讚揚天主嗎？

煩惱的青年們！快別再懷疑說：「人生有什麼意義呢？」我們是原祖亞當厄娃——犯命者的子孫，受辛歷苦，本是該遭的禍患。人生的真意義，是在仗着吾主耶穌的救贖功勞，效法他的受難聖表，因而在此世犧牲自己，盡力愛人，同時也是給我們將來永遠的性命，預備着天堂的福榮。這世界，爲尋求物質享樂的人，果然只有煩惱，只有失望；但基多的信徒，就在這肉軀的痛苦中，還能找到極大的安慰、快樂、光明！

隱名氏寫於××會備修院

選自聖心報第五十三卷第十期

## 一一 樂 觀

胡 適

『這棵大樹很可惡，  
它礙着我的路！

來！

快把它斫倒了，  
把樹根也掘去——  
哈哈！好了！』

大樹被斫做柴燒，  
樹根不久也爛完了。  
斫樹的人很得意，

他覺得很平安了。

但是那樹還有許多種子，——  
很小的種子，裹在有刺的殼裏，——  
上面蓋着枯葉，  
葉上堆着白雪。  
很小的東西，誰也不注意。

雪消了，  
枯葉被春風吹跑了。

那有刺的殼都裂開了，

每個上面長出兩瓣嫩葉，

笑迷迷的好像是說：

『我們又來了！』

過了許多年，

壩上田邊，都是大樹了。

辛苦的工人，在樹下乘涼，

聰明的小鳥，在樹上歌唱。

那斫樹的人到那裏去了？

選自嘗試集

三  
晨

三  
晨

鮮紅的晨曦，

光輝的旭日，

剛從大海的深底上升，

——擁着半天的紅霞：

璀璨輝耀，

——大地光明了！

美麗的紅光一縷，

從雲天之際，

輝耀映射；

九

朱錫德



美哉！美哉！

無窮的偉大：

——造物者的全能哟！

美麗的光輝哟！

由雲霞霄漢之中，

澈照萬方；

照醒了林中的黃鶯，

照醒了辛勤的農人。

宛轉的鶯啼，

喚出了農家的炊煙；

那炊煙高標直上，

界破了錦霞的雲天。

美哉！美哉！

無限的壯麗：

——造物者的全能哟！

#### 四 愛用功的少年

田惜庵

無線電的發明者意人馬可尼，幼時進了小學。

有一天早上，馬可尼照常背了書包，帶了飯盒，上學校去。走到路拐角，忽然聽到竹林之中，發出沙沙的響聲。馬可尼不知是什麼，回頭看去，却見四、五個野孩子跳了出來，正是自己一級裏的同學，成績是倒數的第一、第二、第三、四、五的好腳色。

「喂！馬可尼！向那裏去！」

「到學校去！」

「到學校去！怪沒趣兒的！還是和我們一道來玩的好！」

「我覺得還是在學校裏有趣味啦！你們也別再玩了。一塊兒上學校去吧！我看你們要被先生責罵哩！」

馬可尼這麼說了，那最頑皮的孩子就回口道：『哼，不要再胡說了！這樣固執的人，我們大家來打吧！』

『好好！大家來打吧！』說着，四五个孩子早就拳拳拍拍地把拿着的紙團兒，向馬可尼一齊打來了。

馬可尼知道這些都是粗野不講理的東西，也就不理睬他們，儘自拂着灰塵到學校去了。

馬可尼不但在學校裏很是用功，就是回到了家裏，也總是專心練習功課；所以他在學校的成績，無論何時，總沒有不列在最優等的。

小學畢業，進了中學以後，對於自然科的研究，他特別感到有興趣；物理書，化學書，以及記述發明發見的歷史書，比什麼他都喜歡閱讀。一天，馬可尼到了夜深，還是捧着那些心愛的書本在閱讀，不肯釋手。母親怕他損害了身體，就從間壁的屋子裡，叫着說：『馬可尼，睡吧！時間已經深夜了呢！』

『是的，馬上就睡啦！』馬可尼這樣回答了母親以後，不覺又被書本的趣味所吸住，忘記了時間的經過。母親偶然留心着聽了一下，覺得馬可尼似乎還不會睡着，於是便起來走向馬可尼的屋子裏來。馬可尼果然仍是在一心一意地用功讀書。母親看見了這樣的情形，不由地悲喜交集，撲茲撲茲地流下淚滴來了。

這淚滴正落在馬可尼的頭頸後部。馬可尼嗅了一驚，回頭一看，却見和藹的母親正立在自己的背後。

『母親，寬恕我吧！』

『可是母親爲你的身體擔着心呢！』

『是的，母親。我很明白了。請寬恕我！從此以後，我要注意我的身體啦！』說着，他就上牀去睡了。

節名人之芽

## 五 弗蘭克林的軼事

(一)

吳納百

美國的大科學家大政治家本雅民弗蘭克林，在十六個的兄弟姊妹中，他是第十四個。他們這一個家庭，全靠父親製造蠟燭和肥皂度日。但是因爲有這樣多的孩子，雖然一天到夜不停的做工，還是非常的窮。弗蘭克林的父親是有名的誠實人。家裏雖然貧窮，他一點也不悲觀，每天都是很快活的作工。弗蘭克林的母親也是一個很溫和慈愛的老婦人。所以他們的家庭，並不因爲有這樣多的人，發生什麼不幸的事。弗蘭克林生在這樣的家庭中，自幼也是一個很活潑，身體很強健的可愛的小孩子。有時候他雖然很頑皮，但是他家裏的人沒有一個不喜歡他。就是鄰近的人家也都說：

『這小孩子很可愛呀。』

在他的少年時代，他曾經做錯了一件事，他一直到老年時代都還記住；並且他時常用這一件事來教訓自己，教訓他人的。這是一件什麼事呢？就是他說的：

『不要爲一隻笛子，太多用了你的錢。』

這意思就是：『我們凡是做一件事情，總要預先想想看：到底值不值我們去花費這樣多金錢和時間呢？』要是無論什麼事不先想好，不管三七二十一做了以後，我們立刻就要後悔的。

他七歲的時候，有一天波士頓 ⊖ 有一個很熱鬧的紀念日。他父親給了他一些錢。他快活極了，一跳一跳的到街上去，想買一樣東西回來玩。忽然看見一個小孩子在吹笛子，他也想要了。他跑過去向那個小孩子說：

『喂喂！把這笛子賣給我吧！』

那個小孩子被他這一喊，嚇了一大跳，向他看了一看，說：

『不賣不賣，我要玩的。』

『我把這許多錢給你，賣給我吧！』

弗蘭克林一面說，一面將所有的錢都拿出來了。那個小孩子看他肯出這樣多的錢，就說：

『那麼，賣給你。』

他買了這一隻笛子，快活極了。回到家裏不停的吹。家裏的大人說：

『你這樣嗚里嗚里的亂吹，真討人厭啊！』

『不好聽嗎？你聽！嗚里，嗚里，嗚里……』

『真不好聽。多少錢買的呢？兩個銅板。』

『不夠。』

『那麼，五個？』

『不夠。』

「十個？」

「不夠不夠。」

「十五個？」

「噫，十五個銅板。」

「好貴的笛子！這是兩三個銅板就可以買的呀！你的錢全部買了這一隻笛子嗎？」

「是的，全部……」

「一隻笛子出這樣多錢，你真是有點傻了。」

他被家裏的人這樣罵了一頓，心裏懊悔極了。以後買笛子這一件事，就成爲他一生不忘記的教訓了。

節少年科學家的故事

(二)

陶知行

弗蘭克林離開波士頓做了幾年生意之後，便自己開了一個書店。他這



店裏賣書是沒有二價的。我聽得有這樣一段故事。

一天一位客人來買書，問：『這本書賣幾多錢？』

櫃臺上的徒弟說：『兩塊錢！』

客人說：『太貴了！一元八角吧。』

徒弟說：『現在長價了，要賣兩塊二角咧。』

客人說：『你纔說過兩塊錢，怎麼又要兩塊二角呢？』

徒弟說：『現在要兩塊四角了。』

客人以爲徒弟故意敲竹槓，便與徒弟鬧。弗蘭克林老板從裏面走出來；

客人便向他質問爲什麼一忽兒就加了四角錢。

弗蘭克林笑嘻嘻的拿了那本書對他說：『時間值錢呀！敝店做買賣是

不還價的，先生要買這本書，給兩塊錢好了。』

節小徒弟列傳

註 ○美國的城市。

## 六 一個窮苦婆婆

劉素如

「富貴不常」四個字，一般少爺公子們聽見了，當然是感覺不快的；可是身歷其境，和那過來的人，必定默默誠服，認爲天經地義的格言吧！

我曾記得我的村莊上，有一個姓張的窮婆婆。他吃的是粗糙飲食，住的是一座穹窿形的茅棚子。天晴的時候，太陽光線由東壁可以直射到西壁上。年冬臘月，壁縫裏的冷風，嗚嗚作響。她雖窮得如此，然而最愛乾淨；所以屋內一切都是清潔的。我六七歲時，整天的同些小孩在她家裏席地坐臥，作種種遊戲。張婆不但不厭煩，有時還教我們唱幾句短歌兒，告訴我們莫學那些頑童的惡習慣；並且時常在我們的頭上摩摩，顯出一種慈愛的婆心來。她也有時候哽着喉頭，淚如珠的對人談談她的生平，爲吐洩她胸中的積忿。她說的我還歷歷記得。

她原來是江南某宦家的女公子。父母膝下只有她兄妹二人，所以愛得若掌上珠。她家中蓄奴養婢。她的飲食起居，都有人服事料理。她的穿着用度，自然是曲盡其美。她真是快樂逍遙！那裏料到「富貴不常」四個字，竟在她的頭上應驗了。

那時候，恰逢洪楊軍起，循江直下，勢如破竹。江南各地，就此慘遭屠戮。她全家遇害。她此時年將五歲，聰明伶俐，面目清秀；洪楊軍把她擄到千里外的湖北。過了幾個月，洪楊軍被清兵擊敗，就把一些俘擄都拋棄了。可憐數齡女孩，出自宦門，經過那種窮兇的磨折，奄奄一息，那裏還像人形。可是當地無惻隱君子，把她收養，并把她許給王某爲童養媳。她虎口餘生，再沒有見慈愛父母的盼望，天天傷心流涕。到底她奉事公姑，很是小心謹慎。

光陰迅速，不覺婚姻的時候到了。可是她丈夫性情剛愎，結婚以後，總是琴瑟不調。所以她每次想起自己的過程來，就傷心嗟嘆着：「唉，人生整個是

黑暗的！幾時才能走到光明的地步啊！』一天，她的嗟嘆恰巧給同村的一位老貞女聽着了。這位老貞女常到張婆家裏坐坐；張婆總是以禮相待，毫不疎忽。貞女見張婆抱怨，便講一番死後的天堂福樂道理來安慰她。她聽了幾回，心裏果然生出一種景仰的心。可恨阻擋太多，難得立刻領洗入教。

過不幾年，她的丈夫得肺病死了；留下一個黃口的兒，和幾分不毛的田，一間破草屋。張婆只得日裏替人家幫工，晚上紡紗織布，掙些錢來爲撫育幼齡的孤子。她一心盼望兒子長大成，做自己的依靠。不料兒子長到十二歲，又一病嗚呼了。

張婆此時，世上的絲毫的盼望都沒有了。但是她對於那個老貞女的話，尙未忘掉。她便到天主堂裏去望彌撒聽道理。然而她丈夫的族中人，干涉她的行動，阻止她奉教。她并不灰心，還是私下找有教友的地方，去學畫十字念經。到底阻擋太大，她不能得到領洗神恩。

民國八年，張婆的年紀已經八九十歲了。耳聾眼瞎，還是扶牆摸壁，往教友家裏去詢問道理。這一年的秋天，她病得快要死了。族中人見她窮苦得很，都不肯來照顧她。她只得依靠耶穌瑪利亞若瑟，呼號他們的佑助，終究得到了領洗的大恩。當她臨終的時候，兩頰豐滿，笑容可掬。在旁的人看見了，都驚奇說：『張婆窮苦一生，死得却有福氣！』

張婆喲！你一生的歷史，是值得人替你傷心的。你先不是宦家的女公子嗎？你由富貴而墮入貧賤，受盡種種的磨折，却正是天主引你升天堂的路徑啊！你在窮苦中，常是謙恭和藹；你真是我們的好模範呀！

選自聖教雜誌十九年三期

註

○洪秀全楊秀清起兵抗清，其軍稱「太平軍」，亦稱「洪楊軍」；又因其搶掠殺戮

，亦稱「髮匪」，俗稱「長毛」。

## 七 蕭雲仙

吳敬梓

不多幾日，禪林裏來了一個掛單<sup>○</sup>的和尙。那和尙便是響馬賊頭趙大，披着頭髮，兩隻怪眼，兇像未改。老和尙慈悲，容他住下。不想這惡和尙在禪林吃酒，行兇，打人，無所不爲。首座領着一般和尙來稟老和尙道：「這人留在禪林裏，是必要壞了清規。」求老和尙趕他出去。老和尙教他去，他不肯去。後來首座叫知客<sup>○</sup>向他說：「老和尙叫你去，你不去！你若再不去，就依照禪林規矩，抬到後面院子裏，一把火，就把你燒了。」

惡和尙聽了，懷恨在心，也不辭老和尙，次日，收拾衣單去了。

老和尙又住了半年，思量要到峨嵋山走走，辭了眾人，挑着行李衣鉢，一路來到四川。離成都都有五十里多路，那日下店早，老和尙出去看看山景，走到一個茶棚內吃茶。那棚裏先坐着一個和尙。老和尙忘記，認不得他了。那和尙

却認得老和尚，便上前打個問訊道：『和尚，這裏茶不好，前邊不多數步就是小庵，何不請到小庵裏去吃杯茶？』老和尚歡喜道：『最好。』

那和尚領着老和尚，曲曲折折，走了七八里路，才到一個庵裏。那庵一進三間，前邊一尊迦藍菩薩；後一進三間殿，並沒有菩薩，中間放着一個榻牀。那和尚同老和尚走進庵門，才說道：『老和尚，你認得我麼？』

老和尚方才想起是禪林裏趕出去的惡和尚，吃了一驚，說道：『是方才偶然忘記，而今認得了。』惡和尚竟自己走到牀上坐下，睜開眼說：『你今日既到我這裏，不怕你飛上天去！我這裏有個葫蘆，你拏了，在半里路外山岡上有一個老婦人開的酒店裏替我打一葫蘆酒來！你快去！』

老和尚不敢違拗，捧着葫蘆出去，找到山岡上，果然有個老婦人在那裏賣酒。老和尚把葫蘆遞與他。那婦人接了葫蘆，上上下下把老和尚一看，止不住眼裏流下淚來，便要拿葫蘆去打酒。老和尚嚇了一跳，便打個問訊道：『老

菩薩，你怎見了貧僧就這般悲慟起來？這是甚麼原故？」

那婦人含着淚，說道：「我方才看見老師父是個慈悲面貌，不該遭這一難！」老和尚驚道：「貧僧是遭的甚麼難？」那老婦人道：「老師父，你可是在半里路外那庵裏來的？」老和尚道：「貧僧便是，你怎樣知道？」老婦人道：「我認得他這葫蘆。他但凡要吃人的腦子，就拏這葫蘆來打我店裏藥酒。老師父，你這一打了酒去，沒有活的命了！」

老和尚聽了，魂飛天外，慌了道：「這怎麼處？我如今走了罷！」老婦人道：「你怎麼走得這四十里內都是他舊日的響馬黨羽。他庵裏走了一人，一聲梆子響，卽刻有人捆翻了你，送到庵裏去！」老和尚哭着跪在地下，求老菩薩救命。老婦人道：「我怎能救你？我若說破了，我的性命也難保。但看你老師父慈悲，死的可憐，我指一條路給你去尋一個人。」老和尚道：「老菩薩，你指我去尋那個人？」老婦人道：「離此處有一里多路，有個小小山岡，叫做明月嶺。」



你從我這屋後山路過，去還可以近得幾步。你到那嶺上，有一個少年在那裏打彈子。你却不要問他，只雙膝跪在他面前。等他問你，你再把這些話向他說。只有這一個人還可以救你。你速去求他。却也還拿不穩。設若這個人還不能救你，我今日說破這個話，連我的性命只好休了！

老和尚聽了，戰戰兢兢，將葫蘆裏打滿了酒，謝了老婦人，在屋後攀藤附葛上去。果然走不到一里多路，一個小小山岡，山岡上一個少年在那裏打彈子。山洞裏嵌着一塊雪白的石頭，不過銅錢大，那少年覷的較近，彈子過處，一下下都打了一個準。老和尚近前看那少年時，頭戴武巾，身穿藕色戰袍，白淨面皮，生得十分美貌。那少年彈子正打得酣邊，老和尚走來，雙膝跪在他面前。那少年正要問時，山凹裏飛起一陣麻雀。那少年道：『等我打了這個雀兒看！』手起，彈子落，把麻雀打死了一個墜下去。

那少年看見老和尚含着眼淚跪在跟前，說道：『老師父，你快請起來。你

的來意，我知道了。我在此學彈子，正爲此事；但才學到九分，還有一分未到，恐怕還有意外之失，所以不敢動手。今日既遇着你來，我也說不得了。想是他畢命之期。老師父，你不必在此耽誤；你快將葫蘆酒擎到庵裏去，臉上萬不可做出慌張之像，更不可做出悲傷之像來。你到那裏，他叫你怎麼樣，你就怎麼樣，一毫不可違拗他。我自來救你。」

老和尚沒奈何，只得捧着酒葫蘆，依照舊路，來到庵裏。進了第二層，只見惡和尚坐在中間牀上，手裏已是擎着一把明晃晃的鋼刀，問老和尚道：「你怎麼這時才來？」老和尚道：「貧僧認不得路，走錯了，慢慢找了回來。」惡和尚道：「這也罷了，你跪下吧！」老和尚雙膝跪下。惡和尚道：「跪上些來！」老和尚見他拿着刀，不敢上去。惡和尚道：「你不上來，我劈面就砍來！」老和尚只得膝行上去。惡和尚道：「你退了帽子吧！」

老和尚含着眼淚，自己除了帽子。惡和尚把老和尚的光頭捏一捏，把葫

蘆藥酒倒出來吃了一口，左手拿着酒，右手執着風快的刀，在老和尚頭上試一試，比個中心。老和尚此時尚未等他劈下來，那魂靈已在頂門裏冒去了。惡和尚比定中心，知道是腦子的所在，一劈開了，恰好腦漿迸出，趕熱好吃。當下比定了中心，手持鋼刀，向老和尚頭頂心裏劈將下來；不想刀未曾落，老和尚頭上，只聽得門外颼的一聲，一個彈子飛了進來，飛到惡和尚左眼上。惡和尚大驚，丟了刀，放下酒，將隻手捺着左眼，飛跑出來，到了外一層。迦藍菩薩頭上坐着一個人。惡和尚抬起頭來，又是一個彈子，把眼打瞎。惡和尚跌倒了。那少年跳了下來，進裏面一層。老和尚已是嚇倒在地。那少年道：『老師父！快起來走！』老和尚道：『我嚇軟了！其實走不動了！』那少年道：『起來！我背着你走！』便把老和尚扯起來，馱在身上，急急出了菴門，一口氣跑了四十里。

節儒林外史

註 ○僧人投寺寄寓，叫做掛搭，也叫掛單。

○管接待賓客的和和尚叫做知客。

## 八 劉王氏

蕭若瑟

劉王氏，河北省任邱縣石家營人，本是新奉教，聖教道理，所知的甚是有限；到底熱心出衆，性情又非常的剛烈。因爲她家貧如洗，餬口無資，就販賣燒餅，圖什一之利，以度生活。她被拳匪圍困在段家塢以後，還不斷出去作小買賣。有一次，拳匪問她奉天主教嗎？她估量：只要自己的信心不改，但口頭上說句不奉教的話，沒有什麼不好；所以就順口答應說：『我不奉教。』當時隨話答話，雖不以爲事；到底過後反覆回想，覺着於心有所不安。她回到段家塢，向教友們一述說；有些明白道理的人，重重責斥她說：『你爲什麼竟這樣糊塗呢！說自己不奉教，就是說自己不恭敬天主了。雖然心中不背棄天主，也有背教的大罪。譬如兒女不認自己的父母爲父母，豈不是大凌辱父母嗎？』劉王氏一聽，立刻醒悟過來了，難受的放聲大哭。當時教友們正在堂中念經，她立

刻跑到堂裏，當着眾人，明告己罪。別人見她涕哭告罪，沒有不動心，可憐她的。別人勸她：『不要再出段家塢，自投於犯罪的危險了。』她答應說：『你們不用結記！以前我出於無知，說話凌辱了天主，後悔的實在難受。以後無論如何，我也不能再說不奉教的話了。』

某天，她又出去賣燒餅。拳匪又用一樣的話問她說：『你奉教嗎？』這一次，她可不隱瞞了，就心口合一的承認說：『我奉教，我還把奉教當做體面的事情！』拳匪們聽她回答的話，如此剛強，怒不可當，就開口辱罵說：『好！你這個該死的東西！你把奉犯禁的教當做體面；一會兒，你就不把它當做體面了！』隨後好幾個拳匪，擁上前來，先把她網在一棵樹上，然後拔出刀來，就要下手治作她。劉王氏向拳匪們說：『請眾位大師兄先別動手！容我念一會兒經再說。』拳匪們譏笑着說：『任憑你隨便念經！你把會的經全念完了，你也脫不了我們的手。』過了一會兒，拳匪們問她說：『你的經念完了沒有？』劉王

氏答說：『還不完全；不久就完了。』

拳匪們等的不耐煩了，也不問她的經念完了沒有，就下毒手，先割了她的兩乳，然後又傷殘別的肢體。每斫一刀，就問她一回說：『你還奉教麼？』劉王氏隨問隨答：『我還奉教，至死奉教，總不能反教！』她忍受那樣的非刑，總沒有哀號一聲，也不會抱怨一句；以至於使得拳匪們都驚奇納罕，不懂得怎麼一個婦道人，能有這樣的剛強。後來那些忍心的拳匪們，爲更加增她的疼痛，又撒鹽在她的破傷處。劉王氏平心忍受，一言不發，不過閉目凝神，連聲呼求說：『耶穌救我，聖母可憐我！』末末了，拳匪們見自己一大幫英雄好漢，用盡力氣，施盡法術，竟不能勉強一個巾幗的女流，變心改口，說出一句不奉教的話來；又羞慚，又憤恨，滿腔子的惡氣無可發洩，就用刀斫了她的胸膛，剝了她的心，使一個清貧如洗的愚婦，成了天主所歆享的祭品。

選自義勇列傳卷一

## 九 巴力門 逸話

梁啓超

巴力門 Parliament 許多瑣碎的習慣，就外國人眼光看來，覺得不可解，其實處處都可以看得出英國人的特別性格。他那議長戴着斑白的假頭髮，披着純黑的大袈裟，那祕書服裝也是一樣，像戲臺上扮的甚麼腳色。議長的名號，不叫做「伯里璽天德」 President<sup>①</sup>，不叫做「赤亞們」 Chairman<sup>②</sup>，却叫做「士壁架」 Speaker，翻譯起來，就是「說話人」的意味。因為從前國王向議會要錢，總是我他說話，得了這個名，至今不改。最奇怪的，下院議員七百零七名，議席却只有五百九十六號；若是全部都出席，便有一百一十一人沒有坐處。這種不合情理的關節，改正它並非甚難，英國人却不管，還是那老樣子。我中英兩國，向來都以保守著名，但我們中國人所保守的，和英國正相反。中國人最喜歡換招牌；鈔幾條憲法，便算立憲，改一個年號，便算共和；至

於政治社會的內容，連骨帶肉，都是前清那個舊軀殼。英國人內部是不斷的新陳代謝，實際上時時刻刻在那裏革命；却是那古香古色的老招牌，抵死也不肯換。時髦算時髦極了；頑固也頑固極了。

巴力門裏頭最神聖的是「阿達」(Order) 這個字，原意訓秩序；此處含義稍廣，泛指規則。議員言動，有些子違犯規則，「阿達」「阿達」的聲浪，便四座怒鳴。若從議長口中說出「阿達」這個字來，無論議場若何喧嘩，立刻就變肅靜。他們的「阿達」，却從沒有第幾條第幾項的寫在紙上。問他有多少「阿達」？「阿達」的來歷如何？沒有人能穀回答。試舉出幾個例：從前有位新到院的議員，初次演說，開口就說了一聲「諸君」，便到處叫起「阿達」來了。因為他們的「阿達」，凡有演說，都是對議長說話，不是對議員說話。所以頭一句只能說「士壁架」，不能說「諸君」。因此之故，若是有人正在演說時，你若向他前面走過，便犯了「阿達」。因為把他聲浪隔斷，怕「士壁



梁先生「聽不真了。」

「阿達」中最不可思議的，是他們的絲織高頭帽。他們穿甚麼衣服，是絕對自由；惟有這頂高頭帽，非戴不可。爲這頂帽子，那老政治家格蘭斯頓，就鬧了兩回笑話。原來他們的「阿達」，每到議案採決時，先行搖鈴，隔兩分鐘搖一次；三次後會員都要齊集廊下，分立左右，以定可否。格翁正在洗澡，院內有浴室，鈴響起來，換衣服，萬趕不及；只得身披浴衣，頭戴高帽，飛奔出來，惹得哄堂大笑。

他們的「阿達」尋常演說是光着頭的，惟有當採決鈴聲已響，臨時提出動議，那提出人必要戴高帽演說。有一回格翁又鬧亂了，他提出這種動議，却忘記戴。忽然前後左右都叫起「阿達」來。他找他的帽子又找不着；急忙把旁座的戴上。格翁是個有名的大腦袋，那高帽便像大冬瓜上頭放着個漱口盂，又是一場哄堂大笑。

還有好笑的，那戲裝打扮的議長，這高頭帽也要預備。要來甚麼用呢？原來巴力門採決的法定人數要四十名，剛缺一名不足時，議長就來湊數。六分鐘搖鈴三次。每次鈴響後，議長點數目，一、二、三，點到第四十，他就把高帽戴在假頭髮上，「高呼四十。」你想這種情形，不是真有點像唱戲嗎？

他們又有一個「阿達」：每次散會，總是議員動議，議長宣告。有一天，議員個個都忘了動議，竟自鳥獸散了。弄得議長一個人在那神龕裏（議長席）坐到三更。幸虧一個院內守夜的走過，問起來由，纔到處找得一位議員進來，正式動議，議長然後正式宣告散會。你說好笑不好笑呢？

噢！諸君莫笑。這種瑣瑣碎碎的情形，就是英國人法治精神的好標本……

選自梁任公近著第一輯

註

①英國的國會稱 Parliament。巴力門是它的音譯。②意譯「會長」。③意譯「

主席」。④格蘭斯敦是英國有名的政治家，曾任總理大臣四次。

## 一〇 活躍於歐戰中的教士

牛若望

一九一四年歐戰初起時，我正在某地小學校讀書，校長是一位法國神父。一天他收到了法國領事館徵調他回國去參戰的公函。（注意：教士參加戰爭，平常只是作救護及精神導師等工作，很少有執槍去衝鋒陷陣的。）那時他雖然有點捨不得他素日所愛護的百餘個學生，但他爲愛國心所驅使，所以不猶豫地把學生們招集來作一次訓話，並囑學生們替他個人並世界和平祈禱。然後他就登車轉回本國。四年後，歐戰結束，我們的校長重回到學校來，又對我們講了他在歐戰中經過的種種情形。他說：「我們教士在前綫上，雖說手中沒有槍枝，但我們比有槍枝的人，更爲重要。因爲兵士們作戰稍久，自然感覺疲乏，精神有時不免頹廢，那時需要我們去鼓勵他們重振起精神來。因爲我們的官兵，都是信仰天主教的，我們就把聖教會的愛國理論，以

及天堂永福，給他們講解勉勵。他們雖在困倦之下，而精神煥發，勇猛作戰，拿着犧牲性命當做光榮的事，因此而獲得勝利。在凶狠戰鬥後，我們馬上就到戰場上去活動，掩埋死者，救護殘傷。有時我們須不分晝夜地去工作，不問風霜雨雪，不管潮濕泥濘。可是沒有一個人顯出煩悶怠惰的情形。有一次，我竟連着三晝夜，腳不停進，手不停動的，去抬架那些殘傷的士兵，爲他們裹傷，替他們照料一切，嘴裏又要撫慰他們。但我那時一點不感覺到疲乏，自然一方面是公理正義的督促，而別方面也是信仰天主的誠命鼓勵着我去幹那些工作；就是因此犧牲了性命，我也覺着應該。」

以上我的校長概括的敘述，把他個人參加歐戰的經過，給我們畫出了一個輪廓，使我們可以知道教士在歐戰中的活躍情形，並可以知道教士對於戰爭，也能有很多很大的貢獻的。

那時只由我的教區內回到歐洲參加戰爭的傳教士，不知有多少。曾記

得歐戰的第一年中，差不多天天有幾位傳教士，由我國南方經過我的教區，而到那時我們的首都北京，去向他們各國使館報到，轉本國去參加戰事。他們中間有的是已經鬚髮牛白，但他們沒有一個不是興高彩烈，精神煥發的。這可見他們的愛國情緒，是已經到了沸點。有一位在內地傳教的神父，當他接到政府徵調的信時，是在一天的下午五點鐘，他立刻收集了很小的一個包裹，戴上帽子，馬上就動身搭船北上，連向他的同人辭行也顧不得。這又可見教士對於服從國家的命令，是何等爽快迅速，絕沒有遲疑不決，猶豫不前的狀態。這位傳教士如此，大概其餘別的傳教士無不如此，因為他們知道：「凡是奉行國家正當命令者，即無異於遵從天主的命令。」

一一 太陽禮讚

郭沫若

青沈沈的大海，波濤汹涌着，潮向東方。  
光芒萬丈地，將要出現了，——新生的太陽！

天海中的雲島都已火一樣地鮮明！  
我恨不得把我眼前的障礙一概剷平！

出現了！出現了！  
耿晶晶地白灼的圓光！  
從我兩眸中有無限道的金絲向着太陽飛放。

太陽！我背立在大海邊頭緊覷着你。

太陽哟！你不把我照得個通明，我不回去！

太陽哟！請你永遠照在我的面前不使退轉！  
太陽哟！我眼光背開了你時，四面都是黑暗！

太陽哟！請你把我全部的生命照成道鮮紅的血流！  
太陽哟！請你把我全部的詩歌照成些金色的浮漚！

太陽哟！我心海中的雲島也已火一樣地鮮明了！  
太陽哟！請你永遠傾聽着，傾聽着，我心海中的怒濤！

## 從冬天裏逃出來的春天

魯彥

春天在邵陽，甚至可以說，除了陝南一部份，春天在陝西是被冬天關住了的。風佔據着整個的冬天，又壓住了春天的逃遁。它整天整夜巡行着，把地上灰白的塵土捲到了空中，於是天上的顏色，也全和地上的顏色，一模一樣了。幾個月來看不見青天。只有那白日，真正的白日，在塵灰中模糊地露着哭喪的臉，失了魂魄似的忽隱忽現的蕩漾着。

沒有樹，但像有森林在嘯，火車在叫，汽車在狂馳。扯着紙窗，飛着瓦片，襲擊着人的眼目，推動着人的脚步。看不見花草，看不見春天。冬天一過，夏天就接着來了。

但在夏陽，春天却從冬天裏逃出來了。

清明節後兩天，我騎着驢子出了城，往東南三十里外的夏陽，去探望我



所渴望的春天。

一路仍像來的時候冬天的氣象，只麥子出了幾寸長的土。野草是沒有的；偶然看見樹木，也還未萌芽。經過幾個村莊，都用幾個大木支起了一個很高很大的鞦韆。婦女們成羣的那裏圍繞着，遊戲着。一個六七十歲小腳的老婦人抱了孫子，也在打鞦韆。她們都是從小耍慣了的。年年寒食<sup>④</sup>前後一星期，婦女們都做這遊戲。這原來是山戎<sup>⑤</sup>的遊戲。唐朝的寒食節，卽有女子玩鞦韆，男子踢球的風俗。現在男子在寒食節踢球的遊戲已經沒有；惟有女子的遊戲還保存着。

夏陽鎮在黃河灘上，是通山西的要道，卽漢韓信襲魏，以木罌<sup>⑥</sup>渡河處，預備木罌的地方，據說在今夏陽西十里的靈村。靈村已在黃河邊，但因在高原上，所以和別處一樣的一樣乏水。我見到的一個井約在百丈左右深；汲一桶水，須四五個人喫力地扳動着轆轤。靈村的堡外有一座人工似的小山，叫做蠟

子山（陝西最多蠟子，俗於穀雨日畫符貼門上驅蠟子，）上面倒有一些樹木，但這時也還全未萌芽，這裏的春天是要到夏天纔來的。

然而下了一個坡，春天却已經在夏陽了。

從高坡上望去，綠色的夏陽一直延長到視線盡處。沿着黃河灘上南行，春天佔據了半里寬十幾里長的土地。

三步一株，五步一株的高大的柳樹，榆樹，全發了芽。夾着的杏花，桃花已經落紅滿地。車路的西邊，還是乾燥的灰白的黏土，而車路的東邊便是滋潤的肥腴的黃土了。一切都是藝術的：那樹木，那田地，那水溝，都非常整齊而清潔。到處都非常幽靜，新鮮。我彷彿回到了南方似的一樣一樣的菜蔬都長得高大而肥美，像在福建所見的一樣。

節關中瑣記

①縣名，屬陝西。②清明前二日。③古代的一種民族。④罌，瓶之大腹小

口者，以木爲罌，輕而易浮，韓信以木罌瓶渡軍，襲安邑，事見史記本傳。

一二 從冬天裏逃出來的春天

四三

## 一三一 雨絲

穆木天

一縷一縷的心絲，

織進了纖纖的條條的雨絲，

織進了淅淅的朦朧，

織進了微動、微動、微動線線的烟絲；

織進了遠遠的林梢，

織進了漠漠冥冥點點零零參差的屋梢，

織進了一條一條的電絃，

織進了瀟瀟的吹來不知那裏渺渺的音樂；

織進了烟霧籠着的池塘，

織進了睡蓮絲上一凝一凝的飄零的烟網，  
織進了無限的猷夢，水裏的空想，  
織進了先年故事，不知那裏渺渺茫茫；

織進了遙不見的山巔，

織進了風聲雨聲打在那裏的林間，

織進了永久的回旋，寂動，寂動，遠遠的河灣，

織進了不知是雲，是水，是空，是實，永遠的天邊；

織進了今日，先年，都市，農村，永遠霧，永遠烟，

織進了無限的朦朧，朦朧——心絃——

無限的澹淡，無限的黃昏，永久的點點，

永久的飄飄，永遠的影，永遠的實，永遠的虛線；

無限的雨絲，

無限的心絲，

朦朧、朦朧、朦朧、朦朧、朦朧、

纖纖的織進在無限朦朧之間；

一縷一縷的心絲，

纖纖的

織入

一條一條

雨絲

之中間。

## 一四 苦雨

周作人

伏園兄：

北京近日多雨，你在長安道上不知也遇到否，想必能增你旅行的許多佳趣。雨中旅行不一定是很愉快的。我以前在滬杭車上時常遇雨，每感困難，所以我於火車的雨不能感到什麼興味。但臥在烏篷船裏，靜聽打篷的雨聲，加上欸乃<sup>①</sup>的櫓聲，以及「靠塘來，靠下去」的呼聲，却是一種夢似的詩境。倘若更大膽一點，仰臥在脚划小船內，冒雨夜行，更顯出水鄉住民的風趣；雖然較爲危險，一不小心，拙劣地轉一個身，便要使船底朝天。二十多年前，往東浦弔先父的保姆之喪，歸途遇暴風雨，一葉扁舟在白鵝似的波浪中間滾過大樹港，危險極也愉快極了。我的脾氣，對於水頗感到親近。不過北京的泥塘似的許多「海」實在不很滿意；這樣的水，沒有也並不怎麼可惜。你往陝西

去，似乎要走好兩天的準沙漠路，<sup>⊖</sup>在那時候倘若遇見風雨，大約是很舒服的。遙想你坐驟車中，在大漠之上，大雨之下，喝着四打之內的汽水，悠然進行，可以算是「不亦快哉」之一。但這只是我的空想，如詩人的理想，一樣地靠不住。或者你在驟車中遇雨，很感困難，正在叫苦連天，也未可知。這須等你回京後問你再說了。

我住在北京，遇見這幾天的雨，却叫我十分難過。北京向來少雨，所以不但雨具不很完全，便是家屋構造，於防雨亦欠周密。除了真正富翁以外，很少用實操磚牆，大抵只用泥牆抹灰，敷衍了事。近來天氣轉變，南方酷寒而北方淫雨，因此兩方面的建築上都露出缺陷。一星期前的雨把後園的西牆淋塌，第二天就有「梁上君子」<sup>⊕</sup>來摸索北房的鐵絲窗。從次日起趕緊邀了七八位匠人，費兩天工夫，從頭改築，已經成功十分八九，總算可以高枕而臥。前夜的雨却又將門口的南牆沖倒二三丈之譜。這回受驚的可不是我了，乃是

川島君他們倆，因爲「梁上君子」如再見光顧，一定是去躲在他們窗下竊聽的了。爲消除他們的不安起見，一等天氣晴正，急須大舉地修築。希望日子不至於很久。這幾天只好暫時拜託川島君的老弟費神代爲警護罷了。

前天十足下了一夜的雨，使我夜裏不知醒了幾遍。北京除了偶然有人高興放幾個爆仗以外，夜裏總還安靜。那樣嘩喇嘩喇的雨聲，在我的耳朵裏已經不很聽慣，所以時常被它驚醒；就是睡著，也彷彿覺得耳邊粘著麵條似的東西，睡的很不痛快。還有一層，前天晚間，據小孩們報告，前面院子裏的積水已經離台階不及一寸；夜裏聽著雨聲，心裏胡里胡塗地總是想水已上了台階，浸入西邊的書房裏了。好容易到了早上五點鐘，赤腳撐傘，跑到西屋一看，果然不出所料，水浸滿了全屋，約有一寸深淺。這纔歎了一口氣，覺得放心了；倘若這樣與高采烈地跑去，一看却沒有水，恐怕那時反覺得失望，沒有現在那樣的滿足，也說不定。幸而書籍都沒有濕。雖然是沒有什麼價值的東西，



但是濕成一餅一餅的紙糕，也很是不愉快。現今水雖已退，還留下一種漲過大水後的普通的臭味；固然不能留客坐談，就是自己也不能在那裏寫字。所以這封信是在裏邊炕桌上寫的。

這回大雨，最喜歡的，第一是小孩們。他們喜歡水，却極不容易得到；現在看見院子裏成了河，便成羣結隊的去「淪河」。<sup>④</sup>赤了足伸到水裏去，實在很有點冷；但是他們不怕，下到水裏還不肯上來。大人見小孩們玩的很有趣，也一個兩個加入，但是成績却不甚佳。那一天裏滑倒了三個人，其中兩個都是大人——其一是我的兄弟，其一是川島君。

第二種喜歡下雨的是蝦蟆。從前同小孩們往高亮橋去釣魚釣不著，只捉了好些蝦蟆，有綠的，有花條的，拿回來都放在院子裏。平常偶叫幾聲，在這幾天裏便整日叫喚。或者是荒年之兆罷！却極有田村的風味。有許多耳朵皮嫩的人，很惡喧囂；如麻雀蝦蟆或蟬的叫聲，都足以妨礙他們的甜睡。我覺得

大可以不必如此；不但是這些久成詩料的東西，其實一切鳴聲，隨便聽聽都是很有趣味的。蝦蟆在水田裏羣叫，深夜靜聽，往往變成一種「金屬」音，很是特別。又有時彷彿是狗叫，古人常稱蛙蛤<sup>④</sup>爲吠，大約是從實驗而來。我們院子裏的蝦蟆，現在只見花條的一種。牠的叫聲更不漂亮，只是格格這個叫法，可以說是「革」音。平常自一聲至三聲，不會更多；唯在下雨的早晨，聽牠一口氣叫上十二三聲，可見牠是實在喜歡極了。

今天太陽已經出來，傍晚可以出外去遊嬉，這封信也就不再寫下去了。

註

①欸乃，行船櫓聲也。讀如埃上聲。

②準沙漠路，其路似沙漠。

③後漢陳寔，

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隱見之，呼子孫正色訓之曰：「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於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是也。」盜大驚，自投於地，後因稱竊賊曰梁上君子。

④俗謂順水而下曰淌，讀如湯上聲。

⑤蛤，蛙類。

## 一五 活地獄

張若谷

王修升入某大學，纔兩個月光景。他是一個東身自好的青年，在新校裏，並無熟人，就常孤獨的讀書，做課，遊散。枯寂的時候，他撰點文稿，投刊報章，或是同家裏親友們通信。他求學底生活很簡單，但是心地裏很覺得怡然自樂哩。

日子一天天的過去，他個人的生活由簡單變成活動了。同伴的認識也漸漸多了。而且他還交識着一個新友，一個活潑好動的青年，也是他同科的伴侶，名叫做嚴宗。他倆的友誼一天熱一天，從此是出入必偕，形影不離的了。一天，校裏放假。嚴宗向王修說：『今夜愁悶得很。最好尋個去處游玩！你表同情嗎？』

『什麼去處？』

『某世界好嗎？』

王修也不知道某世界是什麼所在。他連遊戲場三字恐怕還是第一遭聽得哩。他雖然暗想：恐怕這是一個不正當的去處；但不答應吧？那礙着朋友的面情。於是躊躇了一會，便一口答應了。

那巍峨的某世界，妖魔的聚合所，已經矗立在面前了。只看見萬盞明燈耀人眼簾，正如同千百條蛇蟒吐着毒焰要擇人而噬的模樣。他倆出了幾角錢的代價，將他們高貴的靈魂，送入毒蟒的口裏了。

不幸的王修被他同伴牽着，同進了墮落底製造廠。只看見許多妖魔式的紅男綠女，如顛如狂的簇聚着，活動着，種種醜形怪狀，叫囂喊鬧，好像一座瘋人院一般。那王修倘沒有嚴宗在旁，定要驚叫逃走了。

在廣廳裏，只聽得絲竹絃樂，艷情唱調，還有那撲朔迷離的裝飾，顛倒神魂的表演，激盪着王修的心絃，好像萬矢齊發。他迷迷惘惘的跟着嚴宗坐定

賞鑑，心地覺得有種感觸，不知是恐是懼，想欲詳細考察，却又被那妖魔跳嚷的嘈聲阻止了。

爲着貪願眼前的歡樂，他倆忘掉了前途的危險，竟然進了黑暗的場所。只見誘惑人的精靈，在黯淡電光裏活動着。可憐的王修，竟然毫不醒悟，深深地埋在這活地獄裏，沒有見天日的希望了。咳，真可憐啊！真可憐啊！

夜深了，他倆歸去了。王修低着頭，一聲不響地，隨着誘惑他的同伴。他心裏覺得異常痛苦，然而外面仍矯裝着無事模樣。嚴宗還約他明天再到某世界去。他也答應了。可憐的王修，以後幾乎無日不涉足遊戲場了。一個束身自好的青年，做了墮落製造廠的新出品。以後種種情形，我也不忍言了！

一六 一封談電影的信

碧溪女士

超：

想不到：你從電影院出來，引起了一大肚牢騷。

上海原是人種展覽會，也是人品展覽會。什麼都有。處身其間的，祇有拿冷靜的頭腦，堅決的意志，去處置它，去克服它。

電影本是教育的工具，是廣人見聞的東西；可是主持的人們，受了孔方兄<sup>⊖</sup>的牽制，每把這個宗旨，移轉到營業的目標上；他們知道人是有情感的，有血肉的；就拿了荒誕淫穢的片子，如神怪、武俠、肉感、香艷等劇情，來吸引觀眾，麻醉民族。所以電影早失去了在教育上的價值。

現在的社會人心，本來已經頹廢不振。不良電影的結果，却使他們愈加渙散，愈加萎靡。本來社會已經奢侈，受了肉感香艷影片的麻醉，更啓發了驕

奢淫逸的風氣。本來人心已經奸詐百出，荒誕電影的結果，更造成了無數作奸犯科、喪盡廉恥的敗類。人類不但不能利用電影的力量來整飭人心；反而受了電影的影響，增加社會的危機。

雖然我的話似乎太落後。電影院未必把每一個有作有爲的人都灌注了迷湯。有的人也許因電影的魔力，調劑了乾枯的精神。況且有幾部有價值的片子，也未嘗不能激發觀者的精神，引導民衆的意志。

但是，我敢斷說一句：眼前的中國，電影產生的良好勢力，遠不及電影所產生的惡勢力，那麼大。而且看電影的，大多數是青年。這一輩青年，心底裏有着無數的芽：情感、好勝、虛榮，都是正待萌發的芽。這些芽，要有雨露的滋潤，陽光的光照，才能趨向正路，適當地滋長起來。

但我所說的雨露陽光，不是暴風雨，也不是炎夏的烈日。暴風雨和烈日，非但不能助長萌發，反能挾着飛沙走礫，把幼嫩的芽捲去，在天空中任何方

向，狂奔怒號；或是憑着赤色火傘，把芽中的水分，蒸發淨盡，在沒有成長以前，早已晒成焦枯。

電影正如暴風雨和烈日，有時給與人的印象，使幼芽似的青年，當不起來。爲了這點，我不贊成電影，我更不贊成青年們進電影院，去受暴風烈日的摧殘。

超，你還是一片童心的人，沒有鑽進社會的漩渦。你還沒有堅決的理智。電影院裏，我一向希望你勿去。

在你今天的信上，我發現了「電影至少是現在，對我發生惡感，我是絕對的厭惡它了。」幾句話：這是我意外的收穫，高興極了。希望你勇敢，把理智克服情感，不使它死灰復燃。祝你  
勇毅！  
碧寫於碧溪草堂

選自聖教雜誌二十五卷七期

註 ○即指金錢·從前的銅錢，中有孔，作四方形，故稱「孔方兄」。

一六 一封致電影的信

五七



一七 盛唐五絕八首

春曉

孟浩然

春眠不覺曉，  
處處聞啼鳥。  
夜來風雨聲，  
花落知多少！

宿建德江 ㊟

孟浩然

移舟泊烟渚，  
日暮客愁新。  
野曠天低樹，  
江清月近人。

竹里館 ㊟

王維

獨坐幽篁裏，  
彈琴復長嘯。  
深林人不知，  
明月來相照。

雜咏

王維

君自故鄉來，  
應知故鄉事。  
來日綺窗前，  
寒梅著花未。

夜思

李白

絕句

杜甫

牀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舉頭望明月，  
低頭思故鄉。

獨坐敬亭山<sup>④</sup>

李白

八陣圖<sup>⑦</sup>

杜甫

眾鳥高飛盡，  
孤雲獨去閒。  
相看兩不厭，  
只有敬亭山。

功蓋三分國，  
名成八陣名。  
江流石不轉，  
遺恨失吞吳。

註  
①建德江在浙江省建德縣。  
②在王維的輞川別業中。  
③篁就是竹叢。  
④敬亭山在安徽宣城縣北，是該地的名勝。  
⑤逾，同愈，更加的意思。  
⑥然同燃。花欲燃，就是說花紅得好似火燒的一般。  
⑦三國時諸葛亮推演兵法用細石堆成八門陣勢。遺跡在今四川奉節縣西南。

一八 盛唐七絕八首

送元二使安西

王維

送孟浩然之廣陵

李白

渭城<sup>○</sup>朝雨浥輕塵，

故人西辭黃鶴樓，

客舍青青柳色新。

烟花三月下揚州。

勸君更盡一杯酒，

孤帆遠影碧空盡，

西出陽關<sup>○</sup>無故人！

惟見長江天際流。

逢入京使

岑參

江南逢李龜年<sup>○</sup>

杜甫

故園東望路漫漫，

岐王<sup>○</sup>宅裏尋常見，

雙袖龍鍾淚不乾。

崔九<sup>○</sup>堂前幾度聞。

馬上相逢無紙筆，

正是江南好風景，

憑君傳語報平安。

落花時節又逢君。

涼州詞

王翰

從軍行

王昌齡

蒲桃美酒夜光杯，  
欲飲琵琶馬上催。  
醉臥沙場君莫笑，  
古來征戰幾人回。

又

王之涣

又

王昌齡

黃河遠上白雲間，  
一片孤城萬仞山。  
羌笛何須怨楊柳，  
春風不度玉門關。

秦時明月漢時關，  
萬里長征人未還。  
但使龍城飛將<sup>④</sup>在，  
不教胡馬度陰山。

註

①在陝西長安縣東。②在甘肅敦煌縣西南。③李龜年是唐玄宗的樂工。安史亂後流落江南。④名範，唐玄宗之弟。⑤名濂，是唐玄宗的秘書監。⑥在今甘肅安西之東。⑦古西域國名。⑧熱河朝陽縣治，漢時屬右北平。⑨李廣居右北平，匈奴號之曰飛將軍，避之，數年不敢入右北平。

## 一九 春假露營余山記

我們這次童軍露營，可說僅是嘗試，當然談不到什麼優異成績。這篇文章也不過講故事般把這次的經過，約畧述給未參與的同學。

你們回家去後，我們一共二十四人便趕緊裝束。十一下午餐，十二下挑扛什物出校門，到土山灣下汽船。船不很大，難容我們二十四人。幸同學沈保仁君家族，那天也到余山去；他們特雇有一隻船，承他們好意，邀我們分乘。潘嗣裕同志的一小隊，便跨了過去，大家坐得舒適了許多。

開了船，慢慢地，灣了幾灣，已看不見那聖依納爵堂的頂。一路上兩岸青嫩的麥，形成一片絨毯，和綠水相漾着。光明的燦日响亮地照着。大自然在陪我們同樂！過了泗涇，河港漸深漸闊。二三漁船，幾十水鴨，飄浮水面，很覺幽閒。俄而蒼蒼的余山，呈現在眼前了。

五下船身靠在東佘山，我們上岸，一切物件也都搬上了岸，照舊的挑着上山。好容易挑上了東山頂上，再灣下來，停在測量台下面的山腰中。我們就在這裏搭營帳。當晚的晚餐，就把所帶的乾糧，敷衍了過去。吃罷飯，賞月……狂笑。佘山四週的靜，被我們衝破了。熄燈號起，我們才回帳內，於月亮的白光下，下懨息。

次日，黎明，五下鐘吹起身號。穿好衣服，我們都跑上了那最高峯去看日出的美景。有幾位帶着攝影機，攝了幾張。在那高峯的上面，向四週一望，只見那青烟色的縷雲，映在日光中，羣山雄壯地衛護着佘山。向西仰觀那美麗堂皇的新聖堂，俯視雲霧間的村落，銀帶般的河流……村落裏一縷縷的青烟，向着高空飛去。那羣鳥高飛着，我們燒了水，洗嗽畢，把乾糧吞了些下去。旗杆豎好了，國旗團旗都升起來，在那高峯上飄揚着。

時候不早了。我們採辦貨物的同志，提着菜籃向陳坊橋跑去。買菜回來，

同學們都幫着淘米洗菜，至十一時方才起火燒飯。梅修士也幫着我們燒火，這一頓的菜餚，我炒了兩盆肉片，一盆萑芽黃魚，一大碗肉絲蛋湯。至十二下鐘，方才都坐在營門口大吃大嚼起來，鍋底菜盆都吃得朝天，真是另有一種風味。下午休息了一回，我們或去玩小船，或去跑山。有兩位留着守營。回來後，又切菜，淘米，扛水，各有工作。忽然喧嘩一聲，原來在校的同學們也來了。余山，他們即來看我們營地。暮晚正在燒菜時，忽報校長神父來了。我們迎接後，仍各自工作。燒好了菜與飯，我們各營輪請張校長神父晚餐。營帳中搭了三脚架，掛上營燈。張神父與蔡梅兩修士都席地而坐。我們也都坐下晚餐。餐罷，月亮兒已上得很高，幾位同志月下送張神父回余山天主堂。我們舉行了營火。各人都拿了許多稻草與木柴，一直跑到那高峯上，擇定一塊平地，把木柴搭起來，拿稻草引火。慢慢地火大起來了。在堂中住着的同學，看見我們在玩火，他們也把電筒的光射過來，我們也照過去，好像劍仙門劍般的來去白光。

營火燒得很高了，我們大家圍着，一、二、三，唱童軍歌，校歌。已而火愈高，風又急，幾千條蛇，神出鬼沒地亂竄。我們和火焰一般高興，唱罷歌，狂喊，說笑話，把着火的樹柴揮舞。末了，我出來圍着火舞蹈：「飛呀！飛呀！怎樣飛，那樣飛！」我這樣大的孩子，舞唱這幼稚園中的歌兒，自然博得同學的大笑。

露營的第三日，第一小隊由蔡修士率領至松江旅行。我們預定在下午請梅修士率領去參觀佘山新聖堂與天文台。可是我們正在預備中飯的時候，東山脚下的吳家村發生了一件急事。——瞿瞿——警笛聲，同學們急急的吹着。我抬頭一看，滿天通紅，原來失了火。同學們如飛的跑向那山脚去，我也丟了工作，隨着他們跑去。爬過石子船，才到對岸。失火的屋子就在河邊。我們到了對岸，一一的排着單頃式，奮力的往河中汲水澆上。鄉人把牆壁拖倒後，火勢稍遜了些。我們十五個同志與梅修士，仍勇力地把水澆上，火勢漸漸的才制服了。結果是損失了兩間房屋，三隻肥豬，及屋中的日用器物等。火



熄後，我們幫助鄉人把搬出的器物，搬至另屋中去。鄉人們倒是萬分感謝我們。我們回營後，各自洗手洗面換衣衫，然後再燒起中飯來。三時半我們才把中飯煮好。吃了中飯後，我們都已力竭，大家都躺在營中休息，參觀也不去了。晚餐後，我們本預定舉行一更大的營火會，在此最後的一夜，作一「臨別紀念」；但是因了日間的失火，恐怕鄉人們驚怪，所以作罷。

熄燈號吹了。一切都已入睡，惟有那瀝瀝小雨，時落時停地，下了一夜。次日，起身，早餐後，把一切都整理好，這是我們離別佘山的一天。十下鐘物件都下了小船，轉運到後山河岸。我們也慢慢地都跑到天主堂中，在廚房間中燒了午餐。餐後，休息了一回，然後到後山下汽船，直向徐匯逐浪而來；到校時已萬家燈火了。

## 二〇〇 花匠

俞平伯

星期日的早晨，天上有層薄薄的雲彩；那太陽偏喜歡在雲縫裏露出一點溫暖的面孔，來偷看地球。世上許多男男女女奇奇怪怪的事情，都映在他的眼簾裏。他只是旁觀，又是暗笑。我今天閒着沒事，想去看看花。

到了一家花廠門口。柵欄虛掩着，我用手一推，呀的一聲露出一片平地，緊靠西牆，有三間矮屋。旁邊有口井，上面安着轆轤欄口，現出幾條很深的凹紋，是吊桶繩子磨的。場上收拾得非常乾淨，一排一排擺列許多盆花，是些山茶、碧桃、金雀、迎春、杜鵑之類。輕風掠過，一陣陣花草的香氣。冰哩！雪哩！我不多時還看見你們。花開得這般快呀！

一個花匠，年紀不過四十上下，醬色的臉膛顯出些些皺紋，好像也還和善；手拿一把剪刀，腳邊放著一堆棕繩，蹲在地上做工。

他正在紮榆葉梅呢。樹上有稍爲杆杈點的枝子，只聽他的剪刀咯支咯支幾響，連梗帶葉都紛紛掉下。他却全不理會，慢慢的用手將花梢彎轉，差不多要成橢圓形，然後用手掐住，那手拿棕繩緊緊一結。從這枝到那枝，這盆到那盆，還是一樣的辦法。

原來他心裏先有個樣子，把花往裏面填。這一園的花多半已經過他的妙手了。所以都是幾盤幾曲滾圓的一盆，好像同胞兄弟一般。有兩盆花梗稍軟一點，簡直紮成兩把團扇。那種「披風拂水疏亂橫斜」的樣子，只好想想罷了。

但花開得雖是繁盛，總一點生趣沒有；垂頭喪氣，就短一個死。我初進來覺得春色滿園，及定睛一看，滿不是這麼一回事。儘管深紅淺紫鴨綠鵝黃又俏又麗的顏色，裏面總隱著些灰白。彷彿在那邊訴苦，又像求饒的意思，想叫人憐牠，還牠的本來面目。那種委曲冤屈的神情，不是有眼淚的人能看的。真

狠心的花匠！他也是個人啊！

這不過是我旁觀的癡想。花兒不會說話，懂得什麼呢！牠受了痛苦，只有開一朵朵的鮮花，給他賞玩，讓他賺錢。

我不禁問道：『好好的花，紮了，不可惜嗎？』

他說：『先生，你別玩笑啦。這些花從窖裏拿出來，枝枝杆杆，不這麼辦，有人買嗎？你看牆角邊一堆梗子，都是我昨天剪下來的，我的手腳多快。』

我纔知道這都是烘出來的唐花。不然三月天氣，那裏來許多花呢。便問道：『我看不紮倒好，你何必費事？』

他答道：『你不喜歡不行，喜歡的人多着呢。前兩天張大人差個管家來買一百盆花，花剛出房，有許多還沒紮。他們現逼着要，把我忙得手當腳做，纔討他一個喜歡。這碗飯好不容易吃！』

我方纔明白他們原是靠花做買賣，只要得顧客的歡心，管什麼花呢！他

們好比是奴才：鬮人要看這種花，花沒有開，便用火來烘；鬮人喜歡花這個樣子，花不這麼生，便用剪刀來絞，繩子來縛。如果他們不這樣辦，有人誇獎嗎？有人照顧嗎？本來好名氣同黃的白的錢，是世界上頂好的東西！

話雖如此，但是花的可憐總是真的。我既覺得這樣，何以早早晚晚殷勤照顧他的花匠，偏一點不動心，整天的繩兒剪子忙個不住？難道一個人除吃飯穿衣以外，竟沒有別的喜歡東西嗎？我一點不懂。

想到這裏，方要轉身出去；但兩隻腳偏釘在地上，不聽我的命令。我又癡想：倘若有了錢，把許多的花一齊買回，痛痛快快，把繩網束綁的牽纏解個乾淨。魔鬼都死了，只留那可愛的天真，自然的美。

我正想的時候，遠遠聽得烏烏怪叫，我便呆了。一忽兒柵門開處，看見一輛紅色的汽車，裏面有個白鬚的紳士，帶個十三四歲的女孩慢慢下來。花匠一看見，便搶上去，滿面堆笑道：『您老帶著小姐來得這樣早啊！』那一種肉

麻的神氣，不是能夠比方的。然而我方且自幸我不是關人，他還沒有用那種面孔來對我，叫我不能哭不能笑。

忽然驀地裏澎騰的一聲怪響。

我那時分，早已癡癡的出神，忘記在什麼地方，是什麼時候了；被午炮一聲，方纔驚醒。我站在這裏，已經快有兩點多鐘的光景，紅炎炎的太陽，正曬在我的頭頂。我好像有許多沒頭緒的心思，只是說不出，直瞪着眼睛，看許多花在陽光底下淌淚。停了半晌，把眼一低，慢慢的轉身踱出。那匠人還是繫他的花，猛然一抬頭，露出深黃的牙齒，對我嘻嘻一陣冷笑。

選自新潮

註 ○亦作堂花。其法：用紙徧糊密室，鑿地作坎，坎中盛沸水，將所烘之花，用緹竹支住於水面，再培溉牛溲硫磺等物，經熱氣薰蒸，更扇動微風，使其得到適當溫度，在短時期內，即能放花。

## 一一 廬山日記

胡適

一七，四，九。

昨夜大雨，終夜聽見松濤聲與雨聲，初不能分別，聽久了才分得出。有雨時的松濤與雨止時的松濤，聲勢皆很夠震動人心，使我終夜睡眠甚少。

早起，雨已止了，我們就出發。從海會寺到白鹿洞的路上，樹木很多，雨後青翠可愛。滿山滿谷都是杜鵑花，有兩種顏色，紅的和輕紫的，後者更鮮豔可喜。去年過日本時，櫻花已過，正值杜鵑花盛開，顏色種類很多，但多在公園及私人家中見之，不如今日滿山滿谷的氣象更可愛。

到白鹿洞書院。舊址前清時用作江西高等農業學校，添有校舍，建築簡陋潦草，真不成個樣子。農校已遷去。現設習林事務所，附近大松樹都釘有木片，寫明保存古松第幾號。此地建築雖極不堪，然洞外風景尚好。有小溪，淺

水急流，鏗淙可聽。溪名貫道溪，上有石橋，卽貫道橋，皆朱子<sup>①</sup>起的名字。橋上望見洞後諸松中一松，有紫藤花直上到樹杪，藤花正盛開，艷麗可喜。

從白鹿洞到萬杉寺。古爲慶雲庵，爲「一律」<sup>②</sup>居，宋景德中有大超和尚手種杉樹萬株，天聖中賜名萬杉。後禪學<sup>③</sup>盛行，遂成「禪寺」。

今所見杉樹，粗僅如瘦腕，皆近年種的。有幾株大樟樹，其一爲「五爪樟」，大概有三四百年的生命了。指南<sup>④</sup>說：「皆宋時物，」似無據。

從萬杉寺西行約二三里，到秀峯寺。寺中頽廢，令人感嘆。然寺外風景絕佳，爲山南諸處的最好風景。寺址在鶴鳴峯下，其西爲龜背峯，又西爲黃石巖，又西爲雙劍峯，又西南爲香爐峯，都嶽奇可喜。鶴鳴與龜背之間有馬尾泉瀑布，雙劍之左有瀑布水，兩個瀑布遙遙相對，平行齊下，下流入壑，匯合爲一水，迸出山峽中，遂成最著名的青玉峽奇景。水流出峽，入於龍潭。崑三與祖望先到青玉峽，徘徊不肯去，叫人來催我們去看。我同夢旦到了那邊，也徘徊不肯



離去。峽上石刻甚多。有米芾<sup>⑥</sup>書「第一山」大字，今鉤摹作寺門題榜。

由秀峰往西約十二里，到歸宗寺。我們在此午餐時，已下午三點多鐘，餓的不得了。歸宗寺爲廬山大寺，也很衰落了。

我們吃了飯，往游溫泉。溫泉在柴桑橋附近，離歸宗寺約五六里，在一田溝裏，雨後溝水渾濁，微見有兩處起水泡，卽是溫泉。我們下手去試探，一處頗熱，一處稍減。向農家買得三個鷄蛋，放在兩處，約七八分鐘，因天下雨了，取出鷄蛋，內裏已溫而未熟。

此地離栗里<sup>④</sup>不遠，但雨已來了，我們要趕回歸宗，不能去尋訪陶淵明的故里了。

晚上在歸宗寺過夜。

節自胡適文存三集

註

① 指白鹿洞書院。

② 宋朱熹曾在白鹿洞書院講學。

③ ④ 律宗禪宗皆佛宗。

⑤ 廬

山指南。

⑥ 宋之書家。

⑦ 屬江西星子縣。俗傳謂有陶淵明故居。

## 河伯娶婦

劉秩升

地點

河岸上。

佈景

河水汪洋，水聲嗚咽。岸上有齋宮一所，宮外搭廣棚，棚的正中置有香案，香煙繚繞，籠罩着上寫「河伯之神位」的一個牌位。兩旁放幾個座子。各處結綵，音樂之聲悠揚不絕。

人物

巫婆——年約七十，精神極好，舉止詭譎。

巫女——數人。

三老——鄉紳氣度，外表似老成持重。

廷掾——貌似謹愿而狡猾。

鄣令——西門豹，性幽默，極愛民。

某氏女——年十六七，姿容性質均好，係農家女。

某女弟——年十三四。

某女母——年約五十，鄉間忠厚婦人。

吏役——數人。

觀衆——很多。

開幕時，悠揚的樂聲從廣棚裏溢出，棚外人頭攢集，壅塞了棚門。一陣吏役喝道聲，接着幾個吏役引導鄣令西門豹上來，羣衆閃開，留出一條通路，同時，由人叢中起了嘈雜的掌聲；棚裏閃出巫婆，巫女，三老，廷掾等幾個人，慌慌張張的把鄣令迎接入座。

巫婆 今天蒙大人光臨，實在榮幸得很！

鄴令 這是大典，我那有不來的道理？

三老 總是大人精神好，所以事事親臨。這裏一切還須大人指點。

鄴令 我初到這裏，事事不得頭緒；只是見得到的，却不會客氣。（靜默一會，向四下

裏看一切佈置。）像這樣佈置，總算過得去；大概需多少花費，可也有一些統計麼？

巫婆（神色驚疑，目光由邑令到三老，廷椽，轉一了個圈子。）這個……這個……有統計……

鄴令 究竟每年要費多少？

廷椽 大概幾百萬……

（話沒說完，巫婆對他使了個眼色，他就不往下說。）

三老 大概百萬錢足夠了。

巫婆 是的，也不過百萬上下。

鄴令 啊！百萬麼？這數目不小！但是常年從百姓那裏收斂所得的錢，不是有四五百萬麼？怎麼說不過百萬？

巫婆（目光又轉個圈子，神色比以前還要窘些。）這個……這個……

三老，廷椽 這當然不是確數。

鄴令（微哂）多花些也不算什麼。好在爲百姓除疾苦，百姓是樂輸的。——今年新娘子如何？只這一點可要仔細。河伯不高興時，是關係全邑安危的；我一定要看一看。——還在齋宮裏麼？

（巫婆忙吩咐巫女四人去取新娘子。忽地棚外一陣人聲雜亂。西門邑令神色不寧，派兩個吏役到外面去探詢。不多時，一個吏役回來，帶上一個十三四歲的孩子。）

（那孩子號啕痛哭，只是斷斷續續的喊着媽媽。）

吏役（指孩子。）這是新娘子的弟弟，他母親方纔投河自盡了，現在正在營救，死活還說不定。

鄒令 孩子，不要哭了，哭也是枉然！你今年多大歲數？家裏有些什麼人？你可以告訴

我。

孩子（聽得有人問話，纔抬起頭來，漸漸止住了哭聲，環顧四座，似乎明白這是什麼所在，便抽抽咽咽的答着。）我今年十四歲，家裏只有父親，母親，姐姐和我四口，……

（哭。）

（巫婆等只是目不轉睛的看着，不出一聲。）

鄒令 不要哭了！我且問你，你的母親爲什麼要投河？

孩子 我的家庭本來很快樂的。自從前十多天我的姐姐被選入齋宮後，同時我父親也因為不能交足錢賦被捉到官裏去了。（看了看三老。）我母親一天到晚總是過着眼淚洗面的生活，精神有些失常。今天爲要看看我的姐姐，跟着大衆到這裏來，不提防她却……投了河！（哭。）

巫婆 你母親也太不解事了！你姐姐在齋宮裏穿的是綺羅衣裳，喫的是牛酒飯食，比起在你家好得多呢。（回過頭去看了看嫁女的牀席妝奩。）你看這些東西，你家裏有麼？這都是你姐姐享受的。

孩子 享受麼？說那裏的話，簡直是葬身魚腹啊！……（吏役和觀衆簇擁着抬上某氏女的母親的屍身一具。孩子一見，撲上前去，哇的又哭起來。巫婆，三老……以至邑令，都

愀然正色。）

鄴令（望着羣衆。）看她心口還留有熱氣麼？

羣衆 沒有了，人是已不中用的了！

（全場黯然，音樂也停奏了。這時，巫女引

某氏女進來，某女面容慘白，眼旁略帶紅

暈，身穿新衣裳，舉動雖嫵娜有致，但精

神大減。經巫女引見邑令，三老……等後

，她聽到弟弟的哭聲，轉眼過去，便看見

她母親的屍屍，雖然她還不會明瞭底細，

可是她心不自主的湊近幾步，哭作一團

了。）

鄴令（向姐弟。）不要這樣的哭了。（轉向

吏役。）把這老婆婆的屍身移在一旁吧！

巫婆三老 移在一旁好了，今天是河伯的喜事

呢。（吏役將屍身移過，某女姐弟不放鬆的

追哭着，棚內外的人都在暗地彈淚。結果，

巫婆使了個眼色，幾個巫女上前去將某女拖  
回來。）

巫婆（看了看日影。）時辰不早了，該着手

一切了。

（某女依舊哭着，樂聲又復奏起來，巫婆等

忙着整理牀席妝奩，浮在河上，預備送女

上去。）

鄴令 且慢，我看今年這個新娘子似乎有些不

稱。鄴城這麼大，豈沒有好女子，竟把這樣

平庸的姿色來充數麼？我的意見還是換一個

好。

巫婆 這恐怕不行，佳期有定日，恐怕河伯不

能久待的。大人，你不要惹河伯發脾氣罷！

鄴令 這有何難！你和河伯有相當的交誼，就

麻煩你走一趟，通知河伯，改過佳期，請他

等一等好了。（指着棚外的河。）

巫婆 (侷促，不肯。)

鄴令 這當然沒有什麼難的。新娘子能去，你不能去麼！(佻笑向吏役。)時間不容延誤，把她送下河去！

(巫婆掙扎無效，終究被送到河中，霎時間被洪濤淹沒了。——音樂停止了。場中空氣沈寂了好一會。)

鄴令 (有些不耐煩。)去了這半晌，怎麼還不見回來？(指着近旁的三個巫女。)再送下她們三位去探一探，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巫女都求饒。但是，轟的連響幾次，人身已在巨波中不見了！——又沈默了一會。)

鄴令 她們都不中用哪！再請三老下去看一看吧！

三老 大人不要性急，還是……(幾個人七手

八脚的不容他分說，把他投入河中，他也隨波浪去了。)

鄴令 (對廷椽和其餘的巫女。)也請你們幾位一起去吧！

(廷椽率領巫女搶前幾步，腿兒一軟，跪下了。)

廷椽，巫女 請大人開恩吧！……仁慈的大人

！我……我們是無辜的，……赦我們萬死！

(觀眾都屏息凝視着，彷彿泥的塑像。)

廷椽，巫女 請大人饒恕了我們！……我們是無知的！……我們再也不敢……

鄴令 也罷！你們既這樣不願去，也就隨你們的便，待以後再說吧！……但是，他們幾個人既在河伯那裏久留，我們不能久候了，只好回去等待他們的音信。

(帶幾個吏役下。衆人如夢初醒，正待散去

，棚前忽現告示一紙：

查河伯娶婦，一實無其事。巫祝，三老等歲歛錢數百萬，藉此自肥，葬送良家女子，煽惑鄉里人心，實屬罪不可恕！爰將巫祝三老投之洪流，以謝地方；其從犯延祿，巫女，暫予緩究。凡我鄴邑百姓，其各安居樂業，勿相驚擾！此諭。鄴令西門豹。

觀衆（看了告示，歡呼口號：）

打倒殃民自肥的巫婆和三老！

打倒喫人的惡俗——河伯娶婦！

歡迎鄴令的新政策！

建設新鄴邑！

選自我是燕子

註

①三老是掌教化的鄉官。②延祿是佐貳之官。③鄴是古代縣名，在今河南臨漳縣境。令是縣長的意思。④西門豹是戰國時魏人。西門豹革除鄴地河伯娶婦的惡習，這事見於史記。

## 一三一 蘆筐裏的嬰孩

沈則寬

當時，義撒厄爾有生養的人家，只怕生男，不嫌生女。⊖因爲生了個男兒，便是心疼不捨，也要硬着心腸，把他活活的送至河濱，拋入水中淹死。所以今天張家拋兒，明天李家棄子。近地的大河小港，處處有孩屍蕩漾水面，浮泛中流。沿河一帶，常有婦人女子，徘徊躑躅；有的雙手捧着兒子流淚的，有的空著手望河中痛哭的，有的眼淚汪汪回歸舊路的，有的數人陪著勸慰的。最可憐的，那大人小孩的哭聲相應互傳，聽了心如刀割，幾乎腸斷千迴。

同時有個勒未族⊖人，名叫亞末耶，妻子名叫若加伯得。頭胎生下個女兒，名叫瑪利亞；第二胎生個男兒，名叫亞耶。第三胎所生也是個男兒，生的面方耳大，一雙慧眼，比衆精瑩；而且嘴若櫻桃，鼻如懸胆，仔細看來，長大起來，一定是個偉器。若加伯得不忍拋棄水中，藏匿在家，偷著哺養，一連三個月，真的



人不知，鬼不測，做的十分機密。後來小娃子身體日長，哭聲洪亮，生怕外邊的人，覺察報官，免不得全家都要受累；量時度勢，真的不能再藏在家了。但是養到怎大，仍要拋棄，心上更覺不忍。

那一天靜坐在家，左思右想，忽然想出一個計策來：忙將蘆葦編成小籃，狀似船形，外面用油灰嵌縫，塗了瀝青，使不進水；裏面舖著一條小褥。然後把小娃子安放籃中。四面空處，用布填塞，令孩居中，不致歪倒一邊。又把蓋子罩上，自己雙手抱了出門，叫長女瑪利亞一同跟到河邊，找個蘆葦叢雜的區處，輕輕的把籃子浮放水中，回頭吩咐瑪利亞道：『好女兒！你在這裏躲著守望，看有人來救你的弟弟沒有？回來告訴我。我不便同你等在這裏。』說畢，眼淚汪汪的，立起身來要走；回頭又望了幾望，便一徑回家去了。

少刻，法勞的公主，同著幾個宮娥內監，沿河閒走納涼。正在觀玩間，忽見蘆洲內一物，汎汎浮沉。公主問是什麼東西，衆人答應：看不清楚。就有一個宮

女捲袖撩衣，爭先走下岸去，折一根長幹的蘆葦，忙把這物撥近跟前。仔細一看，是個蘆筐，不知內中放著些什麼東西。就丟了蘆幹，伸長雙手，放開十指，一把抓住，拖上岸來，送至公主面前。公主忙命人把筐蓋揭去，衆人應命揭開，各自探頭諦視，都嚇的心中一跳。原來是個眉清目秀的寧馨兒。小手雙叉，小嘴半開，桃腮上微帶著一點愛容，秋波內半含著兩行嬌淚，似有乞憐告苦的形狀。衆人見了，都起了個憐愛之心。公主也嘆口氣道：「這明是義撒厄爾的兒子。可憐若不遇見了我們，不是枉死了麼？這樣的小孩子，怎捨得活活的送他到死地。左右替我抱了出來，再作道理。」

瑪利亞躲在一邊，探頭看的明明白白。聽到這裏，忙挺身而出，走到公主跟前道：「公主慈心，要收養這個遺孩，可要僱個奶媽麼？」公主道：「怎的不要？」瑪利亞道：「當真要的，小女倒有個奶媽在這裏，可以推薦。不知公主合意麼？」公主道：「你既然有個奶媽，便去替我找來，交他喂養便了；有什麼不

合意！瑪利亞聽說如此，忙轉身跑回家裏，急忙忙的向母親說知了這件事。若加伯得聽說，喜的說不出話來，忙跟了瑪利亞，到公主跟前。襖衽相見畢，公主問道：『你可就是要領娃子的麼？』答應道：『賤人便是。』公主命左右，把娃子交與她喂養，囑咐她：『好生照應；後來重重的賞你。』說畢，就回宮去了。若加伯得聞言，心中暗喜，抱了兒子，仍舊回家。到了家裏，便小心哺養。這一回，不像從前遮遮掩掩了，竟大模大樣的留養在家。自幼教訓他敬畏天主，修德立功。撫養了多年，那小娃子已長大了。便送至宮中，交還公主。公主見娃子長的粉團似的，更加寵愛，收爲義子，取名叫做梅瑟，解釋水中救出的意思。時在公元前一千七百二十五年。

節自古史參攷

註

○當時義撒厄爾人民僑居在厄日多（卽埃及）國。國王見他們人口繁盛，恐能危害本國，就想出種種殘酷方法，阻止他們人口的發展，甚至強迫他們把男孩淹死。

○義撒厄爾人民分十二族；勒未是十二族中的一族。

一四 亞滿

蕭若瑟

亞滿是亞蘇路皇的大臣。當初亞蘇路皇很寵愛他，賞賜他富貴尊榮，超出羣臣以上。看當時的光景，誰不說亞滿是個福人呢？誰不想他是平安快樂的呢？豈知他心裏驕傲不過，以致不得平安，不得悅樂。因為他看見了一個如德亞人，<sup>⊖</sup>名叫瑪爾道各的，在朝廷門前坐着，當他路過的時候，不肯起來朝拜他。爲這一點子小事，亞滿就忍不住了，好像受了什麼大委屈似的，忿忿不平，發下誓，必要報仇，不但要殺瑪爾道各一個人，凡他同鄉共井的人，一概都要殺。我們想想：當着這個時候，亞滿心裏是何等擾亂，何等憂苦呢。一個尋常人在他跟前，失了一點禮貌，他便忍不過去；當時的富貴尊榮，都嘗着沒有滋味了！真如聖經上說的：惡人的心，如同大海裏的波浪，是不會平定的。

亞滿既定了計要殺如德亞人，就上朝求皇上准許。皇上就准許了。他又

打算把瑪爾道各懸在高架子上吊死，就先在自己本院裏，豎起這高架子來。虧了天主保護如德亞人，救了他們一命，又壓伏了亞滿的驕傲，顯揚了瑪爾道各。

有一夜亞蘇路皇輾轉不安，睡不着覺，就起來，命人給他念本國的史記聽聽。那人開卷一念，恰好念的是瑪爾道各的故事，說當初怎麼有兩個太監，謀算造反，被瑪爾道各探明了，稟明了皇上，就把兩個太監殺了。皇上一聽這回事，就問左右的人說：「瑪爾道各這功不小，曾受了什麼賞呢？」左右的人答說：「瑪爾道各到如今並沒有受賞。」恰好那時亞滿早上了朝，想求皇上吊死瑪爾道各。皇上聽見說亞滿來了，就叫他到面前，問他說：「皇上若願意光榮一個人，該怎麼辦法呢？」亞滿一聽這話，暗想皇上要光榮的人，不是別人，必是自己，開口答說：「皇上要光榮一個人，該叫他穿戴皇上的衣冠，騎上皇上的御馬，命一位當朝一品的大臣，給他執鞭攬轡，遊行街市，喊叫着說：

皇上願意光榮的人，就受這樣的光榮！亞蘇路皇對亞滿說：「你說的不錯，恰合我的意思。快取御服御冠御馬來。我願意全照你的話，光榮瑪爾道各。你本是當朝一品的大臣，應當你給他牽馬遊街。」我們想當時亞滿一聽這話，心裏的忿怒嫉妬，誰能說得來呢。但皇上既出了命，他不得不依；於是攘臂忍辱，依着辦了。他的驕傲受了這極大的羞辱；光受羞辱不算，後來還死在他給瑪爾道各預備的那個高架子上。

亞滿這個故事，真是驕傲人的一張好畫圖。驕傲人貪圖光榮，反受羞辱；高着眼孔，小看別人，究竟反受別人的小看。這是驕傲自然的報應。

選自崇修引

註

○波斯國王，在公元前第五世紀。

○當時如德亞國被滅，人民被擄在外；嗣後波

斯王准如德亞人回去，復興祖國。

## 一五 小河

周作人

一條小河，穩穩的向前流動。  
經過的地方，兩面全是烏黑的土，  
生滿了紅的花，碧綠的葉，黃的實。

一個農夫背了鋤來，在小河中築起一道堰，  
下流乾了；上流的水，被堰攔着，下來不得；  
不得前進，又不得退回，水只在堰前亂轉。  
水要保他的生命，總須流動，便只在堰前亂轉。  
堰下的土逐漸淘去，成了深潭。  
水也不怨這堰，——便只是想流動。

一日，農夫又來，土堰外築起一道石堰。

土堰塌了；水衝着堅固的石堰，還只是亂轉。

堰外田裏的稻，聽着水聲，皺眉說道：

「我是一株稻，是一株可憐的小草。

我喜歡水來潤澤我，

却怕他在我身上流過。

小河的水是我的好朋友，

他曾經穩穩的流過我面前，

我對他點頭，他向我微笑；

我願他能夠放出了石堰，

仍然穩穩的流着，

向我們微笑；

曲曲折折的儘量向前流着，



經過的兩面地方，都變成一片錦繡。

他本是我的好朋友，——

只怕他如今不認識我了；

他在地底裏呻吟，

聽去雖然微細，却又如何可怕！

這不像我朋友平日的聲音，

——被輕風攙着上沙灘來時，

快活的聲音。

我只怕他這回出來的時候，

不認識從前的朋友了，

便在我身上大踏步過去，

我所以正在這裏憂慮。」

田邊的桑樹，也搖頭說：

「我生的高，能望見那小河。——

他是我的好朋友，

他送清水給我喝，

使我能生肥綠的葉，紫紅的桑葢。——

他從前清澈的顏色，

現在變了青黑；

又是終年掙扎，臉上添出許出瘳癢的皺紋。

他只向下鑽，早沒工夫對了我點頭微笑。

堰下的潭，深過了我的根了。

我生在小河旁邊，

夏天曬不枯我的枝條，

冬天凍不壞我的根。

如今只怕我的好朋友，

將我帶倒在沙灘上，

拌着他捲來的水草。

我可憐我的好朋友，

但實在也爲我自己着急。」

田裏的草和蝦蟆聽了兩個的話，

也都歎氣，各有他們自己的心事。

水只在堰前亂轉；

堅固的石堰，還是一毫不搖動。

築堰的人，不知到那裏去了。

二六 楊志賣刀

施耐庵

楊志回到客店中，又住幾日，盤纏都使盡了。楊志尋思道：「却是怎地好？只有祖上留下這口寶刀，從來跟着酒家，如今事急無措，只得拿去街上貨賣得千百貫錢鈔，好做盤纏，投往他處安身。」

當日將了賣刀，插了草標兒，上市去賣。走到馬行街內，立了兩個時辰，並無一個人問。將立到晌午時分，轉來到天漢州橋熱鬧處去賣。

楊志立未久，只見兩邊的人都跑入河下巷內去躲。楊志看時，只見都亂攏口裏說道：「快躲了！大蟲來也！」楊志道：「好作怪！這等一片錦城池，却那得大蟲來？」當下立住脚看時，只見遠遠地黑凜凜一條大漢，喫得半醉，一步一顛撞將來。楊志看那人時，原來是京師有名的破落戶潑皮，叫做沒毛大蟲牛二。專在街上撒潑，行兇撞鬧，連爲幾頭官司，開封府也治他不下，以此滿

城人見那廝來，都躲了。

却說牛二，搶到楊志面前，就手裏把那口寶刀扯將出來，問道：「漢子，你這刀要賣幾錢？」

楊志道：「祖上留下寶刀，要賣三千貫。」

牛二喝道：「甚麼刀！要賣許多錢！我三十文買一把，也切得肉，切得豆腐！你的刀有甚好處，叫做寶刀？」

楊志道：「洒家⊖的，須不是店上賣的白鐵刀。這是寶刀。」

牛二道：「怎的喚做寶刀？」

楊志道：「第一件，砍銅剝鐵，刀口不捲；第二件，吹毛得過；第三件，殺人刀上沒血。」

牛二道：「你敢剝銅錢麼？」

楊志道：「你便將來剝與你看。」

牛二便去州橋下香椒舖裏，討了二十文當三錢，一垛兒將來放在州橋欄干上，叫楊志道：「漢子，你若剝得開時，我還你三千貫！」

那時看的人，雖然不敢近前，向遠遠地圍住了望。

楊志道：「這個直得甚麼！」把衣袖捲起，拿刀在手，看得較準，只一刀把銅錢剝做兩半，眾人都喝采。

牛二道：「喝甚麼采！你且說第二件是甚麼？」

楊志道：「吹毛得過。若把幾根頭髮，望刀口上只一吹，齊齊都斷。」

牛二道：「我不信！」自己頭上拔下一把頭髮，遞與楊志，「你且吹我看。」

楊志左手接過頭髮，照着刀口上，盡氣力一吹，那頭髮都做兩段，紛紛飄下地來。眾人喝采。看的人越多了。

牛二又問：「第三件是甚麼？」

楊志道：「殺人刀上沒血。」

牛二道：「怎麼殺人刀上沒血？」

楊志道：「把人一刀砍了，並無血痕，只是個快。」

牛二道：「我不信！你把刀來剝一個人我看。」

楊志道：「禁城之中，如何敢殺人？你不信時，取一隻狗來殺與你看。」

牛二道：「你說殺人，不會說殺狗！」

楊志道：「你不買便罷！只管纏人做什麼？」

牛二道：「你將來我看！」

楊志道：「你只顧沒了當。酒家又不是你撩撥的！」

牛二道：「你敢殺我！」

楊志道：「和你往日無冤，昔日無仇，一物不成，兩物現在。沒來由殺你做

甚麼？」

牛二緊揪住楊志說道：「我偏要買你這口刀！」

楊志道：『你要買，將錢來！』

牛二道：『我沒錢！』

楊志道：『你沒錢，揪住洒家怎地？』

牛二道：『我要你這口刀！』

楊志道：『我不與你！』

牛二道：『你好男子，吃我一刀！』

楊志大怒，把牛二推了一交。牛二爬將起來，鑽入楊志懷裏。楊志叫道：『街坊鄰舍，都是證見。楊志無盤纏，自賣這口刀。這個潑皮強奪洒家的刀，又把俺打！』街坊人都怕這牛二，誰敢向前來勸？

牛二喝道：『你說我打你，便打殺，直甚麼！』

口裏說，一面揮起右手，一拳打來。楊志霍地躲過，拿着刀搶入來，一時性起，望牛二額根上搠個着，撲地倒了。楊志趕入去，把牛二胸脯上，又連搠了兩



刀，血流滿地，死在地上。楊志叫道：『酒家殺死這個潑皮，怎肯連累你們潑皮！既已死了，你們都來同酒家去官裏出首。』坊隅眾人慌忙攏來，隨同楊志，徑投開封府出首。⑤

節水滸

註

①北宋建都在開封。水滸一書寫的是北宋的事。②酒家是「我」的意思。③水

滸一書，以文學的觀點而論，固是傑作；但以教育的道德的觀點而論，却是誨淫誨盜，不足為訓。即以本節言之，沒毛大蟲牛二，固是可惡，但楊志殺人，却也不該。

## 一七 漁家

楊振聲

一個春天的下午，雨聲滴瀝滴瀝的打窗外的樹。那雨已經是下了好幾天了，連那屋子裏面的地，都水汪汪的要冒出水來。這一間草蓋的房子，在一顆老槐樹的旁邊，房子上面的草，已是很薄的了；還有幾處露出土來；在一個屋角的上面，蓋的一塊破蓆子。那屋子裏面的牆，被雨水潤透，一塊一塊的往

下落泥。那窗上的紙經雨一洗，被風都吹破，上面塞的一些破衣裳，所以那屋子裏面十分慘淡黑暗的了。

屋子的牆角，放着一張破床，床上坐的一個女人，有三十多歲，正修補一架打魚的破網。旁邊坐着一個八九歲的女孩子，給他理線。床頭上還躺着一個小孩子，不過有一歲的光景，仰着黑黃的臉兒睡覺。那女人織了一回網，用手支着腮兒出一回神。回身取一件破襖，給那睡覺的小孩子蓋好，又繃着眉兒出神。

那女孩子抬頭望見他母親的樣子，便說道：『媽媽！爸爸出去借米，怎麼還不回來？我的肚子餓……痛……哎喲！』說着便用手去捧肚子。

那女人接着說道：『好孩子！你別着急，你爸爸快回來了。』

那女孩子又接着問道：『爸爸是上張家去借米的麼？』

那女人道：『是的，上次借了他家的米，不曾還他，這次還不知道肯再借

嗎……』

那女孩子道：『那一天我到張家去玩。他家的蓉姐姐拿饅饅喂狗；我問她要一塊吃，她倒不給我。』

她母親道：『罷呀！人家有錢！命好！』

那女孩子道：『我們因爲甚麼沒有錢？怎麼就命不好？』正說着，一陣雨水從那屋頂上淋了下來；淋了那女孩子一身，那女孩子不覺的打了個寒噤，說道：『不好了！屋子上面的蓆被風吹掀了。快把床挪一挪罷。』說完，便同她母親來拉床。正忙着，一個三十多歲的男人，打着一把破傘，通身的衣裳都濕了，走了進來。那女孩子叫道：『爸爸來了！爸爸，你借了米回來嗎？』那男人夾着肩膀，顫聲說道：『沒……沒……』

那女人着急道：『我們兩天沒有動火了，又沒處再去借米，總不能等着餓……』這句話倒說的那女孩子想起餓來了；她哭道：『爸爸餓……餓死

……我！

那男人拭眼說道：「你乖，別哭！等到天好了，我打魚賣了錢，就有得吃了，不挨餓了！」說着，只聽哇的一聲，床上睡覺的小孩子也醒了。那女人忙的抱了起來，給他奶吃。但是那小孩子啣着奶子在口裏，只是不住的哭。那女人拿下奶子看了一看，道：「哎喲！這奶子沒得湯了！怪不得他哭呢。這怎麼……」說着，便用袖子去拭眼。那女孩子看見她母親哭了，越發哭個不住。那男子包着眼淚，轉了臉，往上望那房子上面的窟洞。

那時已是黃昏了，雨漸漸的住了，但是還沒開晴。忽聽門外叫道：「王茂，你的漁旗子稅還不快納麼？」說着，一聲門響，進來了一個穿藍軍衣的人，手裏拉着一根馬棒，嘴裏吸着紙烟，挺着胸腹，捧着個大辮子，一搖一擺的走進來。王茂見是一位水上警察，就帶了幾分怕，忙陪笑道：「老爺！我這裏連飯都沒得吃，那裏有錢上稅。再等幾天我給你送去罷。」那警察從鼻子裏哼出兩

道烟，慢慢的說道：「你有沒有吃，我不管；這漁旗子稅總是要納的。難道你說沒有飯吃，就不納稅嗎？沒有飯吃的人多着呢，那一個敢不納稅來。快點！我若回去稟了老爺，辦你個抗稅的罪，你就擔不了快些罷！」

王茂道：「我前些日子預備了兩塊大洋，這幾天沒的吃，還沒敢動用。等着再借三塊，一遭兒給你送去。或是……你暫且光拿這兩塊去。」

那警察道：「不成，得一塊兒交齊。」

王茂道：「老爺！我今年時氣不好，上一次下了網，又教旁人把魚偷了去，連網都割去了，所以我……」

那警察不等他說完，便接口道：「胡說，有我們水上警察，那一個還敢偷魚。難道我們偷了你的魚不成！你分明抗稅，還要胡說。非帶你見我們老爺去不成。——快走，——不成。」說着，拉了他就要走。

那女孩子原是哭着的，後來看見那警察來了，她便嚇的跑到她母親的

背後，一聲也不敢哭了。如今那警察要帶她的父親，她怕的又哭起來了。那女人也急了，把小孩放在床上，跑來求那警察道：『老爺饒了他罷！你若把他帶走……我們一家……都要餓……死了！』那警察仰了臉，只作不理，說道：『走走！別費話啦。』說着，拉了王茂就走。嚇的那女人孩子一齊哭起來。那時雨又下大了；泅泅聲與哭聲相和着。

忽然嘩喇一聲，接着那小孩子哭了一聲，就無動靜了。那女孩子哭喊道：『後牆被雨沖倒了，弟弟……』

王茂聽了，哀告那警察道：『你放了手！我看看我的孩子再走！』那警察那裏聽他，拉着就走了。那女孩子還在後面哭着叫：『爸爸……媽媽……媽媽暈過去了……哎呀！』

那時天已昏黑，王茂走的遠了；還聽得他的女孩子哭叫之聲，被風送到他的耳朵裏，時斷時續的。

## 二八 父子

巴金

『爸爸怎麼人家不到我們這邊來呢？』孩子疑惑地，帶了點失望地問他的父親。他站在父親的身邊，面前是兩個籬筐，裏面裝了好幾顆白菜和一堆番茄，每一樣稀稀的裝不滿半個籬筐。

『你不要性急咧！慢慢兒，人家就會來了。』父親帶笑地回答說，把手在孩子的頭上拍了一下。他的笑有些兒勉強。他不知不覺地把眼光去看那籬筐：幾顆枯萎的蟲蛀過的白菜躺在那裏面。他又看那番茄：番茄也不行，有兩個開始在壞了。這一看就把他的希望打消了不少，他的心馬上就陰沈沈起來了。

他等待着。他默默地望着那過往的人。他看見一個人走近來，就連忙做一個笑臉來歡迎他或她。但沒有用處。那人終於做了別人的主顧。沒有誰肯

走過來在他的籬筐裏翻弄翻弄。他也有些着急了。人家看不上他的菜，這樣的東西，人家完全看不上眼。人家甚至不肯走過來，向他問價錢。但是他今天把這些菜賣不出去，又怎麼辦？他真正着急起來。他看見人，就高聲叫嚷着。他還用了不自然的聲音，向人誇示他的菜是怎麼好，怎麼好。

『爸爸，我們幾時回家去呢？』孩子又在旁邊問了。孩子擡起那一張黑瘦的臉，用那一對黑眼睛看他。孩子似乎不懂得：他們兩個爲什麼應該在這街角白白地站這許久。孩子只盼望着能夠早些回家去。

『小寶，不要心焦，賣完了菜，我們就回去！』父親望着孩子憂鬱地笑了。不過孩子似乎還分辨不出：這笑和別的笑有什麼大分別。他就蹲下去把手伸在籃裏弄着一個番茄玩。父親看着孩子這樣做，並不去干涉。父親的心在別處。他在想另外的事情。

『幾時纔賣得完呢？』孩子想到這個，又擡起頭追問了他。只想能够馬



上就伴着父親回去。父親這一次回答不出來。他自己也想找一個人來問問看，找一個人來回答他。

父親的茶依舊平靜地躺在籬筐裏；父親的心却在家裏和街角兩處跑，跑得很匆忙，因此就使得他的額上滴下了汗珠。

孩子完全不覺得，他也不再問什麼了。他站起來離開父親，跑到前面人叢中去了。父親不說話，只是用眼睛跟着他，過後就把手不住地在短衣上面擦。這短衣是破爛的，上面黏了不少的塵垢。

一個年青的女子走過來，在他的籬筐裏摸索了一番，問了價錢。他快活地想希望來了。但是她並不還價，把一個番茄拿起來，又擲進了籬筐裏，口裏咕嚕着就逕自走開了。他想說話挽留她，但他却只是癡呆似地望着她的背影。

這時孩子跑了回來，眼睛發了光，他熱烈地說：『爸爸，我肚餓。我要喫——』

——孩子一定是看見別人在喫什麼東西，他也想喫，就跑回來向父親討錢去買。但是父親却把孩子的話打斷了，他說：『小孩子這樣容易肚餓是不行的。大人都沒有東西喫，小孩子也應該忍耐一下。』

父親說到這裏却說不下去了。他的肚皮開始在發痛，而且叫喊起來了。他知道那東西在作怪。他要忍耐也不容易，何況那孩子。沒辦法，他只有把兩隻手用力在胸膛上擦，臉色有些兒不好看。

『爸爸，你幹什麼？』孩子拉着父親的衣角驚訝地問道。

『肚皮痛，我昨天喫多了東西。所以小孩子要學會忍耐纔行。多喫了東西就要肚皮痛！』父親裝出一種嚴肅的聲音說：『喫飽了，肚皮就要痛。』

孩子有點不相信父親的話。他明明記憶着：昨天一天，他們一家人就只喝了兩碗白粥。他從來就沒有喫飯過。昨天上午父親喝一碗粥，母親喝一碗，祖母喝一碗，他喝一碗不夠，粥就光了。下午也是這樣。他驚訝地望着父親，他

不明白父親幾時多喫了東西。

『小寶，你不怕肚皮痛嗎？』父親故意做出嚴肅的樣子看孩子，再問了這一句話。

『爸爸，我不喫東西了。』孩子忽然這樣大聲說。過後他掉頭想了想，又自語似地加了一句。『奇怪！不喫東西，餓起來，肚皮也會痛。』

『胡說！』父親擺出莊嚴的面孔責斥了孩子。

孩子不再纏父親了。父親在旁邊看見這孩子，却默默地流下眼淚來。

『爸爸，主顧來了。』孩子忽然歡喜地拉着父親的衣角說。

一個娘姨模樣的女人提了一個茶籃走來。她在籬筐前面站住了。她彎着身子伸手去摘白茶。一面問：『多少錢一斤？這樣壞的白茶！』

父親用戰抖的聲音回答了。他要的價是極便宜的；他只怕多要錢就會把主顧趕走。他還忙着解說：茶是怎樣怎樣地好。

那女人隨便還了一個價，比他討的價低了好一些。他只得請她再加一點。他想這一筆生意大概可以做成功了。他的眼睛只是在女人的臉上和籬筐裏打轉。孩子暗暗在拉他的衣服。

『喂，你又來了！』一個粗暴的聲音在旁邊響了起來。那個三角臉的警察又在他的面前出現了。他們是彼此認識的。他前天曾挨過一下那警察的警棒。

『先生，對不起，我馬上就走，做了這回生意就走。』他連忙陪笑說，聲音抖得很厲害。孩子躲在他的背後。

『滾，馬上就滾！』警察把臉色一變，就粗聲罵起來。一隻腳踢那籬筐。

『我馬上就走，只做了這回生意。請你開恩……』他膽怯哀求說。

『不行！不行……』警察不聽他說話，只顧自己一連說了許多個不行。

『請你饒我這一次，只做了這一回生意。以後我再不敢犯法。我們一家

四口人就靠着這個喫飯。先生，你要開恩……」他差不多要跪了下去。

那女人走了。最後的希望斷絕了。警察却用力一踢，就踢翻了一個籬筐。番茄滾在污地上，有的開始碎了。

「每天五角錢！你完全不納捐！我不把你抓進公安局罰錢，已經算是很開恩！你還不快滾！哈哈，你有生意？誰肯要你的壞東西？」警察得意地笑起來。父子兩個一齊俯着身子去拾那些散在污地上的番茄。父親分辯着，聲音含糊，裡面還有眼淚。

「給我滾！」警察把警棒在那彎曲的背上敲打着，又用腳踢，然後把另一個籬筐也踢翻在地上。

父子倆和警察爭吵了一會兒，只得拾起了破碎的番茄和白菜，放回在籬筐裏。父親終於挑着籬筐默默地走了。孩子跟着他。父親臉色發青，憤怒和悲痛壓着他。好幾對眼睛跟在他們後面。（下畧）

二九 暮春

程鼎興

春華竟是要去；

你看花色到現在都衰；

恨不得用長繩，

把白日從西山上拖回。

百花一陣紅淚，

灑上春泥就濕了春苔；

一起含淚在送，

想問幾時才能夠回來。

燕子停了絮語，

一齊惆悵的飛上雲台，

車輪已看不見，

在遠山外有一叢塵埃。

春畢竟是去了，

你看花容是這般憔悴；

恨不得用長繩，

把白日從西山上拖回。

選自詩刊

### 三〇 新詩二首

山中落雨

李大釗

新月

郭沫若

忽然來了一陣烟雨，

把四山團團圍住。

只聽着樹裏的風聲雨聲，

却看不清雲裏是山是樹？

水從山上往下飛流，

頓成了瀑布。

這時候前山後山，

不知有多少樵夫迷了歸路？

選自少年中國

小小的嬰兒，

坐在簷前歡喜，

拍拍着兩兩的手兒，

又伸伸着向天空指指。

夕陽的返照，

還淡淡地暈着微紅，

原來是黃金的月鎌，

業已現在西空。

選自沫若詩集

### 三一 知事下鄉（法國都德著）

謝冠生譯

知事先生出巡去了。馭者導前，僕者隨後，一輛知事衙門的四輪輕車，威風凜凜地，一直奔向共阿非的地方勸業會去。因為這一天，是個大大的紀念日，不比等閒，所以知事先生打扮的分外莊嚴。你看他身披繡花的禮服，頭頂摺疊的小冠，褲子兩旁，貼著銀色的徽帶，連着一把嵌螺鈿柄的指揮刀，閃閃地在那裏發光，……在他的膝上，還安着一個皮面印花的大謔書。知事先生端坐在四輪車內，面上堆着些愁容，目不轉睛地只管向那謔書出神。

知事先生，面上堆着些愁容，只管向那皮面印花的大謔書出神；他一路想，幾時他到了那共阿非，見了那共阿非的百姓們，總免不了

要有一番漂亮而動聽的演說：

「諸位先生，諸位同事們……」

知事先生，把這兩句話，周而復始地，足足念了二十餘次：

「諸位先生，諸位同事們……」可是總生不出下文。

這兩句話的下文，差不多斷絕了……四輪車內的空氣，熱的至於不可當！……那共阿非道上的灰塵，在正午的太陽光線底下，興會淋漓地跳舞，甚至於對面的人，都被它障了……那道旁的樹林，一齊遮着白灰，只聽得整百整千的鳥聲，遙遙地在那裏互相問答……知事先生，正在納悶的當兒，忽然之間，抬頭一望，



瞥見了一叢小的櫛樹林，在那山坡的腳下，招展着樹枝，笑嘻嘻地歡迎他。

一叢小的櫛樹林，招展着樹枝，在那裏歡迎他，好像說：

『快來，快來，知事先生，你不是要籌備演說嗎？那末何不請到我們這樹林下來，包管你要強得多……』知事先生，居然中了它的誘惑了。他一面把他的意思，吩咐給僕人們；一面就從四輪車裏，跳了下來，逕自走進那小櫛樹林裏，去籌備他的演說。

在那小的櫛樹林裏，有成羣的鳥兒，在頭上唱歌；有紫堇花，在旁邊發香；還有那無數的清泉在草地上流……他們瞧見知事先生，和他一條這樣體面的褲子，一個皮面印花的護書，登時大起恐慌。那些鳥兒們，一齊停止了唱歌；那泉兒，也不敢再作聲了；那紫堇花們，

更是急的低着頭，向地下亂躲……這些小東西們，自從出世以後，從沒有見過一個縣知事；在這光景裏，大家都私下地互相猜度；這樣體面的褲子的主人，究竟是一位什麼人物。

在一叢茂盛的葉子底下，聚集了一種極細微的聲音，大家都在那裏互相猜度：這樣體面褲子底主人，究竟是一位什麼人物……知事先生，對於如此寂靜而清涼的樹林，心裏着實賞識。他撩起了衣裳，摘下了帽子，在一塊小櫛腳的草地上，舒舒徐徐地坐下；隨手把他的皮面印花的護書，張開了放在膝上，又向那護書裏面，抽出一張四六開的大紙。

『這竟是一位美術家呀！』那秀眼鳥先開口說。

『否，否，』接着說的是一隻鸞鳥，『那裏會是美術家！你不看見他褲子上的徽帶嗎

？照我看來，十有七八，還是一位貴族哩。」  
「十有七八，是一位貴族哩。」那鴛鳥把自己的主張，重新說了一遍。

「也不是美術家，也不是貴族。」一隻老黃鶯搶着來打斷他們倆的辯論。牠曾住在那知事衙門的花園裏，足足唱了一個春天的歌……  
「只有我知道，這是一個縣知事呀。」

這時候細微的語聲，不知不覺地漸漸地放縱起來了：

「這原來是一個縣知事！這原來是一個縣知事！」

一會兒，那紫萼花發問道：「他可含有什麼惡意？」

「一點兒沒有。」那老黃鶯兒接着答覆。因為有了這老黃鶯兒的保險，於是那些鳥兒們，重新一個個地，去恢復牠的唱歌；那些

泉兒們，照常在草地上，汨汨地流；那些紫萼花們，也依舊放着膽去發他們的香氣；好像那知事先生沒有在那裏一般……

在這喧嘩而又恬靜的中間，知事先生，又起了念頭，要繼續去籌備他的演說了：

「諸位先生，諸位同事們……」

「諸位先生，諸位同事們……」知事先生，用一種極有禮貌的聲音，發出這幾個字……

不料霎時之間，從背後來了一陣笑聲，把他的文思，又打斷了。知事先生回頭看時，只見一隻黃綠色的啄木鳥，歇在他的帽子頂上，嬉皮癩臉地向着他笑。知事先生把肩胛一聳，露出不屑除牠的意思，剛想回轉頭來，繼續去籌劃他的大演說，那知道那啄木鳥很不知趣，牠笑的不算數，索性大聲地喊將起來：

「這又何苦來！」

「怎麼！這又何苦來！」知事先生，氣噓噓地漲紅了臉，一面隨手做個手勢趕開那頑皮的畜生；一面加上些氣力，回頭來重新幹他的本行：

「諸位先生，諸位同事們……」知事先生加了些氣力，回頭來重新幹他的本行。

但是事有不巧，那啄木鳥方面的交涉剛才結束，這裏一叢小弱的紫堇花們，覷着知事先生意思捺亂的當兒，也一齊翹起了它們的梗兒枝兒，和着一種甜而且軟的語氣，到他底面前來獻懇勸了：

「知事先生，你可覺得香嗎？」

於是一唱百和，那些泉兒們，登時就在他底脚下潺潺地奏起一種文雅的音樂；那些秀眼鳥兒，也在他頭頂的樹枝上，使盡畢生的本領，唱出一闕怪美麗的調子，來給他聽；其餘樹

林周圍，上下左右一切的東西，沒有一個不是效尤着，全體一致起來阻止知事先生演說的起草。

那樹林周圍的東西，全體一致地，來阻止知事先生演說的起草……知事先生，鼻管裏薰醉了香味；耳朵裏充滿了歌聲。他並非沒有意思，想擺脫這些妖媚的蟲惑。可是他辦不到了，他偃仰在草地上，徐徐解去他華美的裝飾，把他已成的演說，艾艾……艾艾地，從頭又述了兩三回：

「諸位先生，諸位同事們……諸位先生，諸位同事們。」

選自近代法國小說集

### 三三一 湖畔晚歸的一回事

飄然

溫和可愛的太陽，漸漸地收回牠底黃金般的光線，遠遠地逃匿到山背下深林裏去了；臨去的時候，還鼓舞着牠底耀燦餘光，映出桃紅般可悅的霞，來和這湖山行最後作別的一禮。

太陽跑去了，映到湖底一片片桃紅般可悅的霞也漸漸地，灰暗起來。點點的微風，吹到靜止的湖面，碧波輕湧。爲着愛憐湖底寂寞而生的幾株老橡樹，已經棲滿無數歸鴉，打着催人歸去的調子。

我和某君正在踏着未盡的銀暉在湖邊緩步走着。這時候，露出在農人籬笆外的黃梅樹上，也結了不少青青的子。湖上的蓮也開始蓓蕾，又好像怕要見人的一般，悄悄的躲到蓮葉底面，對着溫藹的和風歡舞！

襯在這湖的東邊有一個小小的田莊，前面青聳的是茶園，低窪的是稻

哇，中間一道小溪，遙遙相對的還是一個村落，叫雞叫豬的聲音，不時可以聽得到。我和L君比着肩信步向這裏跑來，不覺跑到去村落的小路。忽地裏傳來一陣嘈雜的音響，還夾着一陣淒厲的斷續呼聲。

『聲，是從人底喉中喚出來的，』L君纔說了這一句，便拉了拉我底手臂，叫我不跑前去。我便住了腳，側着耳朵很留心地去搜索呼聲底結晶，這底細終於給我們約畧的抓着三兩分了。原來那婦人呼的是：『亞貴童年歸來罷！歸來乖乖地聽話！路頭路尾驚着呵……童年亞貴歸來吧！』真的呼得淒切誠懇。但我有些摸不着頭腦，便問着L君。L君也說不大懂，只回了一句：『怕是外教又給魔鬼擾了吧！』

恰好後面來了一個打青蛙的老叟，我們便請教他。老叟說：『這是村頭劉媽媽的兒子，名叫亞貴，今年大約有六歲。前天在村前沙堆上玩着。剛剛別處來了一條陌生狗，村裏的狗見了，便跑來要和這狗算賬。結果，算個不清，便

兩兩的在亞貴旁邊鬥將起來。胆小的亞貴，竟給牠們嚇倒了；從此躺在牀上，身子便一天比一天壞起來。他媽媽曉得是給狗兒嚇着的，三魂七魄一定要嚇得一個精光；所以便要這樣的燃紙錢，撲大席，拿着他底衫子來搖擺，撒米呼喚着他的名字。這才可以把他三魂七魄呼喚歸來，平安無事呢。」

老叟說完了，我們便和他說了聲費神，便回轉頭仍舊向小路歸去。圓圓橙橙鵝黃的月，不知何時已爬到山尖。蚯蚓喉嚨發狂似的和別些虫兒鬥響。我因念着那老叟的一席話，便和L君沿路談起來。L君最後嘆着氣的這樣說：「唉！可憐喲。從這樣看來，我中國教外同胞的靈魂竟被魔鬼弄到這樣的糟糕！像這樣明明是極迷信而不會有的事，也信以爲真。小孩給狗兒驚着，不打妥是會有的，但是他的靈魂怎會被驚散啊。」

選自明我七卷七期

### 三三一 日時計<sup>○</sup>的發明

田惜庵

這是英國科學家牛頓在中學時代的事。

格蘭撒姆中學和牛頓自己的住家，有着相當的距離。每天走着通學，在年輕弱小的牛頓，是覺得不很相宜的；所以祖母就叫牛頓寄宿在鎮上藥劑師克拉耳克的家裏。

克拉耳克家的前庭，有一株大楊樹。牛頓每天到學校去的時候，看見楊樹的影子長長地映在西邊；從學校回家，又看見楊樹的影子長長地映在東邊。牛頓天天留心到這個，一邊看着，一邊總是沉思着。

這是一個晴朗的星期日的正午的事：

牛頓在前庭的草地上，一邊散步，一邊又是靜悄悄地不知在想些什麼。無意之中，楊樹的影子，又映上了牛頓的眼角！

「朝晨映在東邊，傍晚映在西邊，正午又映在南邊。」他自言自語地說着，隨即又默默地沉思了。想了一回，牛頓突然地像想出了什麼的一般，拍着手叫道：「啊！對啦！見了這影子，就知道了時間！」

無論是樹，無論是屋子，一切東西的影子，誰不看見它是映在和太陽位置相反的方向！可是誰會想到「見了這影子，就知道了時間」的一回事呢！

西洋的諺語中，有這樣一句話：「一切的科學，無不發生於疑問之中。」漠不關心的人，就是眼前轉着一粒珠寶，怕也不會知道是什麼呢！牛頓自小就能深切地注意，絕不錯過一個機會；對於一切的東西，都加以精密的觀察，熱心的研究。古今未曾有的大發見，怎能不讓這樣的孩子來成就呢！

牛頓感到以前自己發明的水時計的不完全，早就想做成一個更好的時計來替代。現在，楊樹的影子，自然就觸動了牛頓的頭腦！

『好！現在正可以做一個精密的時計啦！』



牛頓就開始一切的準備。先研究着太陽的運行和陰影的移動；接着又想把樹影刻刻移動的形跡，用木棒來測定，或是設法記錄屋頂上日光的影子。最後他才做成這麼一個時計：圓板上釘着一支長釘，放置在太陽光照到的地方；用磁石定方位，照着太陽的運行，在釘的影子，劃着條痕，爲表示半小時一小時的區別。

這是多麼簡單，比較以前發明的水時計，的確是準確得多了。

牛頓流露着滿足的笑容，不覺自語道：『哈哈！成功啦，成功啦！準確的時計成功啦！』

宿舍的人們圍在一起了，附近的人們也集聚過來了。

『什麼吓！不只是圓板當中釘着一支釘就是了嗎？』

於是牛頓就把應用太陽的影子來做成這日時計的道理，解釋了一下，接着大家又問：『那末，現在是什麼時候呢？』

牛頓指着條痕上的影子說：「現在，恰好是上午十時哩！」

「不錯！不錯！」圍着的人們，這才恍然大悟，驚佩着牛頓的智慧！

等不到第二個假日，牛頓就一早回到家裏去。

「祖母，現在我做成了日時計啦！」

「啊！這不是圓板上釘着釘的嗎？」

「是的，這裏還有着條痕呢！這只要放置在太陽光照到的地方，看了它的影子，就可以知道現在是幾時幾分呢！祖母！請你看這裏吧！」

「真的！這是誰教的？」

「誰也不會教！我獨自費了一個晚上想出來的！」

「真的嗎！啊！聰明的孩子！」

祖母凝視着可愛的孫子的臉龐，有着說不出的快活！從此以後，只要有  
人到來，祖母便照例提起那時計的事情：「這是我家阿柴克<sup>⊖</sup>做的。請你拿

到太陽光底下看看時間吧！』看了的人，沒一個不現出驚異的神態。

那時候，誰的家裏也沒有備着什麼時計。所以村裏的人們，要想知道是什麼時間，總是跑向牛頓的祖母家裏來。

『祖母！現在幾點鐘啦？』

『現在嗎？十一點半啦！』

『十一點半了嗎？謝謝！祖母！』

日裏有日時計，晚上有水時計，所以什麼時候有人來問，祖母都是一般地親切的告訴了他。

頭腦敏銳，設計周密，再加以熱心的研究，不斷的努力，這就是使牛頓成功的最大要素！

節名人之芽

註 ○即日晷儀 · ○牛頓的名字 ·

## 三四 憶杜亞泉先生

周建人

我看到亞泉<sup>⊙</sup>先生所寫的書，已經很久遠了，但是認識他，却不過六七年前的事。這時候，他年紀不過五十餘歲，然而已很瘦，很老了。

亞泉先生很愛講話而且愛笑。不喝酒，却愛吸煙。吸的常是「黑女牌」煙卷，是用褐色紙卷着褐色煙絲的。據說普通煙卷中常有辟克轟克酸<sup>⊖</sup>。這種煙裏却没有，味道也還好。每次談話，常常涉及各種的問題，科學的，社會的。個人的私事却很少談起，因為他是向來就不大計算自己的利益的。

亞泉先生談話時，意見雖常和別人不同，然而見解很清楚。有一次，一位談話者講起有些國家裏的人民，生活很苦。他便毫不遲疑的回答：『那倒是常態的。大家生活刻苦一點，倒是正常的現象。像有些人過分的物質享受，多數人却在飢餓，這才是病態啊！』說時一面點着頭，還帶着笑。這笑透進對方

的心裏，會使他覺得自己的判斷不真確。

亞泉先生談話時，很關心於中國的將來。他不喜歡買辦階級，說應該辦消費合作。他相信只要憑着理知去說明，一定能說清楚。於是他後來接辦了一個學校。他對學生時時講起這意見，叫他們千萬不要做買辦。然而結果使他很灰心。他有一次對我說起：青年中固然多半是好的，但是有些人終於夢想到美國去。亞泉先生並不反對留學，但他恐怕到美國去學不到什麼，反而愈加容易走到做買辦的途上去。

學校後來終於關了門。這不是由於主辦者的灰心，主要原因是經濟不能再維持下去了。有些學校裏，學生飯菜裏所用的筍往往發綠得將要變竹；用到茭白時，也往往已有斑斑的黑點。但是亞泉先生說：青年的食品必須有足夠的養分，所以飯菜必須好。廚房說那很容易辦，只要加飯錢。於是加了錢。這一類的事情很不少。他的數千元貯蓄不久就用完了，只好把學校收了場。

不久，一二八的事情爆發了，他從火綫下走出，回到故鄉，仍然編書。到去年暑假時，編好一部七十餘萬字的詞書，這是得別人幫助而寫成的。暑假末，來到上海。這是我和他最後的會面了。這時候，他更老，而且衰弱；雖仍然愛講談，但已不如從前的愛笑。喫飯時，他還告訴我許多鄉村中的情形。

此後又寄來數次信。有一次告訴我：他曾患肺炎，經治療後，大概已無危險，不過尚須休養數日。可是相隔不多久，即得友人的報告，說有一晚上，他忽然顧慮到將來的許多問題，神經過於興奮，徹夜不睡，次日體溫又增高，病勢轉重，已於六日（去年十二月）去世了。

這消息的傳來，不覺已是一月多前的事，但回憶過去，亞泉先生談話時的聲音笑貌，却還一一如在目前似的。

採自申報自由談

註

○杜亞泉，一八七四年生，浙江紹興人，著有自然科學教科書多種。一九三三年逝世。○辟克菟克酸 Picric Acid 一種帶苦味之黃色物質，用於染色與炸藥者爲多，煙卷中亦常有之。

## 三五 拋紙團

周信華

那××中學雖是公教倡辦的，可是公教學生不多，大半倒是非公教學生。因此具勢利眼的居多。凡是一個家裏富有的學生，大家便把他捧抱得高高，奉承得周到；若是一個貧苦的學生，大夥便不把他放在眼裏，甚而理也不去理他。管學校的神父，雖一再痛斥這般的陋習，仍是沒用。

自從徐益國進了那所學校，大家更發了勢利狂，把他當了什麼似的。他每天來校，衣服一套又一套，皮鞋一雙又一雙，沒進校門，大家已嗅到他身上的巴黎香水氣；光摸出一塊手帕兒，便已香煞人。

本來學校裏富家子弟也有幾個。如張家的兩個兒子也在那裏念書。他們全樸素得很，外表上一些看不出是富家子弟；但大家已把他們奉承得相當的周到。現在來了一個徐益國，又富有，又闊綽，又漂亮，又摩登，因此一般勢

利者，更拜倒在他足下，百般的奉承他；而他呢，儼然以爲自己是富冠通校，關超儕輩，應該受眾人的奉承。大家既把他捧得這樣高，他便更驕橫起來。誰也動不得他。他說什麼，別人祇能依從，不能反對；無論什麼事，他要這樣，便這樣，他要那樣，便那樣，作威作福，發風發雨，真不可一世呢。反對他的自然也有幾個，但全是敢怒而不敢言。

我現在舉一個例子，也可以見得他的兇橫。便是有一次，一個同級的學生，匆忙地打他前面經過，不留心，竟一脚踏在他那雙又光又亮的皮鞋上。他便撩起手來，一個嘴巴打過去，打得那個學生，搖搖擺擺，倒退了好幾步。另一個同學看見了，不服起來，便對益國說：『他又不是存心的，你爲什麼打他？』益國說：『你管得到嗎？』說着舉起手來，又是一嘴巴打過去。他倆氣極了，決意去稟告校長；可是旁人拖住了說：『省些事吧！馬馬虎虎吧！』他倆起初當然不肯，後來見大夥這樣說，也就忍住了，沒去稟告校長。那些叫他倆不要去



稟告校長的，當然是拜倒在益國足下的一批。王明耀呢，心裏雖覺得不服，可是外面也不敢有什麼表示。

徐益國在校，祇講吃穿玩耍，那裏有心讀書。所以對一切功課，全是敷衍敷衍，還債似的弄一點便算了。但考試那個關是難過的，若不及格的話，留級一年，面子有關，不是玩的呀！但平日既不肯用功，如何過得過那考試的難關？可是他另有辦法，便是和一些奉承自己的同學，暗暗的約好，當考試時，遇有答不出的問題，他便抓抓頭，眨眨眼，或咳嗽一聲。這些全是暗號呢。於是對方便把答案寫在另一紙條上，再搓成一團，然後投拋過來。他呢，接到了，現現成成照着抄抄就是。

以前學校裏是沒有這種不光明的行爲的。自從益國來了以後，便開了這作弊之門。起初師長們竟毫不覺察。因為師長素來很信任學生，想他們人格高尚，斷不會有這種行動的；所以雖在督試，却不很注意學生們的行動。因

此益國的紙團「派司」計畫，能很順利的進行。

大概是某一年的寒假大考吧。那天考的剛是數學，其中有幾個算題，確是相當的難。大半的學生，頭皮幾幾乎抓破，腦筋差不多絞斷。益國呢，更不必說，若沒有人接濟的話，是包交白卷的。王明耀呢，平日作算術，算是一個老手，那次也給其中某一問題難住了。左想右想，總是一個想不出，看看鐘點，不久便到，更把他急壞了！鼻上的汗珠，一粒一粒的迸出來，那時是嚴寒隆冬呢。他在惶急之下，也顧不得前後，竟然厚着臉，向××同學討起救兵來了。他便對那同學眨眨眼睛，意思是叫他拋一個紙團過來，救救自己的急難。不一會，果然塔的一聲，一個紙團拋過來了。他拿到了，停一會，當作沒事的，才把它打開來看，祇見上面寫着說：——

「你素來是算術老手，今天怎的也向人求救呢？」

明耀念了，又失望，又慚愧。但不多時鐘點已到，那個算題雖沒做好，也祇

得交上去。他把那紙團也隨手撕了丟了。

退出課堂之後，大家自然紛紛地在談着今天的難題。明耀呢，也無心和大家閒談，獨自拿了書包便回家去了。他在路上低着頭，一壁走，一壁想，想到剛才的考試，心便卜卜地的跳！算題既沒做全，分數一定得打折扣。又在担心着，當又同學把紙團拋過來的時候，不知道老師看見不看見。若給老師看見的話，那不是玩的呀！但又安慰着自己說：老師諒來沒看見，因為他接到紙團後，曾偷眼去看過老師，而老師却低着頭在看幾張已交上去的卷子，一些沒注意似的。所以他想到這一點，又放了些心！可是另一方面，想到自己素來是不肯失人格的，今天竟然也會去幹這種失人格的事。這是虛榮心打敗理智啊！況所望的又沒得到，反給別人揶揄一下。所以他越想越悔，心裏一陣酸，眼淚便迸了出來。

到了家裏，爸在菜地裏芟草，娘和妹子在幹着雜事；所以誰也沒注意到

他。他當然也不會向他們說起。

突的聽到一陣異樣的鈴響，他便跑到前面的窗口上看出。遠遠地看見一輛腳踏車，飛也似的來了。上面騎着的人，起初還看不清楚；等到近了些一看，原來是對面的闊少爺徐益國。烏亮的頭髮，在夕陽反照之下，發着耀眼的光；花花綠綠的領帶，被風吹着，在空中飛舞；看他神情，仍是非常快樂。這使明耀真覺奇怪！他今天考試的時候，受了那麼多的紙團，却一些不當事，一些不放在心上；自己不過受了別人一個紙團，況還不是算題的答案，便覺心中忐忑，不能平安！這難道就是貧富不同之點嗎！

節自風雲幻變

### 三六 一張樹葉

胡端

從無有中造成了我這微小，  
這是主的奧妙。

短短的，  
青青的，

在陽光的蘊氣中；

我微微地笑說：『來了！』

日晒雨洗，

這也是尋常的事。

長了，

大了，

不久，我蒙上了綠衣一件；  
並輕輕地，誰也不知道，  
翻過了生活史的第一頁。

當紅日昇過了那邊的山，  
有不少美麗的蝴蝶，

輕靈地在我身邊徘徊；

從濃密的空隙間，我窺見，

感到微微的艷羨，

這是春天！

在頭邊含苞的花朶

放到已不能再放的時候，

在腳下的草兒

能和我借風長吻的當兒，

我感到一點興奮。

這時溪水在我面前流過，

長奏着讚美的詩歌；

婀娜的風兒，

也不時的來和我溫存，

竟使我整日的手舞足蹈。

這是最幸福的，

夏天的童年；

誰知便是：

凶禍的前夜。

不人就是那麼一天。

世界要變一下臉。

天，老是那麼高，

風，老是那麼急，

青山染成了黃色，

江霧變成了紫血。

一陣陣的雁，把

一只只的寒歌奏起。

溪水上肩着無數的落葉花瓣，

一羣羣的，像孤兒弱女，

一簇簇的，像浪子敗男，

隨水流去！

這是凶禍的先兆啊！

一轉眼間，

我臉上已有憔悴黃紋線，

我知道自己的生命快完。

只能閉着眼，

把跳在胸中微小的一顆，

還給了天。

沒別的事，可恨啊！

這一生，

只作了人們的點綴品，

就只平平淡淡的來，

也祇渾渾噩噩的去。

忽然頭頂來了個激烈的打擊，

我便和故枝道了一聲「別。」

## 三七 看海

朱德貴

我現在居住的地方，是汕頭市外馬路的終點。這處的通稱，便是「吳家祠」三個字，因有堂皇美麗而有名的「吳氏家祠」矗立其間。吳家祠距離喧攘的市廛遠些，所以非常幽靜。汕頭市的幾個有名中學，都萃集在此；還有那些富翁的別墅，也攏集在這裏。空氣非常新鮮，景緻非常幽雅。東面伴着鮀江大海，清秀的岩石，隱約可見，怎樣不引人入勝呢？我每於課餘之暇，很喜歡到那海邊去散步，尤其是我的姪兒，看着我下課回來，便撒嬌地牽着我的手，要我帶他拾貝殼去。此地因距離海邊很近，所以我每順從他，同他一齊去。

海邊有一個石砲台，都用大石砌成，周圍書着「廢除不平等條約」；幾個大字，當輪船由汕出口時，遠遠地便可以看得見這幾個大字，非常莊嚴而雄偉呢！這石砲台又名「懲教場」，因有許許多多的犯人囚在那裏。有



的是無期徒刑，有的是有期徒刑。他們整天都在裏頭做苦工，補償他們的罪過，過那辛苦的灰色生活。有時可看見犯人出來挑水，腳上都拷着鐵鍊，只能慢步移行，煞是可憫！聽說這些犯人，從前本是沒有拷鎖鍊的；近來因犯人中，有越獄的事件發生，所以個個犯人的腳上，都拷上鐵鍊了！「黃狗偷食，黑狗受罪。」他們只好這樣嘆氣！

海邊有許多巉峴巨石。我最喜坐在如虎如龍的崖石上看書。當看書看的倦了，抬起頭來，一看便是浩浩蕩蕩的鮐江，映在眼簾裏，精神又爲之一爽。那白浪碧翻，一望無際，每能引起我想起從前往上海時在海中的光景。那時多麼有趣呀！我很喜歡看大海，因海能引起我無限的情感，無限的詩意；看着洶湧的波濤起伏，如萬馬奔馳呀！使我怯懦的個性，會變做心雄膽壯；衰頹的意志，會變做英氣勃然。這時一顆赤心，無限激昂，如赴戰場，向着對面的敵人射擊一樣。

看着那無邊的大海，茫茫然的大海呀！會使我覺着我的渺小，和前途的茫然。這時的心，恍恍惚惚，如在五里雲霧中，莫知所以。

看着那澄綠的水，如青鋼般的水色呀！更會使我生出無窮的悠思，清高的遠志。這時的意志，無限清淨，如碧水一般明晰。

還有看着那飛舞着的白鷗呀！會使我起脫離紅塵的遐想。這時的心靈和意志，便會隨着白鷗的飛上飛下，飛來飛去，沒有停止。

總之，海的一切憧憬，常給與我深刻的幻想，深刻的情感。每天到海邊去遊一次，總要起伏着許多的思潮；至於這思潮的幻滅，與其滋味，只有我自己知道。

有時有幾個朋友嘲笑我說：『你天天到海邊去，有什麼用？更有別的背景嗎？若不是這樣，那末，到大街上去逛逛，到公園裏去遊遊，到電影院去看，豈不更勝於到海邊去玩嗎？呵！恐怕有對象吧！』醉翁之意不在酒，呢！』

那裏，決沒有什麼對象，決沒有別的背景；因為我並沒有什麼用意，醉翁之意，正在乎大海之間。人們以遊大街，逛公園，看電影爲樂；我却以遊海邊爲樂。

在大街上，在公園裏遊逛，聽得着的是隆隆的車馬聲，和熙攘的人聲；看得見的是社會的萬惡，人情的菲薄。聽了這些，看了這些，只會加增我的煩悶，擊破我的耳鼓，連清夜也不能安眠。

到戲院裏去看戲，聽得着的是鬼話鬼叫，和迷人的情調；看得見的是種種戀愛情史。這會使我墮落，誤入於迷途歧路中。

只有到海邊去漫步，會把我醜陋的心靈，洗滌得乾淨；會把我的意志提高，會引我的意念超然出神……因爲聽得着的，是大自然的音樂；看得見的，是大自然的美妙。大自然的一切，你看了聽了，會讚美造物主的奇妙，進而追究人生的宗向；較那些會使你墮落的都市的聲色，怎可以道里計呢？宇宙間

只有天然的是真的，人造的是假的；這樣，我怎能不喜歡接近大自然，而朝夕往海邊去遊逛呢！

幾個朋友聽我說了這篇大道理，相顧而笑，噤哩咕嚕地好像說：『你真的有這樣清高的隱士之風嗎？嘻嘻！不要自鳴孤高了！醉翁之意，一定不在酒呢！』

我只一口之力，怎樣辯得過他們眾口噤噤呢！

有一次，夕陽將西斜的時候，我照例赴海濱遊玩。幾個朋友看見了我，便也跟在我的後面，笑嘻嘻的說：『許我們來嗎？』

『十分歡迎，大自然誰都可鑒賞的！』我這樣答應他們。他們又是一聲笑：『真的許我們來嗎？』

『一定！』我十分肯定的答應他們。

到了海濱，我便到我常坐的崖石上坐下。他們也近着坐在我的旁邊。我

便指手劃腳地對他們說：『那是多麼好看，多麼美妙呀！你們看那碧綠的波濤，多麼有趣，還有……』

『有什麼趣？海水你沒有看見過嗎？』他們厭煩地這樣說着，阻住我的下文。

我縱有滿腔的海的趣事，要向他們說；他們似乎不願聽，現出厭煩的面龐。他們和海沒有什麼情感，沒有什麼深切的認識；難怪他們生厭啊！

我的腦袋裏，充滿着海的印象，東海，黃海，吳淞江，黃浦江，鮑江，韓江，永定河，……都聯絡集攏，陳列在我面前，現出各樣的美景，發出各樣的潮聲；我憧憬着，我神移了。

他們看我這樣的沉思，不禁愕然說：『這就是你的消魂處嗎？是你的樂趣嗎？』

我便答應他們說：『樂在其中。』

「呵！海水有什麼樂在其中？難道那海裏有嬌艷的女神仙，和你互送秋波嗎？不然，你怎樣會得這樣出神呢？奇怪！」

「回去吧！有什麼趣？到公園去逛更好！」他們同氣同聲同調的這樣說，並都現出厭煩的樣子。

「你們真是像催命鬼！剛剛來到，又要回去。」我蹙着額說。

「哈哈！海有什麼多看？」他們又笑聲格格の嚷着說。

「回去吧！不要多說了。」他們說了這話，便挽着我的手臂，一同回去。我的心裏感覺無限纏綿。

「倒霉！同你們去一刻就回；我獨自去，至少要到太陽看不見時，才回去呢！」

「你回去再說吧！有什麼趣呢！」

「真有趣！」我悻悻地說。

『到公園去好哪！景緻比這海邊好得多。』我終被他們挽着去了。途中，我的思潮裏仍起伏着海的幻影，海的興趣。高樓大廈，車馬奔騰，只如走馬看花的匆匆過去，連已到了公園還不曉得，直至他們大聲說：『這多麼美妙啊！』才驚醒過來。自後我到海邊去，便不要他們做伴了。他們也厭去了。

我對於海有這般的情愛，實不知其所以，似自主而非自主，是意志而非意志。也許是我過於厭惡社會的齷齪，而引起的反感吧！

### 三八 曹娥早渡

王世穎

舟子底生涯，確乎是羨慕煞人。總有一天，我會在海上度個經年的生活。家居的地方，山水都是沒有的。除了那年遊過一次隋煬帝下江南時特開的運河，此外向來沒坐過船。春申江畔，八年來也從未嘗得泛水的滋味。越州○的一年，總算償了幾分宿願。

白馬湖○住了兩天，我主張回去；別的人都說如此勝地，總還要多賞識幾天，方無缺憾。其實，一件事到了完罷的時候，就興味索然；倒不如留幾分缺憾，讓人們迴想。好山水都要這般遊玩的。後來大家都定明天動身。然而夏日驕陽，究竟有些抵擋不住，還是趁今夜月色皎潔，夜泛白馬湖，明早可在曹娥早渡了。大家都以為然，此行於是決定了。

主人邀了我們到家園裏去賞月。褊狹的小院裏，客人零亂地散坐開來。



主人談鋒還豪爽，憤世嫉俗的態度，常會表示出來，不失爲抗世的君子。

漏報三更，便借了主人底船，向百官<sup>⑤</sup>進發，預備天明到曹娥<sup>⑥</sup>。

夜色深沉，山光灰暗，天心底靜月，直逼水底，泛出萬道銀光來。欸乃的小櫓，激水成響，清冽非常。史君桂君向來談鋒最利，今夜浴在萬籟俱寂的空間裏，也祇有以耳目代口舌了。

內外湖本來有一重壩隔着；水漲時，船可自由通行。夏天水涸，稜角的石檻已露出水面。我們底船到堰底旁邊，曳船的人早在睡鄉裏了。橋上一個老人，正揮扇在那兒納涼。我們請他去喊幾個人來；可是睡神牽住他們，不放他們來。沒奈何，祇有自己動手。起初三四個人曳不動，再加上三四個人，船纔寸寸移動，搬出堰外去了。費力的事，做完了，頓覺一身輕。原來多一點努力，是添一分精神上的愉快的。

月色水光，草香樹影。這時，天無語，人亦無語。雲起魚鱗，又轉絮狀，瞬息千

變，自鳴得意；它原是不在乎人們觀摩的。

四更左右，農夫們已搖櫓架着水車，到田間工作了。工作是爲人，還是爲己？他們似乎並不理會，祇是這般勞而不怨地忙碌。夕陽中的家人聚談，鄰居說笑，人們都做得到，原不是農夫們底專利品；唯有這四更時候底天然圖畫底賞鑑，却要讓他們獨傲了。

五更已近，便在日月爭輝的當兒，到了曹娥江。

曹娥廟前，我曾幾度徘徊。軒堂三楹，築在江邊。曹娥<sup>④</sup>日夜這般臨江嘯啼，行人上落，找不到伊底父親，伊底心永久是沒有寧息了吧！三五艘義渡，已載了行人向對岸去。我們也在江水浩蕩中，橫溯了曹娥江。遼闊的江面，淙淙的長流，曹娥江畢竟是名不虛傳。人以江名，江亦以人名！曹娥不朽，曹娥江也不朽了！

從曹娥江到船埠，還要走一段路。記得去年來時，也是清晨。今朝重遊，風

物依然；祇有滿綴了紅葉的烏柏樹，今天已是和別的樹一般青葱，辨別不清楚了。

註

①即浙江紹興。②在上虞附近。③④都是上虞縣的市鎮。⑤曹娥原是東漢孝女之名，她是上虞人。其父溺死於江，不得屍，娥年十四，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凡十七日，遂投江而死。

選自倥傯

### 三九 悔

陳醉雲

當十多年以前，我還是一個十二歲的孩子。我家大門前面，有一條平闊的路。因為它僻處一隅，又是我們自己建築的，所以比較的幽靜而整潔。門的對面，剛好是鄰家的後園；有好幾株巨大的石榴樹，枝葉紛披，從低矮的白粉牆上撐垂出來，幾乎遮沒了廣道的一大半。因此我家門前，便很有成爲「綠蔭門巷」的樣子。

在夏季的時候，我的母親，把許多煮熟的鹹菜，切成小片段，盛在扁闊的竹筐子裏，放在大門前有日光的地方曝曬。那時候，我的父親還沒有去世，家庭之間十分和樂；學校中既然放了暑假，我便坐在門前榴蔭下的搗衣石上玩耍，并且看管那些曬在門外的菜乾。

搗衣石的旁邊，日光的威力不能及到，所以便長了一地的綠苔；并且還有幾莖小草，嫩蔥蔥地生長在白石的縫裏。有時，風吹樹動，便有未長成的榴實從頭上打下。我每把榴實從地上檢起，用它替代顏料筆，在粉牆上畫了些紅色的花鳥，因為色彩太單調了，又從石縫中折了幾根草莖，在花鳥旁邊添畫了幾筆綠色的枝葉和短草。

我的畫法既然不好，又把粉牆抹得斑駁可憎。但是我的母親見了，却並不怎樣訶責我；這並不是由於母親的溺愛，因為她覺得這是童年的藝術衝動，實在不忍加以遏阻罷了。牆陰下有兩三株不知名的野生植物，那時正開

着幾叢藍紫色的小花；雖然沒有甚麼花香，可是有許多白蝴蝶在花上飛舞着。但是一會兒牠們又越過短牆，飛入鄰家的園中去了。石榴樹上，也不時有白頭翁和小黃鳥飛鳴着。那時我雖然不能欣賞牠們的鳴聲，但也覺得很需要；似乎牠們在樹上飛鳴，能夠使我增加愉快。到了葉落鳥散的時候，我的生活好像受着些委屈了。我有時也想像把那些白蝴蝶捉來關在玻璃匣裡，把那些鳥捉來養在竹籠子裏；可是我的母親總常常勸我不要這樣做。

我的父親因爲身體不大好，常常容易動怒；可是不在家的時候居多。我有時做錯了事，母親總是和顏悅色的勸導我，從來沒有大聲訶責的時候。但是有一個寄居我家的堂嬸母，性子是很躁急的；她看見母親這樣待我，覺得太迂緩了，因此常常引起她的心火來，忍不住對我母親說道：「嫂嫂！孩子們不好，罵一頓，打一頓好了，何必同他們講理！他們曉得甚麼理不理！你這樣文縷縷的，我真是看得氣悶死了！」但是我的母親，總是微笑着不和她辯論，也

終不去聽從她。

有一天，我家買了許多稻稈，雇了一個工人來編草褥子，預備冬季裏襯在牀毯下面好溫暖些。工人把稻稈放在院子裏，用竹耙一束一束的梳理起來，又把散亂和無用的另外堆在一旁。我見了一大堆稻草，心中十分高興，便把它抓平了，在上面翻筋斗。忽然被我的堂嬸母看見了，說我淘氣，把我大大的罵了一頓。我那時也覺得太胡鬧了，心中頗有些慚愧；可是給她罵急了，反把我慚愧的念頭打消，竟換上了一腔的氣憤。我這時雖然不翻筋斗了，但還氣憤憤的坐在稻草堆中不肯起來。恰好我的母親出來了。她知道了這回事，便扶我起來，叫我到門前石榴蔭下去玩，並且看守那些曬在門外的菜乾。我一向是很聽從母親的，因此便很溫順的到門外去了。可是這一次，只癡癡的立着，看那白蝴蝶一上一下的在草花上飛舞，和幾隻小黑蛙在牆陰下跳躍，却沒有心思做那塗抹牆垣的事情了。

我在門外玩的時候，我的母親拿了兩塊油烤年糕來給我吃。這年糕還是去年年底做的。我的母親把它浸在雪水裏藏蓋着；這天因爲雇了人來做工，所以將它拿出來作點心。在理，我應該高興了，因爲這東西，是我平時十分想要的。可是吃的時候，却並沒有往常那樣可口。年糕吃完之後，手上沾了好些油膩，因此便跑進門去，一直到廚下去洗手。

我家廚房旁邊，有一個小院子。這是我家養雞和倒水的地方，有一扇白板門關隔着；因爲不把門關住，那些雞便要跑出來將地上弄髒。當我洗過手去倒水的時候，有一隻黑母雞便乘隙竄了出來。我連忙放下面盆，將牠重又趕了進去。可是趕進去之後，牠仍舊「個個個」的叫着，並且還聽見牠在小院子裏面飛躍。我開了門去看時，牠又把身子一縱，鑽了出來。我很怪牠不安分，並且因爲剛纔挨了罵，氣憤還沒有消，便怒沖沖地捉住了牠，將牠用力向院子裏面一擲。那知用力過猛，撲的一聲擲下去，牠再也不能起來；只見牠展

開雙翅，在地上搏了幾搏，接着又把腳伸了兩伸，就漸漸的不動了；眼皮漸漸的合上了，腳也伸得畢直了，牠就這樣死了。我這時癡癡的注視着，不由得全身顫慄起來，臉面也變成青色了。我的母親見我立在那裏發怔，知道是出了甚麼事，便趕過來看；她已明白了緣故，對我說道：『牠已經死了。現在着急也是無益，下次當心些就是了！去罷，不要癡癡的站在這裏！』於是我便悵悵不安的踱出外面去。

過了一會，堂嬸母已把那隻母雞浸在開水盆裏。只見她用手一拉，那黑色的雞毛便紛紛脫下。當她用剪刀剖洗雞肚的時候，她忽然很詫異而又很嘆息的對我說道：『哎呀，可憐！牠滿肚子裏都是一串一串的小雞蛋呢！原來牠叫着要出來，正是爲着要到雞窠裏去生雞蛋！（雞窠是在屋子裏面的，到了晚上便放牠們進來。）』她說着，便把雞肚裏面一串串的雞蛋掏出來給我。我看我見頂大的一個，已和普通的雞蛋一樣，而且殼層也十分明顯；其餘呢，



也有像荔枝般大的，也有像桂圓般大的，也有像黃豆般大的，從大至小，纍纍然有百餘枚。纔知道牠的嗚叫，牠的飛躍，和牠的急於要出來，正是爲了這個緣故。纔知道剛才錯怪了牠，冤枉牠不安分。我這時心中，充滿了悔恨與憐憫，更充滿了悲哀與悵惘，兩股酸淚幾欲奪眶而出。但忽然間，我的理智似乎告訴我：『流淚，是不好看的，（？）是可恥的，（？）』因此便勉強把淚止住了。但是咽淚的痛苦，却比流淚的痛苦更難受。

吃晚飯的時候到了。餐桌上點着一盞青油燈，燈光幽靜，好似夢境。我沒精打彩的坐在一條板凳上，看着母親和堂嬭母把飯菜一碗碗的搬出來。她們把茶擺好，坐下來要吃了，並且叫我也把凳子搬攏去吃飯。我便把自己坐着的，那條凳子，從窗口移到桌旁，端起碗筷，剛吃了一口飯，用筷子去取菜時，却發見了一碗新奇的菜蔬——雞肉，和一枚枚未長成的雞卵。呀，雞肉嗎！這在我家，要算是最希有的珍饈，必須到過年或喜慶宴會的時候纔用的；在理，

我應該要喜出望外了。但是，不然，不然。當堂嬌母叫我吃的時候，我不但不欣喜，而且陡然覺得一陣心酸，手兒也漸漸的發顫。我慢慢的把筷子擱下，後來終於忍不住了，便哇的一聲哭了出來。堂嬌母以爲是日間罵我的緣故，面上頗現着不安的神色。只有母親，她却十分明白我的心境，便起來拿了一塊洗面的手巾，把我面上的眼淚拭去，並且替我在面上手上擦了一擦，說：『阿雲！睡去罷。你反正飯也吃不下去了！有過錯，只要能改就好。過去的，也不必再去惦記它了！』她說的時候，聲調十分溫和，顏色十分慈憐。我這時本已住哭，但忽被她的慈愛所激動，使我「克制」的力量全消，便不禁倒在她的懷中，又嗚嗚咽咽的哭起來了。

現在，年光一年一年的過去，往事也一件一件的漫滅。但是這件事，却印象很深，至今還記着，只要一想起，便悔的了不得呢！

選自賣唱者

## 四〇 挂聖心像

人物：

馬葆鈺

十三歲

胡天浩

十二歲

聖體軍人：

陳守方

十一歲

楊敬文

十二歲

楊敬學

九歲

外教同學：

楊承祥

卅五歲（敬文敬學的父親）

地點：楊承祥家裏，靠路的客堂，

時間：六月初旬的主日下午。

佈景：一間客堂，極平常的出租房屋式樣；客堂前

面，即是泥土路。

胡天浩上 楊敬文，楊敬學，都在家嗎？

敬文敬學自內趨出

文 都在家！有什麼事？

學 好啊！我們可以一同玩了！天浩哥，我們

玩「吃蘿蔔」好嗎？

浩 不！今天我來爲一件正經事；沒有工夫同

你玩。

文 什麼正經事？

學 真沒趣？

浩 方才我們聖體軍開會。教練員向我們說：

在這耶穌聖心月內，軍人們該傳揚聖心。

學 你的話，我都不懂。

浩 你不懂；不要響！好糊塗的外教小兒！教

練員說：傳揚聖心敬禮，最便易的方法，就

是把聖心像送給人家張挂。爲此，敬文弟，

我把家裏的一幅聖心像，——去年我節省了許

多糖果錢才買到的，——帶來了這裏，……

止之

文 這是你們天主教人的事。我們不信教，用不着這種東西；還是請你帶回去罷！

浩 怎麼用不着挂聖心像？外教人真糊塗，你知道嗎？家裏挂了聖心像，就可得到聖心的保佑。

學 是你糊塗！哥哥對你說過，我們不信教。我們的父親說：一切宗教都是迷信；信教的人，才是糊塗！

浩 手裏拿着超好的聖像，向壁上張望，自言自語說：外教小兒真糊塗！外教人家真糊塗！聖心像不肯挂，反挂着什麼馬克斯牛克斯像！好了！好了！走向挂像的壁一邊，爬上椅桌，我要把那邪像除去。替你們換挂聖心像。

文 使不得！使不得！父親見了，定要發怒。學 天吶！父親呀！父親呀！

楊承祥 母親自內跑出，你們又在吵什麼事？轉眼

四〇 挂聖心像

看見浩已除去馬克斯像，正想展開聖心像，哼！這小頑皮在做什麼？衝上去拉浩下來。

學 上去提起小學正要打浩

祥 唱住不許打，學兒！

浩 你打我好了！我正可爲小耶穌做克己！

祥 胡說！什麼耶穌不耶穌！你要偷我客堂裏的像嗎？

浩 誰要偷你這種邪像！我是要替你換挂聖心像呢！

祥 馬克斯是我崇拜的偉人，你竟敢除去！那個人家有這樣頑皮的小兒？

學 他姓胡叫天浩。

文 他是信天主教的，和我們在一起讀書。

祥 這小孩子受了宗教的麻醉！倒很可憐呀！

浩 外教人假仁假義！我有什麼可憐！你們外教人真可憐！活着的時候，做魔鬼的奴隸，

死後受地獄的火燒！

祥 不通！不通！

浩 外教人真糊塗！有了靈魂，反不肯恭敬天

主·你們外教人，真是連畜牲都不如！

祥 大怒 你說什麼？

浩 我說：你們外教人，連畜牲都不如！

祥 快替我滾出去！推浩出門外

浩 你們唯物派人，不是承認人是猿變的嗎？

明天我給你們帶一張糊猴像來，好教你們張

挂你們祖宗的圖像，那比馬克斯像更適宜呢

！一邊說，一邊忿忿去了。

祥 真可惡，這小孩子怪會罵人·向文，學你們

再不許同他來往·我如今要到街上去買十斤

梅子，給你們的母親做梅醬·你們弟兄倆，

好好在家裏等着·說罷也出門去了·

學 好厭啊！玩又玩不成！

文 拖學我同你去看看「兒童畫報」罷！

學 我都看過了！真厭氣啊！爲什麼不玩「吃

蘿蔔」呢！兩個人又不好玩·二人入內

馬葆鈺同胡天浩 走上站在楊家門口！

鈺 你是個聖體軍人，又想傳揚聖心，怎麼可

以罵人家「連畜牲都不如」！外教人怎能受

得住你的罵，又怎肯聽你的話，受你的聖像

呢！你不知道：要傳揚聖心，先該效法聖心

的良善謙遜嗎！

浩 鈺哥，我方才果真太鹵莽些了·但外教人

不肯恭敬聖心，反把我趕走，真是可恨·我

說他們不如畜牲，在理上原沒有什麼不對·

如今我又怎能上他們的門，同他們和好呢！

鈺 你豈但該上他們的門，同楊家兄弟和好·

你還該向楊家叔叔求饒恕！

浩 饒恕什麼？我不能！

鈺 「耶穌，良善心謙之耶穌，懇使我等之心，如爾聖心！」浩弟，你願意做一個名實相符的聖體軍人嗎？

浩 怎麼不願意？我如今傳揚聖心，就是因為願意做一個有名有實的聖體軍人。

鈺 你也知道做宗徒事業的代價，就是克己犧牲嗎？浩弟，你該同楊家兄弟講和，慢慢地勸化他們，你更該向楊家叔叔求饒恕：一來為賠補你方才的鹵莽，發顯我們聖體軍人的良善謙遜；二來為壓伏你的脾氣，立個克己的功勞，獻給小耶穌，為得着楊家進教的大恩典。你肯嗎，浩弟？

浩 沉思了一會我肯的。向天小耶穌啊。這是為你！求你賞賜我勇敢得勝我自己！

鈺 我也為你，並為他們求小耶穌。如今我們

四〇 挂聖心像

進去吧！我是同楊家很熟悉的。走入客堂喊說  
敬文，敬學！裏邊回說 什麼人？

鈺 我。馬襟鈺。

學 從內跳出 唷！襟鈺哥！

文 隨出襟鈺哥！忽見浩 怎麼？他又來了！

鈺 敬文弟，方才的事，我都知道了。我特地叫他來同你們講和。

學 不悅狀 講什麼和？

鈺 向學微笑 講什麼和？我們一起玩就是了。

學 喜狀 好啊！我們四個人可以玩「吃蘿蔔」

了！

鈺 向文方才的事，看我面上。大家都不要再

記在心上：好嗎？日向浩

浩 向文敬文哥，我方才有不是處，請你不再

記在心上。

文 向鈺 但是父親回來看見了你，不又要發怒

嗎？

鈺 不要緊：浩弟正要向令尊道歉呢！從後再

取出糖來 我們大家吃吃吧！

學 跳躍喜歡 我們快快玩「吃蘿蔔」吧！

四人，就在客堂前泥土路上，澆了些水，蹲在地上玩。起初鈺就輸了，他耐心耐氣的「吃」。敬學喜歡的不得。以後各人有輸有贏。最後敬學輸了許多，「吃」得不耐煩，竟想抵賴。

文 弟弟，那使不得！「吃蘿蔔」有「吃蘿蔔

」的規矩。輸了只得吃。就是該吃一百次，也只好吃一百次。否則，你贏了，要人家吃；你輸了，就抵賴：誰再肯同你玩呢？

學 我輸得太多了。我不高興「吃」了。

文 那不能！

浩 那不能！

鈺 敬學弟，你若肯替我做一件事，那麼，你

就可以不「吃」。我所贏的都不要了。

學 鈺哥，你真好啊？什麼事呢？不知我做得到

來嗎？

鈺 包你做得來。立起來我不要你什麼東西，

敬學弟；只要你收受一件東西。

學 立起什麼東西？

鈺 把天浩帶來的聖心像，慢慢展開。你們看看這幅

圖像好不好。

學 好啊！鈺哥，你竟肯把這圖像給我嗎？

鈺 一點不錯。

文 這圖像果然很好。但是，這就是方才天浩要挂在客堂中間的像嗎？那麼，父親是一定不許的。

鈺 無須挂在客堂中間的。敬學弟，這算是你

的東西。你去同母親商量，把它挂在你床邊桌上，好不好。

學 好啊！

楊承祥 忽然大聲叫喊着進來，一手提着一籃梅子，籃

蓋已落去了；一手牽着年紀和敬學相仿的陳守方。噫

噲！真真又氣又好笑！敬文敬學趕上我方才買

了一籃梅子回來，被那瞎盡眼的黃包車夫，

撞了一撞。籃子跌在地上，梅子四下裏滾開

，我急忙偃下身去拾，拾得真累。當時西鄰

的馬家二個兒子走過，他們非但不幫我拾，

反說：『實行共產！實行共產！』把梅子拾

去了許多，就跑掉了。幸虧這個好孩子，他

走來幫着我拾；人小腿短，拾得又是快，又

不吃力。我問他爲什麼他來幫我拾；他說：

『我是和敬學同班的；你豈不就是楊家伯伯

嗎？好幾次領着敬學到學校的嗎？』

學 父親，不錯，他叫陳守方。

祥 守方真是有志氣！我給他一把梅子吃；他

說不要。我想他既和學兒同班，就請他到這

裏來，和學兒一同玩玩。文兒，你去看看母

親點心預備好沒有？可叫守方弟弟一起用點

心呢！文退去。祥轉眼看見了天浩，怎麼，你又來

了呢？

鉦 趕上楊家叔叔，請安！

祥 葆鉦弟，你的父親健康麼？

鉦 託福，託福。引上浩這是我的朋友胡天浩

。他方才說話很鹵莽，如今請楊家叔叔原諒

吧！

浩 跪下方才得罪之處，求楊家叔叔饒恕！天

浩說話鹵莽，缺少良善謙遜，真正不是！

祥 急忙扶起方才的事，我們不要記在心上了

。但你以後說話，總得謹慎！

浩 謝謝楊家叔叔。



祥 究竟天主教人勇於改過，肯認錯求恕。我們外教人，誰肯這樣做呢！

學 爸爸，給我幾個梅子吃吧！自己在籃內取了一小把。

方 敬學弟弟，梅子不吃更好。我家媽媽常說：俗語說：「桃實李傷人，梅樹下面葬死人。」梅子是多吃不得的。何況你就要吃點心呢！

祥 爸爸的肩這個小弟弟真正有志氣！手觸着了他的聖體軍徽章。唉！這是什麼徽章？轉眼又望着鈕與浩，見他們都佩有同樣的徽章啊，你們倆也是這樣？

鈕 這是我們聖體軍的徽章。

祥 什麼是聖體軍？

鈕 楊家叔叔，你如今不知道，但將來自會知道的。聖體軍就是耶穌基多的小軍人，特地

恭敬耶穌，傳揚他的敬禮，擴張他的神國。

方 我們三人屬於一隊，就是葆鈕哥做隊長。

祥 啊！我懂得了。方才胡天浩除去了我客堂內所挂的像，就算是傳揚耶穌。但手段太激烈，說話太鹵莽了。

浩 這是我的不是。

方 楊家伯伯啊！但你不知道：我們為求耶穌賞賜你和敬文哥敬學弟，和你一家人，都信教恭敬耶穌，我們做了許多小克己呢！昨天我被醫生拔去一只牙齒，我熬痛不喊不哭，這件克己也是為你的呀！

祥 小弟弟，我謝謝你。

學 手執着展開的聖心像 爸爸，你看這圖像好不好？

祥 注視片時 果然是在尊嚴之中，寓慈祥之意。格外這顆心真使人感動！向著這就是你方

才帶來的嗎？爲什麼不早些展開給我看呢？

學 爸爸，我可把它挂在那裏？葆銓哥，這是

我的東西了；這是我「吃蘿蔔」輸來的。·作

四望尋找狀

祥 贏來的？還是輸來的？

方 望着方才挂馬克斯像的釘，（像已被天濛除去了。）

不知情由，就老實說，那邊有只釘，就挂在那

邊，是了！

祥 感頭就挂在那邊是了！

銓 好極！好極！急忙爬上桌子，把聖心像恭恭敬敬

挂在正中。

文 在內說說 媽媽說：點心預備好了，菜豆湯

，金橋糖，雞蛋糕。請父親弟弟和三位小朋

友，一同用點心吧！

銓 自桌上爬下『耶穌聖心，願爾國臨格！』

浩與方 同聲說『耶穌聖心，願爾國臨格！』

#### 四〇 挂聖心像

註

⊙吃蘿蔔是上海兒童慣行的一種遊

戲。遊戲時，數人輪流用手做成

各式形狀，把小刀放在上邊。擲

在地上；若刀尖入土，豎在地上

，就算擲中，得繼續玩擲。至一

人能做滿各種（通常十種）花式

後，卽告終止。做滿者爲勝利人

，把刀擲入土中，使負者拔出，

輕者用手，重者用口，名吃蘿蔔

。罰拔時用手或用品，及罰拔次

數，遊戲前預先規定。

幕 下

## 四一 洪水

劉鶚

六月十五這一天，俺娘兒們正在南門鋪子裏。半夜裏聽得人嚷說：『水下來了。』大家聽說，都連忙起來。這一天本來很熱，人多半是穿着褂褲，在院子裏睡的。雨來的時候，纔進屋子去。剛睡了一朦朧覺，就聽得外邊嚷起來了。連忙跑到街上看，城也開了，人都望城外跑。城圈子外頭本有小埕，每年倒口子用的埕，有五尺多高。這些人都出去守小埕。那時，雨纔住，天還陰着。一霎時，只見城外人拚命望城裏跑。又見縣官也不坐轎子，跑進城裏來，上了城牆。只聽得一片聲嚷說：『城外人家不許搬東西。』叫人趕緊進城，就要關城，不能等了。俺們也都扒到城牆上去看。這裏許多人用蒲包裝泥，預備堵城門。縣大老爺在城上喊：『人都進了城了，趕緊關城。』城廂裏頭本有預備的土包。關上城，就用土包把門後頭疊上了。

俺有個齊二叔住在城外，也上了城牆。這時候雲彩已經回了山，月亮很亮的。俺媽看見齊二叔，問他：「今年怎麼這樣利害？」齊二叔說：「可不是呢。往年倒口子，水下來，初起不過尺把高。正水頭到了，也不過二尺多高，沒有過三尺的。總不到頓把飯的工夫，水頭就過去。總不過二尺來往水。今年這水真霸道，一來就一尺多，一霎就過了二尺。縣太老爺看勢頭不好，恐怕小捨守不住，叫人趕緊進城罷。那時水已將近有四尺的光景了。大哥這兩天沒見，敢是在莊子上麼？可擔心的很呢？」俺媽就哭了，說：「可不是呢？」

當時只聽得城上一片嘈嚷說：「小捨漫咧！小捨漫咧！」城上的人呼呼往下跑。俺媽哭着就地一坐，說：「俺就死在這兒，不回去了。」俺沒法，只好陪着在旁邊哭。只聽得人說：「城門縫裏過水。」那無數人就亂跑。也不管是人家，是店，是舖子，抓着被褥，就是被褥；抓着衣服，就是衣服；全拿去塞城門縫子。一會兒把哨街上估衣舖的衣服，布店裏的布，都拿去塞了城門縫子。漸漸聽

得說：『不過水了。』又得聽嚷說：『土包單弱，恐怕擋不住。』這就看着多少人到俺店裏去搬糧食口袋，望城門洞裏去填。一會看着搬空了。又有那紙店裏的紙，棉花店裏的棉花，又是搬個乾盡。那時天也明了，俺媽也哭昏了。俺也沒法，只好坐地守着。耳朵裏不住的聽得人說：『這水可真了不得，城外已經過了屋簷。這水頭怕不快有一丈多深嗎？從來沒聽說有過這般大的水。』

後來店裏幾個夥計上來，把俺媽同俺架了回去。回到店裏，那可不像樣子了。聽見夥計說：『店裏整布袋的糧食，都塞滿了城門洞。囤子裏的散糧，被亂人搶了一個精光。只有潑灑在地下的，掃了掃，還有兩三擔糧食。』店裏原有兩個老媽子，他們家在鄉下，聽說這般大的水，想必老老小小也都是沒有命了，直哭的想死不想活。一直鬧到太陽大歪西，夥計們纔把俺媽灌醒了。大家喝了兩口小米稀飯。俺媽醒了，睜開眼看看，說：『老奶奶呢？』他們說：『在屋裏睡覺呢；不敢驚動他老人家。』俺媽說：『也得請他老人家起來吃點什

麼呀！』待得走到屋裏，誰知道他老人家不是睡覺，是嚇死了。摸了摸鼻子裏，已經沒有氣。俺媽看見，哇的一聲，吃的兩口稀飯，跟着一口血塊子一齊嘔出來，又昏過去了。虧得個老王媽在老奶奶身上儘自摩挲，忽然嚷道：『不要緊！心口裏滾熱的呢。』忙着嘴對嘴的吹氣，又喊快拿薑湯來。

到了下午時候，老奶奶醒過來了，俺媽也醒過來了。這算是一家平安了。有兩個夥計在前院說話：『聽說城下的水有一丈四五尺了。這個多年的老城，恐怕守不住。倘若是進了城，怕一個活的也沒有。』……

節老殘遊記

註 ○這篇文章，是著者借着翠環的嘴述出的。那縣城是山東省齊東縣，那河就是黃河。

## 四一 雷雨前

茅盾

清早起來，就走到那座小石橋上。摸一摸橋石，竟像還帶點熱。昨天整天裏沒有一絲兒風。晚快邊響了一陣子乾雷，也沒有風。這一夜就悶得比白天還厲害。天快亮的時候這橋上還有兩三個人躺著。也許就是他們把這些石頭晒得熱烘烘。

滿天裏張着個灰色的幔，看不見太陽。然而太陽的勢力，好像透過了那灰色的幔，直逼着你頭頂。

河裏連一滴水也沒有了，河中心的泥土也裂成烏龜壳似的。田裏呢，早就像開了無數的小溝，——有兩尺多闊的。你能說不像溝麼？那些蒼白色的泥土，乾硬得就和水門汀差不多。好像它們過了一夜工夫，還不會把白天吸下去的熱氣吐完。這時它們那些扁長的嘴巴裏，似乎有白煙一樣的東西往

上冒。

站在橋上的人，渾身的毛孔全都閉住；心口泛洶洶，像要嘔出什麼來。這一天上午，天空老張着那灰色的幔，沒有一點點漏洞，也沒有動一動。也許慢外邊有的是風。但我們罩在這幔裏的，把鷄毛從橋頭拋下去，也沒見它飄飄揚揚踱方步。人張開兩臂，用力行一次深呼吸。可是吸進來只是熱辣辣的一股悶汗呢，只管鑽出來，鑽出來。可是膠水一樣，膠得你渾身不爽快，像結了一層壳。

午後三點鐘光景，人像快要乾死的魚，張開了一張嘴。忽然天空那灰色的幔裂了一條縫！不折不扣一條縫！像明晃晃的刀口在這幔上劃過。然而劃過了，幔又合攏，和沒有劃過的時候一樣，透不進一絲兒風。一會兒，長空一閃，又是那灰色的幔裂了一次縫。

像有一隻巨人的手，擎着明晃晃的大刀，在外邊想挑破那灰色的幔；像



是這巨人已在咆哮發怒。越來越緊了，一閃一閃，滿天空瞥過那大刀的光亮；隆隆隆，幔外邊來了巨人的憤怒的吼聲。

突然地閃光和吼聲都沒有了，還是一張密不通風的灰色的幔！

空氣比以前加倍悶！那幔比以前加倍厚！天加倍黑！

你會猜想：這時那幔外邊的巨人在揩着汗，歇一口氣。你斷得定他還要進攻。你焦躁地等着，等着那挑破灰色幔的大刀的一閃電光，等着那隆隆隆隆的怒吼聲。

可是你等着，等着，却等來了蒼蠅。牠們從醜醜的地方飛出來，嗡嗡嗡嗡的繞住你，叮你的塗一層膠似的皮膚。戴紅頂子像個大員模樣的金蒼蠅，剛從糞坑裏喫飽了來，專揀你的鼻子尖上蹲。

也等來了蚊子。哼哼地，像老和尚念經，或者老秀才讀古文。蒼蠅給你傳染病，蚊子却老實要喝你的血呢！

你跳起來掣着蒲扇亂撲。可是趕走了這一邊的，那一邊又是一大羣乘隙進攻。你大聲叫喊，牠們只回答你個哼哼，嗡嗡，嗡嗡！

外邊樹梢頭的蟬兒却在那裏唱高調：「要死啲！要死啲！」

你汗也流盡了，嘴裏乾得像燒，你手脚也軟了。你會覺得世界末日也不會比這再壞！

然而突然地電光一閃，照得屋角裏都雪亮。幔外邊的巨人，一下子把那灰色的幔扯得粉碎了！轟隆隆，轟隆隆！他勝利地叫着。胡——胡——擋在幔外邊整整兩天的風，開足了超高速撲來了！蟬兒噤聲，蒼蠅逃走，蚊子躲起來，人身上像剝落了一層壳那麼一爽。霍！霍！巨人的刀光在長空飛舞。轟隆隆，轟隆隆。再急些，再響些罷！

讓大雷雨沖洗出個乾淨清涼的世界！

選自速寫與隨筆

## 四二 借米

范彬

「教我有什麼辦法呢？」阿大說這話時，顯然有些憤恨了。他一雙大而且粗的手捏緊了拳頭，緊皺着眉，一聲不響的從小繩凳上站了起來，無目的地在屋裏踱來踱去。

他的女人手裏正抱着一個瘦小的孩子，坐在靠壁的破椅上餵奶。那孩子今年三歲了，但還不及王圖董家一週歲的孩子那樣大。她見丈夫對於她的瑣言碎語，有些不耐煩了；想着他一年勞動到頭，還不能安穩的度日，心裏也有些不忍；但米沒有了，總得想法。所以她不能再說這一句：「你難道不可以再去向王圖董商量一次嗎？看你幫他這幾年的情分上，他難道會拒絕你？他們那裏在乎這一斗米。」

「不要再說王圖董了！我前次去借一斗米時，也不知懇了多少情，答應

他養了秋蠶還一塊牛錢，纔勉強地借了出來，還說是特別的情面呢。今天我能再向他借嗎？『阿大搖着頭說了這些話後，仍舊在那裏踱來踱去。

的確，王圖董的吝嗇在塘村附近一帶是出名的。他寧可給強盜來搶劫，從不肯將堆存着的米，借一點給附近的貧苦農民。這些事她未嘗不知道。但在這可憐的農村中，除了王圖董外，幾乎沒有一家不缺少糧食；爲了舖市的慘落，更沒有一家有餘多的錢。所以她屢次催促她丈夫向王圖董去借；現在知道這條路已絕望了，祇能皺着眉對着自己給孩子吮吸的奶發怔。

在門口有一個十三四歲的女孩子正在做花邊。一副架子擱在兩張長檯上，她坐在繩檯上，低着頭一針一針不息地工作着，腦海裏幻想着不少的願望。——現在已積存着五角多錢，再過兩個月，就積存到一塊多錢；她希望可以將以前當在典當裏的一件白洋紗衫贖出來了。那件衣裳，做了還祇穿過一次呢！穿了這衣裳，她可以到母舅家去；隔壁的婉琴看見了，恐怕又要鼓起

了嘴來妬忌她呢。她想到這裏，不禁笑了出來。可是抬起頭來見父親在室中踱來踱去，無疑地是家中柴米都沒有了，所以她終於忍住了笑聲，低着頭依舊一針一針的工作着。這回積存的錢，不能像前幾次那樣自願地拿出來了：她心裏這樣想着。又聽見她父親問道：

「還有完整的衣裳嗎？」

「衣裳除了身上的，那裏還有你這人真沒心肝！」接着是母親的嘆氣聲。室中的空氣更嚴肅，更沈寂了；祇有她父親不斷的踱着。

不一會，她的父親奔向門外去。她抬眼看見他正在和前村的杏生說話，聲音很低。她屏息着聽，聽不十分清楚。但最後杏生的聲音却高了：「……去，你跟我去！沒有關係！爲了肚子餓去借米，是不犯法的。阿大哥，大家都如此說，祇要帶了飯籬，麻袋，知道嗎？夜裏我等你。」接着是他父親的話：「……我現在還沒決定。王圖董待我還好……但也沒法……杏生哥，停一會再說吧。」

她纔明白了他們所商量的一切。父親喫官司，白洋紗衫，母親……這些問題佔據了她整個的心靈。最後，她咬緊着牙齒，堅決地立了起來。「我再犧牲一次吧，爲了家庭，爲了父親！」她從袋中拿出一個紙包，向她母親手中一塞。「這裏有六角錢，是平日積存着的；今天拿去糴米吧！」她母親皺緊的眉立刻展開了；但是憐愛女兒的眼淚也流出來了。阿大這時也自言自語道：「不去了！不去了！」她這時依舊坦然的坐在小繩橈上，一針一針的工作着，心裏壓着的石頭方始落了下來。

「阿秀的爺，去糴五升米吧！人家的飯都已燒好了。」這幾句言語中包含着不少的淒苦。

選自我是燕子

## 四四 虎口餘生記

朱德貴

這是民國十七年的事。

高地(村名)是我的鄰村。自被那無惡不作的共匪所陷後,我的村裏立時受到重大的影響。因為高地村距離我的村莊不過二十多里路,不過三個鐘頭就可以到的;而且高地又是我的村莊的屏障,屏障一失,我的村莊難免要被共匪來光顧了。所以,人心惶惶,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一時搬家的搬家,逃命的逃命;一個平安快樂的村莊,頓呈恐怖緊張的空氣。

這時,村邊的崇山峻嶺,便變了村民匿身的地方,居住的地方。村裏只留下幾個壯年人,巡邏屋前屋後。空氣是非常慘寂,聽不到雞啼,聞不着狗叫,如死了一般;夜裏更是恐怖得可怕。

村民像這樣的恐怖了二三天,共匪還不見降臨。人心漸漸甯靜些了。搬

往山裏住的人，因為不慣山裏的生活，便也扶老攜幼的從山上搬回來。老弱的因不堪山風吹打，竟抱恙回來。就是共匪不來，村民已飽受辛苦和恐怖了。村民回來安居了六七天，恐怖的心，更寧靜下來；似乎把前幾天的事，都忘記了。村前村後的戒備，也懈怠停止了；和從前一樣的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安居樂業了。誰知就在這當兒，共匪駕臨了。

那是個晨光熹微的早晨，月兒如鉤，還斜掛西天，放出微弱的光，照射在冷靜的村莊上，似乎對着村莊垂淚；村裏的人都還在甜蜜的夢中，不知大禍已經降到。

狗吠得十分利害，把我驚醒了；我有點希奇，爲什麼狗吠得這麼利害？這時我的大哥也醒了。開窗一看，駭人的東西，就呈在我的眼簾裏，不禁使我駭得跳起來。呀！那起伏的小丘邊，一隊一隊的共匪在奔跑；那山上已插着一面紅旗。天呀！共匪來了，共匪真來了！怪不得狗吠得這麼利害。我和我的哥哥，便



跳上暗室裏。這暗室是在屋瓦底下，身子不能直立，只可屈着背坐着；四圍都黑漆漆地，只有屋檐底下，畧微看得着下面的東西。

忽地劈拍劈拍的槍聲，連响了好幾聲，隨後又一陣吶喊：『殺呀！殺呀！』我聽了，不住的戰抖，幾乎昏過去；後來又聽見『窮人不要跑』的一陣吶喊，並且好像距離很近一樣。

這時東方已白，彩雲一朵一朵的在山尖湧起來。血紅似的太陽，放出金黃色的光芒，慢慢的射到村上，似乎尚不知村上的恐怖；過了一會兒，好像窺見了似的，便逃在一團團的黑雲背後去了；青的天也慢慢的變了陰沉。

我在暗室裏，輕輕地將瓦掀開一條小縫。從這條小縫裏，可以窺見蜿蜒的溪，參差的田疇，高下的房屋……忽地看見一隊共匪，沿着溪畔匆匆走來，有的拿着步槍，有的拿着土槍，有的拿着明晃晃的刀子，有的拿着紅旗，有的拿……頭上裹着一塊紅布，背後戴着笠子；其中有幾個的面孔，扮得直像戲

臺上的關公張飛。這五光十色的共匪，奇裝異飾的共匪，真和未開化的野蠻民族一樣。可憐鄉曲愚民，無知無識，因為他們多是土共。受那「馬克司」「牛克司」的愚弄，幹出這樣的把戲。不禁為他們嘆息啊！——其實那時我何嘗還有嘆息的閑情緒；不過如今想起來，嘆息罷了。

樓下的門，鑼鑼的响，同時怒喝的聲音傳進來：『開門！快點快點開門！不開就要搗碎了！』過後，便聽見大門嘖咕的開了。他們進了來，吆喝的聲音，更聽得清楚：

『有鷄鴨牲口嗎？拿出來殺給弟兄們吃，不然……』

『唉！老爺！我家窮得很，沒有什麼。你看，屋又破，衣又破。還有什麼牲口呢？只有二隻雞種，留來孵雛的。』

『不管！二隻雞種也好，充一充飢。』

『老爺，吃了我就沒本錢買回來了。』

『不管三七二十一！拿出來殺。不然……』

雞的哀聲，刀的響聲，和共匪們的笑聲，我都聽得清清楚楚。

我這時心裏的恐怖，真難形容出來。牙齒個個在相打，身體不住的顫動；腦袋裏這樣想着：倘使他們上來了，尋着了，我怎麼樣呢？豈不是要被他們捉去嗎？豈不是要被他們槍殺嗎？……我不忍想下去。神經也變成麻木了。

『樓上有好東西麼？上去看看！』一個共匪這樣提議。

『好好！來看吧！』眾匪齊聲答應。

『老爺，你看屋這樣破，還不知我窮苦嗎？衣裳這樣襤褸，還不知我無錢嗎？』屋主又悽然地這樣說。

『不信。我們總要去看看！』共匪凶橫地說。

我和我的哥哥，聽見了這句話，真的駭得死去活來，不知怎樣是好。我的哥哥這時把我的頭抱住，眼淚不住的滴下，同時微微的呼着：『啊！天主，求你

安排我們吧！生死全託於你。主，救我們吧！不要墮於他們的毒手。」他叫我和他微微的同念「耶穌瑪利亞若瑟！」念後，聽見共匪們的足聲，已到了我們的暗室底下。我們和他們只隔一重板了。他們在下面這樣的互語着：「恐怕真的很窮。怎麼值錢的東西，一點沒有呢？」

一個接着說：「恐怕還有一層；爬上來去看吧！」這時我咬緊牙關，把手掩着嘴，氣也不敢透了；這時氣若透得大聲一點，或咳嗽，或牙齒互擊……那末我和我的哥哥，一定被他們捉去了，性命一定不保了。幸得我和我的哥哥，如死了一般，一點沒有聲息。一個共匪的頭，探上來，被我看到了；但他看不見我。假使那個共匪有電筒的話，那末我和我的哥哥就要被他看見了。那個共匪連連探上頭來看了幾次，終沒有看見我和我的哥哥；他也就不來看了，對他的同伴這樣說着：「一點沒有東西，只是弄髒了我的手，唉！」

『那末下去吧！雞恐怕也燒好了。』一個共匪這樣的說着，同時他們就

下樓去了。

我和我的哥哥，這時心裏畧定一點；但還是不斷的恐怖着，恐怕再來搜尋。果然又一陣脚步聲來了。我和我的哥哥，又是一陣驚駭。但腳聲不久又向樓下去了；想是被先來者阻回去了吧。以後便沒有聽得他們的腳聲上來；只聽得他們在樓下的歡笑聲，和湯匙觸碗聲。

我聽得樓下共匪們的聲音都沒有了，又屈着背從瓦縫裏看出去。聖堂和學校的週圍，都有成羣的共匪。「哎呀！L神父不知逃出來了嗎？不然，一定被他們捉去了。」我輕輕的對我的哥哥這樣說。我的哥哥聽了，只是沈悶着。（共匪來時，L司鐸已逃到窮的教友家中，沒有被共匪捉去。）

堂裏的鐘，叮鐺叮鐺亂响起來。這分明是共匪打的。後來又聽得鑿鑿的銅鼓聲，喇叭聲，嘈雜的鬧成一片。還有幾個共匪手裏搖着鈴，沿溪走來，口裏大聲的喊着：「窮人快來開會！燒田契，平均地權……」無識的鄉曲，聽見這

甜蜜的話，跟在後面的自然不少。

過了不多時候，聖堂門前的大坪上，萬頭攢動，都是衣服襤褸的農民。開的什麼大會，我聽不到；只看見台上站着一個青年，指手畫腳的做着手勢。後來聽見一陣震動全村的吶喊：打倒土豪劣紳！打倒資本家！平均地權！共產黨萬歲！……

喊過這些口號後，五六個共匪便縛着一個紳士，從人叢中擁出來。一個共匪拿着木棍，凶恨恨的向那紳士頭上敲去。劈拍劈拍的聲音，和那人哀呼的聲音，我也微微的聽得到。不多幾時，那紳士已跪在地上了，鮮血從臉上淌下，頭顱也染得鮮紅，白衣也濺成花的衣裳了。殘忍的共匪還不斷的向他打踢，直至他倒在地上時，還向他開一槍。可憐的他，直挺挺的躺在血泊裏，就此一命嗚呼了。

我回顧聖堂和學校，那鐘樓上已冒出白烟；過後火舌也直衝上來。呀！聖

堂已被共匪放火燒了。L司鐸十餘年來的辛苦工作，現在已被共匪付之一炬，盡化焚如了。唉！不禁爲鄉村裏的人太息呢！可憐有些無知鄉民，還對着焚燒中的聖堂，鼓掌而笑。

下午二點鐘的時候，喇叭嗚嗚的響起來。我探首一看，成羣的共匪，如長蛇般的向W村去了。我這時心裏不知是多麼的快慰。感謝天主！保存我，留下這條虎口餘生。

共匪走後，屋主上樓來叫着說：『不怕了！不怕了！下來吧！我和我的哥哥，從暗室裏爬下來，腰已痛得不能直立，全身也骯髒不堪。我的哥哥向屋主道謝，並給屋主一點報酬。然後和我回到自己的家中。（當W村被陷後，我家即移徙別處，故得避此巨禍。不然，我家裏的人，皆要遭到殺戮；因我的二哥，是剿匪軍的團長，故共匪恨我家極深。）』

鐵蹄到處，家門變色。一趨庭階，環觀周圍，不禁令人傷心感歎。大門已經

搗毀，房間門都被斧頭破成數塊。大箱小篋，都被劈開，好一些的東西，都被搶去，剩下的只是幾件舊衣裳和廢物，狼藉在地上。幸得稍珍貴的物件，我的哥哥早已藏到別處去了；只有秋收後的米穀，都被担得乾乾淨淨（被本村土共担去），這是我最大損失。我的哥哥還微笑地對我說：「家裏的人口安全就好了；這些東西搶去有什麼要緊……現在的家鄉，已非我們住的家鄉了。家裏搬到廣東去更妥當。（因我的家鄉離粵省頗近。）共匪此後必定會常常來的，快點預備搬走吧。」我的哥哥這樣的接着說。我只是點頭不語。

我和我的哥哥，在屋前屋後徘徊了一會兒；然後去叫轎夫，先抬母親、嫂、小姪兒……到石角鎮去；並叫肩夫挑零零碎碎的東西一齊去。（石角鎮是粵省大埔縣的屬鎮。）我和我的哥哥，待明天才走。

暮烟四起，夜幕慢慢的遮蓋村上，由暗灰至於昏黑。我和我的哥哥，在鄰舍那裏用過晚飯，由鄰人張三領我們到一座山上去過夜。那山是很黑暗的，



有高聳的大樹，有如虎如鬼的怪石，有蔓延的荆棘。我在黑暗中看見這些奇形怪象的東西，彷彿和今天看見的共匪一樣，真的不禁悚然而恐啊！

我和哥哥、鄰人，在黑暗的山道，行了不知多少時候，才到了一個山洞。於是把所攜來的被褥打開，促膝坐着談話，把今天的事又重述了一遍。這時，銀盤似的明月，從山頂慢慢的升上來；銀瀉似的光輝，穿過重重的樹葉，零碎的射到我們三人的身上，似乎無限的愛惜憐憫我三人，又好像慈母和藹慈祥的撫慰我三人。我三人不禁出神地陶醉了。

後來，我的哥哥叫我去睡；他說他是不睡的。我這時身子也疲倦極了，兩眼無力張開，便去睡了。共匪的一副惡臉，和那個紳士的死在血泊裏，常常把我從夢中驚醒起來，不住的發抖。

聰明的鳥雀，唱着快樂的晨歌，淙淙的流泉，奏着和諧的音樂，把我從夢中勾醒了。柔軟的草，輕輕的拂着我的腳；芬芳的花香，陣陣的送來。山裏的生

活，真的快樂而甜蜜呀！我正在對着大自然出神時，我的哥哥，連聲的催我快點起來用早膳，預備向石角鎮走，因為共匪又要來了。我三人匆忙的吃完了早膳，把被褥包起，叫那個張三挑着，便辭別了山洞。我三人沿着山走，山上可以看得見村莊。果然，遙見村莊上的房子，插着好幾面的紅旗。『幸得昨夜在山上睡；不然，至少又要受一大恐怖。』我這樣想着。

行行重行行，一山過一山，回頭看時，家鄉只能看得見一小角，沉在金碧的陽光中；雪白的聖堂和學校，只剩下幾幅頽垣，矗立在陽光裏。本來離背鄉井，是很辛酸的事。但我那時一點覺不着辛酸，一點覺不着依戀，反而越離遠家鄉，心裏越愉快似的。

自此一別，於今差不多五年沒有看見家鄉了！

選自滙師校刊第六年第四期

## 四五 賣汽水的人

周作人

我的間壁有一個賣汽水的人。在般若堂<sup>○</sup>院子裏左邊的一角，有兩間房屋：一間作爲我的廚房，裏邊的一間便是那賣汽水的人住着。

一到夏天，來游西山的人很多，汽水的生意很好。從汽水廠用一塊錢一打去販來，很貴的賣給客人。倘若有點認識，或是善於還價的人，一瓶兩角錢也就夠了；否則要賣三、四角不等。星期日游客多的時候，可以賣到十五六元，一天裏差不多有十元的利益。這個賣汽水的掌櫃，本來是一個開着煤舖的泥水匠；有一天到寺裏來作工，忽然想到在這裏來賣汽水，生意一定不錯，於是開張起來。自己因爲店務及工作很忙碌，所以用了一個夥計替他看守，他不過偶然過來巡閱一回罷了。

夥計本是沒有工錢的；火食和必要的零用，由掌櫃供給。我到此地以後，

夥計也換好幾個了。近來在這裏的，是一個姓秦的二十歲上下的少年，體格很好，微黑的圓臉，略略覺得有點狡猾，但也有天真爛漫的地方。

賣汽水的地方是在塔下，普通稱作塔院。寺的後邊的廣場當中，築起一座幾十丈高的方臺，上面又豎着五枝石塔；所謂塔院便是這高臺的上邊。從我的住房到塔院底下，也須走過五六十級的臺階；但是分作四五段，所以還可以上去。至於塔院的臺階總有二百多級，而且很峻急，看了也要目眩；我沒有一回想到要上去過。塔院下面有許多大樹，很是涼快，我時常同了豐一到那裏看石碑，隨便散步。

有一天，正在碑亭外走着，秦也從底下上來了。一隻長圓形的柳條籃套在左腕上，右手拿着一串連着枝葉的櫻桃似的果實。見了豐一，他突然伸出那隻手，大聲說道：『這個送你。』豐一跳着走去，也大聲問道：『這是什麼？』

『郁李。』

『那裏拏來的？』

『你不用管。你拏去好了。』他說着，在狡獪的臉上現出親密的微笑，把果實交給豐一了。他嘴裏動着，好像正喫着這果實。我們揀了一顆紅的喫了，有李子的氣味，却是很酸。豐一還想問他什麼話，秦已經跳到臺階底下，說着『一，二，三，』便兩三級當作一步，走了上去，進了石的穹<sup>⊖</sup>門，隨即不見了。

這已經是半月以前的事情。豐一因為學校將要開學，也回家裏去了。

昨天的上午，掌櫃的姪子飄然的來了。他突然對秦說，要收店了，叫他明天早上回去。這事情太鶻突，<sup>⊕</sup>大家都覺得奇怪。後來仔細一打聽，纔知道因為掌櫃知道了秦的作弊，派他的姪子來查辦的。三四角錢賣掉的汽水，都登了兩角的帳，餘下的都沒收了，存放在一個和尚那裏。這件事情不知道有誰告訴了掌櫃。姪子來了之後，不知道又在那裏打聽了許多話，說秦買怎樣的好東西喫，半月裏吸了幾盒的香煙，於是證據確鑿，終於決定把他趕走了。

秦自然不願意出去，非常的頹唐，說了許多辯解。但是沒有效。到了今天早上，平常起的很早的秦，還是睡着。姪子把他叫醒。他說是頭痛，不肯起來。然而這也是無益的了。不到三十分鐘的工夫，秦悄悄的出了般若堂去了。

我正在門外散步。秦從我的前面走過，肩上搭着被囊，一邊的手裏提了盛着一點點的日用品的那一隻柳條籃。從對面來的一個寺裏的佃戶見了他，問道：「那裏去呢？」

「回北京去！」他用了高興的聲音回答，想隱藏過他的憂鬱的心情。

我覺得非常的寂寥。那時在塔院下所見的浮着親密微笑的狡獪似的面貌，不覺又清清楚楚的再現在我的心眼的前面了。我立住了，暫時望着他去了的走下那長的石階去的寂寞的後影。

選自過去的生命

註

① 般若，梵語，猶言智慧，或又解為脫離妄想，歸於清淨。

② 凡物隆起者皆曰穹。

③ 靄突，不曉事之意，此處似宜作「突然」解。

④ 彳亍，音策出，同躑躅。

## 四六 小孩

Victor Hugo原著

嚴蘊梁譯

小孩來了！

四周座上一陣吹呼聲。

秋水般澄清的眼睛，

照耀了衆人的靈魂；

小孩來了！

純潔無玷，

春風滿面——

任憑你怎樣愁眉不展，

顏色憔悴；

一見他，

也會不自覺地心中歡喜。

或是在夏天庭前綠蔭下，

或是在冬日屋內暖爐邊，

我們接席坐着……

小孩來了！

帶着一種愉快，

一種光明；

我們的心靈，

充滿了安慰。

都含着笑，向他呼引，  
孩子的慈母却在愛他跌，愛他傾。

有時，我們生了火，

在閒談着造物、祖國、詩人，

也有閒談着祈禱超越的靈魂，……

小孩來了！

你再不聽到談天說地，

講詩論賦；

寂靜！

我們只知向他微笑，對他出神。

啊！小孩，小孩，

他是多麼美麗：

怡然巧笑，

活潑天真，

玲瓏的柔音，

聲聲是心底情。

他流了幾點淚，

一會兒只見淚痕，

驚訝出神般的東看西望，

把純潔的心，獻給先進的我們；

把櫻桃般的嘴唇來接受我們的親吻。



## 四七 給我的孩子們

豐子愷

我的孩子們！我憧憬於你們的生活，每天不止一次！我想委曲地說出來，使你們自己曉得。可惜到你們懂得我的話的時候，你們將不復是可以使我憧憬的人了。這是何等可悲哀的事啊！

瞻瞻！你尤其可佩服。你是身心全部公開的真人。你甚麼事體，都像拚命地用全副精力去對付。小小的失意，像花生米翻落地了，自己嚼了舌頭了，小貓不肯吃糕了，你都要哭得嘴唇翻白，昏去一兩分鐘。外婆普陀去燒香買回來給你的泥人，你何等鞠躬盡瘁地抱他，餵他；有一天你自己失手把他打破了，你的號哭的悲哀，比大人們的破產，失戀，喪考妣，全軍覆沒的悲哀，都要真切。兩把芭蕉扇做的腳踏車，麻雀牌堆成的火車，汽車，你何等認真地看待，挺直了嗓子叫『汪——』，『咕咕咕……』來代替汽笛。寶姊姊講故事給你

聽，說到『月亮姊姊掛下一隻籃來，寶姊姊坐在籃裏吊上去，瞻瞻在下面看！』的時候，你何等激昂地同她爭說：『瞻瞻要上去，寶姊姊在下面看！』甚至哭到漫姑面前去求審判。我每次剃了頭，你真心地疑我變了和尚，好幾時不要我抱。最是去年夏天，你坐在我膝上發見了我腋下的長毛，當作黃鼠狼的時候，你何等傷心！你立刻從我身上爬下去，起初眼瞪瞪地向我端相，繼而大失望地哭，看看，哭哭，如同哭判定了死罪的親友一樣。你要我抱你到車站裏去，多多益善地要買香蕉，滿滿地擒了兩手回來；回到門口時，你已經熟睡在我的肩上，手裏的香蕉不知落到那裏去了。這是何等可佩服的真率，自然，與熱情！大人間的所謂「沈默」、「含蓄」、「深刻」的美德，比起你來，全是不自然的，病的，偽的！

你們每天做火車，做汽車，辦酒，請菩薩，堆六面畫，描圖畫，唱歌，全是自動的創造創作的的生活。大人們的呼號「歸自然！」「生活的藝術化！」「勞働

的藝術化！在你們面前真是獻醜得很了！依樣畫幾筆畫，寫幾篇文的人，稱爲藝術家，創作家，對你們更要愧死了！你們一定想起終天無聊地伏在案上弄筆的爸爸，終天悶悶地坐在窗下弄引線的媽媽，是何等無氣性的奇怪的動物！你們的創作力，表現力，比大人真是強盛得多哩！瞻瞻，你的身體不及椅子的一半，却常常要搬動它，與它一同翻倒在地上；你又要把一杯茶橫轉來藏在抽斗裏，要皮球停在壁上，要拉住火車的尾巴，要月亮出來，要天停止下雨。在這等小小的事件中，明明表示着你們的小弱的體力與智力，不足以應付強盛的創作欲，表現欲的驅使，因而遭逢失敗。然而你們是不受大自然的支配，不受人類社會的束縛的創造者；所以你們的遭逢失敗，例如火車尾巴拉不住，月亮呼不出來的時候，你們決不承認是事實的不可能，總以爲是爸爸媽媽不肯幫你們辦到，同不許你們弄自鳴鐘一般，所以憤憤地哭了。你們的世界何等廣大！

你們所視為奇怪動物的我，與你們的母親，有時確實難爲了你們，摧殘了你們。回想起來，真是不安心的很！

阿寶！一晚你拿軟軟的新鞋子，和自己腳上脫下來的鞋子，給襪子的腳穿了，剗襪⊖立在地上，得意地叫：『阿寶兩隻腳，襪子四隻腳！』的時候，你母親喊着：『齷齪了襪子要洗！』立刻擒你到籐榻上，動手毀壞你的創作。當你蹲在榻上注視你母親動手的時候，你的小心裏一定感到『母親這種人何等殺風景而野蠻』罷！

瞻瞻！有一天開明書店送了幾册新出版的毛邊的音樂入門來。我用小刀把書頁一張一張地裁開來。你側着頭，站在桌邊默默地看。後來我從學校回來，你已經在我的書架上，拿了一本連史紙印的中國裝的楚辭，把它裁破了十幾頁，得意地對我說：『爸爸！瞻瞻也會裁了！』瞻瞻這在你原是何等成功的歡喜，何等得意的作品！却被我一個驚駭的『哼！』字喊得你哭了。那時

候你也一定抱怨『爸爸何等不明』罷！

軟軟！你常常要弄我的長鋒羊毫；我看見了總是無情地奪去。現在你一定輕視我，想道：『你終於要我畫封面。』

最不安心的，是有時我還要拉一個你們所最怕的陸露沙醫生來，無端地教他用他的大手來摸你們的肚子，甚至用刀來在你們臂上割幾下，還要教媽媽和漫姑擒住了你們的手腳，捏住了你們的鼻子，把很苦的水灌到你們嘴裏去。這在你們，一定認為太無人道的野蠻舉動罷！

孩子們！你們真果抱怨我，我倒歡喜；到你們的抱怨變為感謝的時候，我的悲哀來了！

我在世間，永沒有逢到你們樣出肺肝相示的人。世間的人羣的結合，永沒有像你們樣的徹底地真實而純潔。最是我到上海去幹了無聊的所謂「事」回來，或者去同不相干的人們做了叫做「上課」的一種把戲回來，你

們在門口或車站旁等我的時候，我心中何等慚愧又歡喜！慚愧我爲甚麼去做這等無聊的事，歡喜我又得暫時放懷一切地加入你們的真生活的團體。但是，你們的黃金時代有限，現實終於要暴露的。這是我經驗過來的情形，也是大人們誰也經驗過來的情形。我眼看見兒時的伴侶中的英雄，好漢，一個個退縮，順從，妥協，屈服起來，到像綿羊的地步。我自己也是如此。「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你們不久也要走這條路呢！

我的孩子們！憧憬於你們現在的生活的我，癡心要爲你們永遠挽留這黃金時代在這冊子裏。然這真不過像留春的蛛蜘的網落花，略微保住一點春的痕跡而已。且到你們懂得我這片心情的時候，你們早已不是這樣的人，我的畫在世間已全然無可印證了！這是何等可悲哀的事啊！

選自子愷畫集

註 ① 只穿襪子，不穿鞋子，立在地上，叫刻襪。

四八 雨（俄國陀羅雪維支著）

胡愈之譯

支那的大皇帝立在紫禁城<sup>㊟</sup>內南書房的窗前，向外面瞭望。他是一位又年輕，又慈祥的國君。

下雨了。雨越下越大。天彷彿是在哭泣，御苑的花木浴着淚水。

皇帝動了慈悲，歎道：『雨下的這麼大，窮苦的小民，若是沒有一頂笠帽在街上行走，不是要淋壞身體嗎？』

於是皇帝就把廷臣曾紀燦喚過來，降旨道：

『北京大雨，貧苦小民不戴笠帽，冒雨行走，朕實憫之。著卽傳諭戶部<sup>㊟</sup>大臣查明北京貧民實數，卽行奏覆。欽此。』

曾紀燦連忙跪在地上，叩頭如搗大蒜，誠惶誠恐地對道：『陛下！方今聖主在上，國強民富。陛下豈尙以爲未足嗎？臣今當遵旨查明，在今天日入以前

奏覆。萬望陛下放懷勿念。」

皇帝微笑點首，於是廷臣曾紀燦就立即跑去找戶部大臣商氣森。

曾紀燦喘息着跑到商氣森那裏。因為匆忙，不及向戶部大臣行禮，他就說：「不好了！我們的皇上今天老大不高興。原來是那些匪徒鬧出的亂子。那些匪徒竟敢不戴笠帽在北京城內冒雨行走。因此今天皇上要查問，北京城內這種匪徒究竟有多少。這一件公事可是怠慢不得啊！」

商氣森咕嚕着說：「那些匪徒真可惡，我遵旨澈查就是了。」

於是他把京兆尹<sup>④</sup>柏計華叫來，說道：

「本官奉宮庭傳諭，說因為京師地方擾亂，龍顏震怒。你在衙門裏，究竟是管事不管事？」

柏計華連忙伏在地上叩頭，惶恐的說：「卑職<sup>⑤</sup>不敢。大人說的話，卑職全不明白。御苑花木繁茂，早已把四面景物遮蔽；難道聖上還能窺見外面的



情形嗎？」

戶部大臣就答道：『那我可不知道底細。我只知道有大幫匪徒，不戴笠帽，冒雨在北京城行走。皇上知道了，所以震怒。今天傳旨，說要查明北京城內此種匪徒的數目。你要保全你的職位，趕快去辦理纔是！』

過了一分鐘後，柏計華就命令差役道：『快去把那老混蛋蔡誠叫來！』  
蔡誠是京師警察總監。他奉了召，急忙到京兆尹衙門裏，戰戰兢兢地跪在柏計華腳下。

柏計華用腳踢着他的腦袋，怒罵道：『混帳東西！下賤的奴才！你難道定要把我們的官職都丟掉，要叫我們都上油鍋嗎？』

蔡誠戰抖着說：『奴才該死。奴才是一個傻瓜。奴才委實不明白大人爲什麼事生氣。要是大人再不解釋一下，真把奴才悶死了。』

『老飯桶！像你這副模樣，只配得當一名豬圈的總監；管轄北京的大城

市，像你這種人怎配得！你知道嗎？皇上覺察了，在你管轄的地域，鬧出了大亂子；匪徒們竟是光着頭滿街行走；在這樣的大雨天，連一頂笠帽也沒有。現在趕快去調查，這種不戴笠帽的匪徒，到底有多少。限今天日裏必須查覆！

過了一分鐘後，警察總監蔡誠立刻叫人打着大鑼，招集全城的警察兵士，當面吩咐道：『壞蛋，你們喫了飯，管些什麼事！我要把你們這些壞蛋都打個半死，你們纔知道利害哩！滿街人都光着頭行走，在這樣的大雨天，都不戴一頂笠帽。你們難道瞎了眼嗎？現在限你們一個鐘頭，把街上所有不戴笠帽的匪徒，都捉了來，一個也不許放走！』

警察一點也不敢怠慢。於是在一點鐘以內，北京城到處都捉人，登時就有許多不戴笠帽的人在前面逃，警察在後面追，口裏嚷着：『拏住，快拏住，不要放走！』

於是那些沒有笠帽的人，有逃到人家屋子裏去的，有逃到地窖裏去的，

也有逃到酒缸裏去的。但是個個被警察搜尋了出來，正和貓捕鼠一般。

過了一點鐘以後，北京城裏不戴笠帽的人全被拘禁在警察署裏了，一個也不會逃走。警察總監就升了大堂，問道：『一共是幾名快報上來！』

警察一齊答道：『二萬零八百七十名！』

蔡誠又嚷道：『好！快叫劊子手來！』

於是在半點鐘內，在警察署前面的廣場上，砍下了二萬零八百七十顆不帶笠帽的頭。

砍下來的二萬零八百七十顆頭，登時都懸掛在北京街道，曉示大眾。

於是這一件重大的公事，總算雷厲風行地辦好了。蔡誠就去稟覆柏計華，柏計華稟覆商氣森，商氣森報告會紀燦。

旁晚時候了。雨已停止；夕陽的斜暉，溫和地照着御苑花木上的水滴，晶瑩得和珍珠一般。

皇帝站在南書房窗前，欣賞斜陽的美景與花木的芳香。

他是一位又年輕，又慈祥的國君。他在享樂的時間，却不忘小民的苦痛。他又記起了那些光着頭在大雨中行走的不幸的人們了。他於是向着曾紀燦問道：『朕命你辦的事，你大概已辦過了。朕要知在北京城到底有多少人，在雨天竟沒有笠帽蔽首。』

曾紀燦叩頭對道：『陛下的聖旨，羣臣們早就奉行了。』

皇帝又問道：『那麼，有多少呢？快從實說來！』

『陛下！陛下！在陛下所統治的北京城內，雨天不戴笠帽的人，是一個也沒有。臣願賭咒，臣說的是實，不敢說半個字誑。』

於是龍顏大悅，帶笑着說：『幸福的北京啊！幸福的天下啊！在朕的治下的人民，在雨天，都不會淋壞身體。朕是何等地幸福啊！』

因爲龍顏大悅，宮內的百官羣僚也大歡悅。

於是會紀燦，商氣森，柏計華，蔡誠，一千人等，着一律賞戴紅頂；<sup>⑤</sup>爲的是他們關心民情，他們善作民父母，他們善體皇上的德政。

滿街全是戴着笠帽的百姓，滿朝全是戴着紅頂的官員。真是聖明天子啊！真是太平朝代啊！

選自豬的故事

註

①陀羅雪微支是俄國小說家，喜用寓言爲文，以指摘俄國政治及社會各方面之缺陷與罪惡。所述爲土耳其，印度，中國，實則暗指俄國。本文，是說有時國君原意在想施行仁政，但臣下不能善體其意，一切措施反加深了民衆的痛苦。並不是中國或者俄國真的<sup>②</sup>有因下雨不戴帽而被殺之事。③在北平舊內城中，前爲帝后所居。

④戶部是管理財政及民間戶口田土等事的，猶今之內政部。⑤京兆尹是京畿地方的民政長官。⑥卑職是屬員對上司之謙稱。⑦清制以帽頂顏色分別品級，一二品爲紅頂。

## 四九 機會

慚虛

常常在嘴裏埋怨沒有機會，這是懦弱者的態度。留心利用機會的人，好像蜜蜂一樣，從牠所遇着的每朵花裏，總要採些蜜出來。這種人都是心敏手快；他所遇着的人，他所遇着的事情，都是增加他的智識或能力的材料。

一位著名的宗教家曾經說過：無論那一個人在他的一生裏面，「機會」至少總來拜訪過他一次。不過「機會」見他並不預備接待，於是從門上進來，趕緊從窗口出去！

在一八七〇年以前，美國所產的煤油不少，但是沒有人想法把它鍊好，所以質地極劣，且常有危險；全國人用的煤油燈，模糊不明，好像在黑暗世界裏面。一個窮苦的洛佛勒，忽然從這裏面看見他的機會。先從一桶油研究起，與一位合作的朋友，盡心探討改良的方法。經過二十年的工夫，從二千圓的

資本，擴充到一千五百億圓的資本！洛佛勒做了世界的煤油大王。

利用別人所不注意的機會而成科學發明家、工程師、藝術家、著作家等等的人，也不少。例如拿一塊固體放入一個裝滿着水的桶子裏，那一個不見這桶水要溢出一部分？但是，那一個能因此發現一種科學上極重要的知識，知道這個固體所佔的容積，與所排出的水相等？只有亞其密的斯○看見了這個現象，便能發現科學的一個定律；用簡易的方法，算得出無論何種無定形式的立體容積。

懸空掛着一件下端較重的東西，你若把它搖動一下，它便往前往後的繼續搖動；必俟有東西去阻擋它，或受空氣的阻力，它纔行停止搖動。這是很尋常的事，那一個會去想到它有實際上的效用？但是格立利阿○却看出這種搖動有一定的準則，因此發明科學上極有用的「懸擺的原理」。

自開天闢地以後，那個人的眼睛不遇着電光閃過，耳朵不遇着雷聲震

過但是發現這是所謂「電」的作用的人，只有佛蘭克林。

以上隨便舉幾個例。他們所以成了極著名的人物，只不過因為他們能利用常人所視為不足置意的機會。

有一個人參觀一位著名藝術家的藝術室，看見裏面排着許多石像；其中有一個石像的臉，被頭髮掩得看不見，而兩隻腳上又有兩個翼膀。他問這是什麼像。藝術家說：這是「機會神」。那個人問：「爲什麼面孔掩蔽着？」藝術家說：「這是表示他到人的面前，人們往往不知道是他。」那個人又問：「爲什麼腳上有翼膀？」藝術家說：「這是表示他去得很快；他一去，就不能追趕回來。」這雖是藝術家的「寓言」，但是很有深意，很可玩味。

選自事業與修養

註 ○古希臘哲學家·發明比重的原理 · ○意大利的物理學家 ·



## 五〇 怎樣過這兩個月

李德全

● 生 先生，暑假近了，怎樣能好好過這兩個月？

● 師 你前次的暑假，是怎樣過的？

● 生 我幼時但知嬉戲罷了。年紀長大了，纔想好好利用光陰。因此暑假的起初，我定了許多善志，要作某事，要究某文。但這些善志並沒有實現。

● 師 這有什麼希奇？放假的宗旨，原是要學生休息心身。但也該利用這兩個月，做些切實有益的事。我且問你：去年定了什麼善志？

● 生 我曾想習大字，讀古文，研究法文。

● 師 習字不費氣力，不勞明悟，很適宜於暑假的時候。況中學生，在學校內沒有許多時候為練習書法，正可乘着暑假的機會，每日練習

一小時；或早晨晚上，分習大小字。但該有恆心，始終不懈。你讀的什麼古文？

● 生 我把已經讀過的書，溫習溫習。

● 師 我想你讀法文，也是如此。溫習讀過的書，固不費事，並且古人說：溫故而知新。但溫舊書很容易使人減少興味，甚至完全捨棄。論到你的法文程度，還沒有隨意看書的本領，若拿着字典而看書，這是如食雞肋一樣，事倍而功半，必不能長久。所以我勸你還是看中文書好。

● 生 看什麼中文書呢？難道先生叫我看小說嗎？

● 師 看小說！這為青年真是個大題目。要曉得：小說不盡是壞的，但是現在壞的很多！其

中所講的事情，即不是顯然的誨淫誨盜，也能於無形中變化人的心術。青年看這些小說，定是害多益少。

●生 怎麼能知道這小說壞不壞呢？

●師 你講別的。我且給你一個顯而易見的標準。幾時你拿了一本書，每每在無人處偷看，不敢當着父母或尊長面前看，或是怕人知道，把書放於枕頭下面；這書的來歷，也是在朋友間，私下借閱；這種的書，必不是好書，必定是敗壞你良心的書！

●生 我每聽得說：教科書太乾枯；只有小說，又多趣味，又可加增見識。

●師 壞小說，多不正當的趣味，增不正當的見識，罷了！至於要看好的小說，為消閒時，長見識，也非容易的事。若有人指示你數種小說，旨趣雅正，興味豐富，文辭優美，果然不

妨看看。但依我之見，還是看歷史地理類書，更好更有益呢！

●生 譬如什麼書？

●師 如中國近百年史啊，西洋近百年史啊，少年史地叢書啊！再有我教的歷史書，如同古史參攷，聖教史畧等書，皆有趣味，又能長進見識的。

●生 先生，看報好麼？

●師 倘是議論公正，消息確實的報紙，一定是好的。國家的要事，天下的大勢，皆是青年所應當知道的。可惜今日的報紙，或是為宣傳作用，或是有複雜的背景，以致所載的新聞，每每帶有色彩。閱報者必須特具眼力，看透它言外的意思。所以初看報的時候，能覈有人指導，為訓練閱報的能力，那是最好。再者，報紙的附刊，廣告，小新聞內，每夾有許多污穢

的事情；你幾時閱報，總該躲避這些危險品，不可逞着好奇心，以致受害。另有許多小報，載着種種不堪的描寫，該避之如蛇蝎，不必說了、論到好的報，好的雜誌，不但你自己該看，也可給他入講，并且介紹於你的親友。

●生 如此說來，將終日看書嗎？

●師 終日看書，那是要成一書獃子了！且也有礙衛生。夏天時候，雖然不能作劇烈的運動，但也不可不運動的。

●生 拍網球好嗎？

●師 一定很好。譬如在五下鐘以後，日光西斜了，涼風吹來了，你邀着幾個同伴，到球場上去拍網球，真是一件快活的運動！但是運動遊戲，你不可忘了你的兄弟姊妹。你求學的時候，很少與兄弟姊妹集合的機會；正該乘此放假的時候，共同取樂，為加增手足的愛情。有

的學生，放假時，單想出外找朋友，不肯和家中人親密。這不但是無見識，還是對於他的同胞，是一件罪過呢！你在家中可幹些小遊戲，譬如乒乓，捉迷藏，拍皮球等等。或娶了弟妹，散步鄉村。有時可教他們讀書寫字。這是很有趣味的事，也是為父母很有安慰的。

●生 先生的話，真是令人想着天倫之樂。無奈我於兄弟間是最幼，家中但有三四歲的小姪兒，怎教我能同他遊戲呢？

●師 既是如此，你該尋幾個意見相近品行端方的同學，和他們遊戲散步。或者到稍遠的地方，遊歷名勝，若杭州的西湖，南京的古蹟等。這是長知識增閱歷的良法。但你們青年，尙少涉世的經驗，該謹慎做去纔妥。

●生 我想參觀工廠好嗎？

●師 很好。參觀時留心各種機器，可以當你

理科的實驗，也可觀察工人的生活；他們每是度日艱難，忽略衛生。你如今調查調查，做將來改良工人生活的準備。

●生 但工廠不甚多，并且大工廠必要有人介紹，方得參觀。我恐這一層不易實行。

●師 有數種小研究，你可隨意去做，不受誰的牽制。譬如搜集小動物。這些小動物，視若毫無稀奇；倘你細細的研究，便覺得其中有很大的學問，很多的趣味。

●生 動物一方面，雖有各種奇怪的小虫，生得很美麗，但是我終不十分喜歡。還是種花，我倒覺得很有趣。

●師 種花固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倘你屋外有隙地，種些易活美觀的花，每日朝晚，灌溉培壅，鑿賞把玩，或手執一卷，徘徊其間；這種樂趣，也自別有風味。但藝術方面，你在暑

假期內，也可練習練習。

●生 我不瞞先生，我很有以藝術家自命的意思。另外是圖畫與手工二樣，很中我意。手工品做成了，可以放在臺上陳設，或給小兒遊嬉。圖畫的種類很多，如幾何畫，水彩畫，鉛筆畫等；但是我喜歡水彩畫，因為畫出來的人物，風景，有一種新鮮自然的氣象，容易動人美感。

●師 你畫好了，也可以寄給你的圖畫先生，批個分數，想他當然是喜歡的。

●生 先生，我也想做了幾篇課，寄給先生改，可不可？

●師 那有不可的理！但是真的要你做幾篇論說，恐怕你就要生厭了！我想假中練習作文最妙的方法，還是多寫信，講講你的新聞，寄給你的師長親友。這樣實地練習，你必逐漸能够

容易表白你的意思了。

●生 先生講了許多該做的事情，我很是感激。但暑假內，有什麼事該留意防備，決不可做呢？

●師 倘使你照了以上所說做去，你必定再沒有暇時去做不該做的事了。如今你既詢問，我就畧提幾件。看壞書不必再講。賭博一門，亦該嚴戒。勿謂我但為消遣時候；因為賭博而敗家失業的，那一個不是自消遣起頭的？正當的消遣方法很多，何必賭博？倘人家在賭博，你也要連踪都不去睬。交友一層，亦該仔細。人品良莠不齊，何處不然？諂諛奉承，輕佻浮滑的侶伴，決不可和他親近。至於衛生一層，想你年紀已不小，飲食有節，眠起以時，應自知注意了。

●生 請先生給我定一假中日常生活程序表，

使我能好好遵守。

●師 那是不能。即使我勉強定了，也是不切實用。家庭的生活，必不能和學校內，一般的整齊有規律。且各家庭有其特別景況，不能一概而論。但你却提起我一件大事。你是教友，你知道教友的本分，沒有因放假而可以寬放的。早晚課，玫瑰經，天天勿缺。望彌撒，領聖事，盡其所能。況且乘此放假多暇，儘可多看些聖書，並有時可講給你家人聽聽。這是青年教友所該做的事，也就是傳教工作啊！

●師 聽了先生許多教訓，我暑假中不怕沒有事做了。我想今年的暑假，定能過得很好。

●師 這係於你的恆心。你也可以將此番問答錄下，登載出來，為你同學的公益。

●生 既蒙先生指教，又是公益所關，學生豈敢推辭！

選自滙學雜誌一卷十期

